

集註分類東坡先生詩

八

蘇子瞻詩集

PDG

增刊校正王狀元集注分類東坡先生詩卷十八

酬荅中

詩九十一首

劉真父見余歌詞數首以詩見戲聊次其韻

十載飄然未可期

字七云杜牧之詩十載飄然
編檢外摺前自獻自為酬

那堪重衣

看花詩門前惡語誰傳去醉後狂歌自不知刺舌

君今猶未戒

蘇曰隋書賀若弼傳父救臨刑呼弼謂曰吾所以
古死汝不可不思因引錐刺弼舌誠以謹口○

次八云按先生詩案熙寧六年十二月內劉放作詩寄載
和詩引賀若弼以錐刺其子舌以譏時不能容狂直之言也 交眉

我亦更何詞

厚云晉郭舒為王澄別駕荆土士人宗竇嘗因
酒作澄怒叱左右捧竇舒厲色謂左右曰使君

過醉汝輩何敢妄動澄恚曰別駕狂邪誰言我醉
因遣拍其鼻炙其肩頭舒跪而受之竇遂得免

相從痛飲

無餘事正是春容最好時

和李邦直沂山祈雨有應

高田生黃埃

纒云杜詩云雨降不
滿物良田起黃埃

下田生蒼耳

虎卿云神
農本草倉

耳一名胡菜一名也
葵亦名卷耳卷耳

蒼耳亦已無更問麥有幾蛟龍睡

足亦解慙二麥枯時雨如洗不知雨從何處來但

聞呂梁百步聲如雷

厚子曰呂縣有石梁焉謂之呂梁今
謂百步洪在徐州彭城之東

試

向城南望城北

師云杜詩欲性
城南望城北

際天菽粟青成堆飢

火燒腸作牛吼不知待得秋成否半年不雨坐龍窟

共怨天公不怨龍今朝一雨聊自贖神龍社鬼各

言功無功日盜太倉粟

次公云杜詩日
采太倉五升米

嗟我與龍

同此責勸農使者不汝容因君作詩先自効

師云
堅作詩

自効責。堯卿退之詩家請官供不報答何異鼠雀偷
太倉行袖手版付丞相不待彈劾還耕桑此公之意也

宿州次韻劉涇

我欲歸休愁漸希舞雩何處著春衣

論語語點亦何如鼓瑟希又曰春

服既成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

多情白髮三千丈

李太白詩白髮三千丈綠愁似箇長

無用

霜皮四十圍

杜詩云古栢行霜皮溜雨四十圍

晚覺文章真小技

杜詩文章一小技於道未為尊癡一為真義在真字

杜詩文章一小技於道未為尊癡一為真義在真字

早知富貴有

危機

公諸翁長民曰富貴必履危機師曰劉攽之臨刑謂所親曰富貴必踐危機

為君垂涕君知

否千古華亭鶴自飛

徑之兄以亦有文亦死矣。謝陸機臨刑歎曰華亭鶴唳豈可復聞乎

和趙郎中見戲二首

公以徐妓不知東武詩中見戲云只有當時燕子樓

燕子人亡三百年

秋

唐徐州節度使張建封有愛妓名盼盼建封既卒盼二居燕子樓十餘年不肯

嫁白樂天為作燕子樓詩三絕

捲簾那復似揚州

杜牧詩春風十里揚州過卷上珠簾總不如

西行未必能勝此空唱崔徽上白樓

崔徽河中娼也御史裴敏中

稱二元積為作崔徽歌下石城南門謂之白門樓。竟將裴鉉中
以興二元幕使河中與徽相從者累月欽中使罷徽不能從情懷怨
抑後數月東川幕白知退將自河中歸徽乃託人寫真因漆書謂
知退曰為妾詣裴郎崔徽一旦不及卷中人徽且為郎死矣明日
遂疾發狂元積為作崔徽歌以叙
其事白樓在河中府城之西北

我擊藤牀君唱歌明年六十柰君何醉顛只要裝

風景莫向人前自洗磨次公每醉歌畢輒曰明年六十矣

和子由與頽長道同遊百步洪相地築亭

種柳

平明坐衙不暖席圖孔帶歸來閉閣閉終日次公前級

治卧聞客至倒屣迎圖陳壽三國志魏王粲傳左中郎將蔡邕見而奇之時邕才學顯著貴重朝廷

間梁在門倒徒迎之兩眼蒙籠餘睡色城東泗水步可到路轉

河洪翻雪白安得青絲絡駿馬次公杜詩云青絲絡頭為君老蹙踏

飛波柳陰下奮身二丈兩蹄間

驢更記張儀言秦馬之良探前扶後蹄間三尋

騰者不可勝數。師蜀志注劉備所乘馬名的盧騎的盧走墮襄陽城西檀溪水中溺不得出備急曰的盧今日危矣可弩力的盧乃一躍二

丈遂得出振鬣長鳴聲自乾少年狂興久已謝但憶

嘉陵遶劔關

嘉陵江水出大散關下嘉陵谷南行逕鳳興村至劔門開丁木瓜園轉東向閣中西與涪水

會劔關大道車方軌

方軌騎不得比行君自不去歸何難山中故人應大

今秦之攻齊車不得

方軌騎不得比行君自不去歸何難山中故人應大

笑築室種柳何時還

次韻李邦直感舊

師李時為東京提舉

騶騎傳呼出跨坊

騶陰少年學韓信更後人以名坊在徐州。公夜韓信淮陰人今之楚州也非

今先生所臨之地跨乃凌跨之跨蓋以出而騶騎傳呼則凌跨坊巷入而簿書填委則充滿堂聽或云跨坊乃龍樹之義簿

書填委入充堂

師文選劉公幹詩取事煩填委又墨紛消散堯卿陸士衡賦居充堂而析字亦以堂名

誰教按部如何武厚何武為揚州刺史所奏舉二千石長吏先露章服罪者免之而已不服極法奏之

抵罪或至死只許清樽對堯光後漢果婉婉有時來入夢

編退之詩孤游懷溫柔何日聽還鄉援趙飛燕外傳飛燕妹合德成帝親曰吾當老

此溫柔鄉不復效酸寒病守尤堪笑千步空餘僕射場

武皇老白雲卿
厚張建封好擊琴之戲韓愈佐幕以書戒之又贈張僕射詩汴泗交流郡城角斷場千步平如削

次韻荅邦直子由四首

簿書顛倒夢魂間知我踈慵肯見原閑作閉門僧

舍冷病聞吹枕海濤喧忘懷杯酒逢人共引睡文

書信手翻白樂天詩卧枕一卷書起嘗一欲吐狂言喙

三尺陸莊子云立願有象三尺○子七陸餘要美論事怕君

輕我却須吞邦直屢以此見戒○師杜牧之

城南短季好交遊厚短季：紳也白樂天詩云閑吟短季詩箕踞狂歌總自

由師劉伶酒德頌奮醫箕踞尊主庇民君有道次公舊唐書太宗紀贊云以房觀之智不踰乎

丘軻遂能尊主在民者遭時也樂天知命我何憂次公列子載孔子之言曰樂天知命吾何憂

醉呼妙舞留連夜閑作清詩斷送秋任白樂天詩云留連燈下明猶

飲斷送樽前倒即休瀟灑使君殊不俗樽前容我攬須不補音

於上前彈箏歌詩以言謝安之忠安起攬其須曰使君於此不凡

老弟東來殊寂寞故人留飲慰酸寒草荒城角開

新徑雨入河洪失舊灘車馬追陪迹未掃唱酬往

復字應漫此詩更欲憑君改待與江南子布看厚

昭字子布典畧曰余曩聞劉荆州嘗曰作書欲與孫伯符以示彌正平正平嗤之言如是為欲使孫策帳下兒讀之邪將使張子布

見之也

君雖為我此遲留別後淒涼我已憂不見便同千

里遠退歸終作十年遊恨無揚子一區宅編勝旌有田一廛有

宅一懶卧元龍百尺樓編陳登字元龍許汜見先主曰元龍湖海之士豪氣不除昔遭亂過下地見元

龍元龍無客主之意又不相與語自上大床卧使客卧下床劉備

曰君有國士之名今天下大亂帝王失所君宜憂國忘家有救世

之意而君求田問舍言無可採是元龍所讒也何緣當面聞道

君語如我欲卧百尺樓上卧君於地何但上下床之間耶聞道

鶴鴻滿臺閣網羅應不到沙鷗

荅任師中家漢公

先君昔未仕杜門皇祐初公先君言編禮也皇祐宋仁宗年號也慶曆八年歲在戊子

次年改皇祐盡五年改至和道德無貧賤風采照鄉閭何嘗踈小人小人自闊踈出門無所詣老史在郊墟西老史名經字彥輔

眉之老儒嘗作思子墓賦公甚稱之門前萬竿竹堂上四庫書續唐藝文志兩都各聚書

四部以甲乙丙丁為次列經史子集四庫

高樹紅消梨

師川

其本有正副軸帶牙籤皆異色以別之

託云漢武帝園有大梨如五

升瓶落地則破名含消梨

之玉川子詩一

雨中擷園蔬矯矯任夫子罷官還舊

廬是時里中兒始識長者車

陳平家貧門外多長者車轍只以公杜詩門多長者

車烹雞酌白酒相對歡有餘

李白詩白酒初熟山中歸黃雞啄黍秋正肥呼童

烹雞酌白酒兒女歌笑牽衣

有如龐德公往還葛與徐妻子走堂

下主人竟誰歟

援龐公南郡襄陽人也居峴山之南未嘗入城府襄陽記曰諸葛孔明每至德公家獨拜

床下德公初不令止司馬德操嘗詣德公值其上一家德操徑入其室呼德公妻子使速作黍徐元直向云當來就我與德公談妻子

皆羅拜堂下奔走供設頃更德公還直入相就不知何者是客也

我時年尚少作賦慕相

如續司馬相如作子虛大人賦以公揚雄傳先是蜀有司馬相如作賦甚弘麗溫雅雄心壯之每作賦常擬之以為式

侍

立看君談精悍實起予

祖謙讀書嚴延年為人精悍又論語起予者商也

歲月

曾幾何者老逝不居史侯最先沒孤憤拱桑樗左

傳秦穆公謂襄叔曰寡上之木拱矣我亦涉萬里清血滿襟袂漂流二十

年始悟萬緣虛獨喜任夫子老佩刺史魚以公唐高祖為唐王

淳竹使符滿蠟堯符諸郡武德元年改報堯符為銅魚符子仁杜牧詩使君四十四兩佩左銅魚威行烏白

蠻解解請冠裾假兵希範書夜郎方當入奏事清朝陳

璠璠璠公信朝文王之朝陳璠與以言宗廟之器也璠璠遠而望之煥若也近

而視之胡為厭軒冕歸志不少舒上蔡有良田蔡公上

也任公有田在新息黃沙走清渠罷亞百頃稻羅亞百頃

見先生傳有詩一篇雍容十年儲間隨李丞相搏射鹿與猪援李

吹半黃斯也斯出獄顧謂其中子曰吾復與若牽蒼雁馬十斤重

黃犬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之乎蒼雁馬十斤重龜父

雜俎云鷹有荆窠白者短身而猛犬如黃驢豈比陶淵明

大五斤魚腸曰東道大者六斤

窮苦自把鋤

次公陶淵明園田居曰侵晨理荒穡帶月荷鋤歸

我今四十二衰

髮不滿梳彭城古名郡乏人偶見除頭顱已可知

次公陶弘景與從兄書曰昔仕宦期四十左右作尚書郎即投簪高僧今三十六方奉朝請頭顱可知不如早去遂挂冠神武門上

表詳幾何不樵漁會當相從去芒鞋老菑畝念子

牽江邊

子仁退之詩知子遠來真有意好收吾骨瘴江邊

懷抱向誰據賴我同

年友相歡出同輿冰盤薦文鮓

鮓鮓也戎盧常有以收公返之詩云冰盤夏薦

豐貴玉笋傾浮蛆醉中忽思我清詩綴瓊瑤知我

少所諧教我時卷舒世事日反覆翻如風中擿雀

羅弔廷尉

隨前漢翟公罷廷尉門外可設雀羅

秋扇悲婕妤

厚文俱趙飛燕婕妤得幸班婕妤

好失寵作秋扇聖帝常恐秋扇至涼

升沉一何速喜怒紛

眾狙

援莊子狙公賦羊曰朝三暮四眾狙皆怒朝四暮三眾狙皆悅

作詩謝二子我師竊

與憲伯厚齊武帝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憲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卷而懷之

陽關詞三絕

公三詩各自說事唯是皆可歌之故曰陽關三絕按王立之詩話云先生作彭門守時過齊州李公擇中秋席上賦一絕云云

其後山谷在黔南令以小秦王歌之次公謂先生名之為陽關三絕則必用西出陽關無故人之聲歌之矣王立之之說恐非也蓋贈張繼愿言盛馬臺則在徐州所贈也答李公擇云濟南春好雪初晴則自是春初之作豈可便指為過齊州作耶意者三詩先生皆以陽關歌之乃聚為一處標其題曰陽關

三絕內中秋月一絕見月門

受降城下紫髯郎

續朔方總管張仁愿於何比築二受降城以絕突厥南寇之路。厚孫權為張遼所

敗遼問降人向有紫髯

戲馬臺南古戰場

以公戲馬臺在徐州彭城縣項

羽所築宋武建第舍重九日引賓客登其臺賦詩自春秋以來乃用武之題春秋鄭伯取宋彭城而漢高祖項羽皆起於此後漢呂布自下邳相持築城於彭城又李華有吊古戰場文
恨君不取契丹首金甲牙旗

歸故鄉

右贈張繼原

濟南春好雪初晴行到龍山馬足輕使君莫忘雪

溪女時作陽關腸斷聲次公濟南則齊州濟南郡也龍山

湖州則李公擇先為湖州故也

右荅李公擇

次韻呂梁仲屯田

兩葉風花日夜稀堯卿陸龜蒙詩閑愁兩過一杯相屬竟

何時次公韓詩一杯相屬君當歌空虛豈敢酬瓊玉瓊詩云投我以

枯朽猶能出菌芝厚柳宗元書雖朽柄腐賊不能生植猶足滋出芝菌以為瑞門外

呂梁從迅急字仁孔子觀於呂梁懸曾中雲夢自逶迤

攬司馬相如子虛賦吞若雲夢待君筆力追靈運莫負南

臺九日期

蘇劉裕為宋公在彭城九月九日出遊戲馬臺送孔靜辭位歸鄉謝靈運宣遠等並從賦詩

王鞏屢約重九見訪既而不至以詩送將

官梁交且見寄次韻答之交頗文雅不類

武人家有侍者甚慧麗

知君月下見傾城

曠季延年歌曰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傾傾人城再傾傾人國以公李白詩

定向瑤臺月下逢

破恨懸知酒有兵

隱南史江諮議言酒猶兵也兵可千日不飲不可一日不飲

可千日不飲不可一日不飲不醉

老守無何惟日飲

牧贈酒詩與愁爭底事要尔作戈矛

將軍競病自詩鳴

景宗振

無何說王母反而已如此幸得脫

掖凱入帝於光華殿宴飲連句啓求賦詩不已帝令沈約賦韻時韻已足唯餘競病二字景宗便操筆斯頃而成曰去時兒女悲歸來涕淚競借問行路人何如霍去

空來夜斫營

曠杜詩筆陣獨掃千人軍

愛惜微

病以公韓愈言子策野以詩鳴花枝不共秋敲帽筆陣日進知虜曲折夜斫其營斬子餘級

官將底用它年只好寫銘旌師杜牧詩黃壤不佔新
兩露粉書空換桂日銘旌

九日邀仲屯田為大水所隔以詩見寄次

其韻

無復龍山對孟嘉援晉相温與孟嘉九日宴龍山西來河伯意雄誇續

子秋水時至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在己霜風可使吹黃帽舟人黃帽土勝

鄒通傳權船為黃頭郎徐腐白著黃帽也樽酒那能泛浪花任子美詩云浪
花翻謾遣

鯉魚傳尺素援文選詩客從遠方來贖我雙却將燕石報

瑠華續列子宋之愚人得燕石以為寶周人曰此燕
石也瓦礫不殊○以公詩云尚之以瓊華乎何時得

見悲秋老續宋玉曰悲哉秋之為氣也醉裏題詩字半斜

有言郡東北荆山下可以溝畎積水因與

吳正字王戶曹同往相視以地多亂石不

果還遊聖女山山有石室如墓而無棺槨

或云宋司馬栢雕墓二子有詩次其韻二

首敬夫按先生集遊栢山記云元豐二年正月乙亥春

側手區區未易選自側手障黃河之語奔流一瞬卷千

家共疑智伯初圍趙晉陽二國攻晉陽引汾水灌其城不

三板猶有張湯欲漕斜厚前漢溝洫志人有上書欲通褒

言抵蜀從故道故道多岐回遠今穿褒斜道少岐近四百里而褒

已坐迂踈來此地分將勞苦送生涯使君下策真

堪笑隱隱驚雷響踏車明公以車

茫茫清泗遶孤岑歸路相將得暫臨試着芒鞋穿

聲確石學確行逕微更燃松炬照幽深縱令司馬能

鏡石

續宋司馬相題自為石榭

會有中郎解摸金

厚陳琳為表紹作機言曹

操時置發兵中郎將模金校尉

強寫蒼崖留歲月他年誰識此時心

荅呂梁仲屯田

亂山合沓圍彭門官居獨在懸水村

呂梁地名○莊子呂梁懸水

三十仞故今言呂梁為懸水村也○誦即今百步洪是也

居民蕭條雜麋鹿小市冷落

無雞豚

次公杜詩小市當爭米

黃河西來初不覺但訝清泗流

奔湲夜聞沙岸鳴壘盡曉看雪浪浮鵬鷗

次公退之詩餘瀾怒

不已喧聒鳴壘盡

呂梁自古喉吻地

虎柳按水經云呂梁乃自古黃河喉襟膺吻之地

萬頃

一抹何由吞坐觀入市卷閭井吏民走盡餘王尊

王尊為東郡太守河水盛溢尊躬率吏民沉白馬祀水神河北因止宿隄上及水盛隄壞吏民皆奔走惟尊立不動而水波稍却

計窮路斷欲安適吟詩破屋愁為躄歲寒霜重水

歸壑

次公月令季冬之月水歸其壑土反其宅

但見屋瓦留沙痕入城相對

如夢寐

次公杜詩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

我亦僅免為魚鼈

編劉子過洛汭曰微禹吾

其魚

旋呼歌舞雜談笑不惜飲醕空瓶盆念君官

舍冰雪冷新詩美酒聊相温人生如寄何不樂

苑珠林支道在剡謝安與書曰人生如寄耳終日戚之遲君來以晤言銷之

任使絳蠟燒黃昏宣

房未築淮泗滿

任武帝作甄子之歌有云齧浮梁兮淮泗滿

故道堙沒瘡痍

存明年勞苦應更甚我當畚鍤先黥髡付君萬指

代頑石千鎚雷動蒼山根

編白樂天開八節灘詩鐵鑿金鎚隱若雷

高城如

鐵洪口快

次公杜詩大城鐵不如

談笑却掃看崩奔農夫掉臂

免狼顧秋穀布野如雲屯

次公列子言化人之宮與王之若雲屯焉○師杜甫沙苑行王有

虎臣司苑門入門天廡皆雲屯

還須更置軟脚酒為君擊鼓行金樽

陸文宗幸諸揚第出有賜曰錢路反有勞曰較脚○師唐郭子儀自同州歸代宗詔大臣就宅作較脚高人出三百千

荅孔周翰求書與詩

身閑曷不長閉口次公傳曰病從口入患從口出閉口則無事而身得長閑矣非謹而何天寒

正好深藏手吟詩寫字有底忙未脫多生宿塵垢

不蒙譏訶子厚疾柳宗元報崔黯書曰凡人好詞工書者皆病癖也吾不幸蚤得二病學道以來日

思致鍼攻髮卒不能去纏結心腑牢其頭斯須忘之而不克竊嘗自毒反更刻畫無鹽醜晉書周顛傳庾亮嘗謂顛曰諸人咸以君方樂廣

顛曰何乃刻畫無鹽唐突西施無鹽醜女也征西自有家

雞肥次公南史王僧虔傳載僧虔論書云庾征西翼書少時而右軍齊名右軍後進庾猶不分在荊州與都下人書云小

兒輩賤家雞皆學次少書太白空驚飯山瘦次公唐杜甫傳李白於南陽借問因何太瘦生總為從前作詩苦與君相從知幾

日春風待得花開不撥棄萬事不復談杜詩云撥

日春風待得花開不撥棄萬事不復談杜詩云撥

酒百觚之後那辭酒孔叢子曰平原君與子高飲強子高
路嗑之尚飲百榼古之賢酒曰昔有遺請堯舜千鍾孔子百觚子
聖無不能飲子何辭焉

聞公擇過雲龍張山人輒往從之公擇有

詩戲用其韻

我生固多憂肉食常苦墨爾左氏晉定公吳夫差會于

今吳王有墨國勝乎太子死乎軒然就一笑猶得好飲力聞君過雲

龍對酒兩靜嘿急攜清歌女出郭及未吳一歡難

力致厚劉毅曰合射甚難邂逅有勝特喧蜂集晚花杜詩難

亂雀啾叢棘團易真子叢棘山人樂此耳寂寞誰侍側何

當求好人聊使治要棘吹公詩魏葛履曰糾葛履可以履霜慘女手可以縫裳要之棘

之好人服之注要櫻也棘領也好人好女手之人使君自孤憤前漢匈奴傳冒頓為書遺高右曰陛下

獨立孤憤獨居兩主不樂無以自娛。公按漢書注云此里
憤仆也尤言不能自立也則獨居無偶可以言孤憤矣。

誰相直不如學養生一氣服千息。公書許葛傳常

寒食日荅李公擇三絕次韻

從來蘇李得名雙

公前漢蘇武李陵能詩謂之蘇李唐蘇
味道里人李嶠俱以文章顯時號蘇李又

蘇晉李嶠知制誥時號蘇李又蘇題李又對掌文誥明皇
謂題曰前朝有李嶠蘇味道今有卿及李又亦世不乏人只恐

全齊笑陋邦

公李公擇
知齊州故云

詩似懸河供不辦

公郭象傳
王衍每云

聽象語如懸河瀉水注而不竭
韓退之石鼓歌願借辯口如懸河

故欺張籍隴頭龍

之詩君乃崑崙渠籍乃隴頭
隴南人謂水之湍者為隴

簿書響鼓不知春

公響鼓所以督役也
周禮云以響鼓鼓役事

佳句相呼賴

故人

公公柱詩每於百僚上
謝靈運每有篇章對惠連輒得佳句

寒食德公方

上冢歸來誰主復誰賓

公後漢龐公傳注司馬德操嘗造德
公值其渡河上祀先人墓德操控入

其室呼德公妻子使作黍稷史德
公還直入相就不知何者為客也

巡城已困塵埃眯

方易位○蘇杜詩云塵土汗人眼易眯

扑仍遭蟣虱緣

城禮司空執扑

欲脫布衫攜素手

次公文選詩盈樓
上女織出素手

試開病眼點黃連

來詩謂僕
布衫舊役

次韻荅劉涇

字巨濟

吟詩莫作秋蟲聲

野序以蟲鳴伏

天公怪汝鈎物情

使汝未老華髮生芝蘭得兩蔚青青何用自燔以

出馨

編漢兩龔傳云薰以
香自燒膏以明自消

細書千紙雜真行新音百變

口如鴛異議鋒起弟子爭舌翻濤瀾卷齊城

厚前
通言

於韓信曰鄴生一士伏載
掉二十舌下齊七十餘城

萬卷堆曾兀相撐以病為樂

子未驚我有至味非煎烹是中之樂吁難名綠槐

如山閣廣庭飛蟲繞耳細而清次公唐文粹載何謂夢也

也繞鬢敗席展轉卧見經亦不自嫌翠織成續老杜有太子張舍

人遺織成段擇詩客從西北來遺我翠織成意行信足無溝坑次公劉夢得詩

不識五郎呼作卿厚宋璟傳其宴朝堂三張列三品璟階六品居下坐易之諂事璟虛位揖曰公第一

人何下座璟曰才劣品卑卿謂第一何耶是時朝廷以易之等內寵不名其官呼易之五郎昌宗六郎鄭善果謂璟曰公柰何謂五

郎為卿璟曰以官正當為卿君非其家奴何郎之有吏民哀我老不明次公馬援曰

得邀相戒無復煩鞭刑續徐有功為蒲州司法不忍杖罰民服其恩相戒曰犯參軍杖者必斥之

訖不辱一人時臨泗水照星星次公星星言白髮也何長瑜朝陸展曰陸展染白髮欲以媚側室青

青不解父星之行復出師歐陽永微風不起鏡面平安版秋聲賦黝然黑者變而為星星

得一舟如葉輕次公退之詩共卧聞郵籤報水程厚

詩宿將水依農事郵籤報水程續陸機嘗詣侍郎王濟尊羹羊酪不須評續陸機嘗詣侍郎王濟

何以敵此機谷云十里專美
未下塩政時稱爲名對云
一飽且救飢腸鳴所以此篇皆
汪之豪氣也劉涇好爲臉怪之文蓋嘗見其上先生詩即
此詩文多不載任退之詩飢腸微死無由鳴

和孫莘老次韻

去國光陰春雪消還家蹤跡野雲飄次公杜詩去國

不如早還家功名正自妨行樂次公向秀欲註莊子葛康曰此書

云人生行樂耳迎送纔堪博早朝白詩昏人一覺雖去友朋親

吏卒却辭讓謗得風謠今年我亦江東去不問繁

雄與寂寥次公繁雄寂寥言郡之如此也孫莘老必在江東故云尔

文與可有詩見寄云待將一段鴉溪綃掃

取寒梢萬尺長次韻答之

爲愛鴉溪白璽光鴉溪地名在梓州塩亭縣出綃甚良次公時人謂之鴉溪綃老杜云我有一疋

好東綸亦謂此也。掃殘雞距紫毫芒世間那有千尋竹月落

庭空影許長歐公先生依寶箴谷偃竹記云與可畫竹初不

與可賦之投諸地而罵曰吾將以為為機聞者傳之以為口實及與

可自洋州還而余為徐州與可以書遺余曰近語士大夫吾墨竹

一紙近在彭城可往來之機材當萃於子矣書尾復寫一詩其畧

曰待將一段鵝溪綸掃取寒梢萬尺長余謂與可竹長萬尺當用

綸二百五十疋足知公倦於筆研願得此綸而已與可無以荅則曰

吾言妄矣世豈有萬尺竹哉余因而實之荅其詩云云與可笑曰

蘇子辯則辯矣然二百五十疋吾將買田而歸老焉因以其

其所畫寶箴偃竹遺予曰此竹數尺耳而有萬尺之勢

次韻秦觀秀才見贈秦與孫莘老李公擇

甚孰將入京應舉次公是時先生守徐州蓋元豐元年也

夜光明月非所投

續史記鄒陽曰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暗投人於道衆莫不按劍相眦者何則無因

而前也逢年遇合百無憂

厚太史公言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次公杜詩吾知徐卿

百不將軍百戰竟不侯

援漢李廣與望氣王朔語曰自漢征匈奴廣未嘗不在其中而諸侯

尉材能不及中以軍功取封侯者數十人廣不為後人然終無尺寸功以得封邑者何也豈吾相不當侯耶○次公李曰贈張錫詩

本家隴西人先為漢邊將苦戰竟不侯當年頗惆悵伯郎一斗得涼州孟佐字伯

讓專權用事佗必滿菊酒厚武后時置

一斗遺議為涼州刺史武舉有此科翹關負重君無力武舉有此科

翹關負米隈笑曰若壯何不求選兵部谷曰外議謂佳侍郎下有氣力者即得選一年不入紛華域出見紛華而悅故人

坐上見君文謂是古人吁莫測字七唐自半千博武后

為古人乃新詩說盡萬物情硬黃小字臨黃庭公

於秘書閣觀王羲之墨蹟皆唐人硬黃土臨本惟鵝羣一帖似獻之真筆公嘗書黃庭內景經以贈葆光道士故謂太虛臨之地

故人已去君未到空吟河畔草青青厚古詩云青

柳誰謂他鄉各異縣次公張正見古樂天遣君來破吾

願一聞君語識君心短李髯孫眼中見次公短李指

天言李紳曰短李而用之髯孫指言辛老借張處言孫權曰紫髯
將軍而用之此詩人之巧也○子仁却越為相温參軍王恂為主
簿超髯而珣短府中
語曰髯參軍短主簿

江湖放浪久全真

悼文選出夜詩志
在守權養素全真

忽然一鳴驚倒人

覆更記齊威王曰此鳥
不鳴則已一鳴驚人

縱橫所往無

不可知君不怕新書新

次公新書言王介甫
新學經義之說也

千金弊帚

那堪換

續魏文帝論文曰夫人善於自見而文非一体鮮能備
善是以各以所長相輕所短里語曰家有弊帚帚之千

金斯不自
見之患也

我亦淹留豈長筭山中既未決同歸我聊

爾耳君其漫

厚晉元咸曰未能
免俗聊復尔耳

次韻黃魯直見贈古風二首

敬夫魯直詩其
一曰紅梅有佳

實託根桃李場桃李終不言朝露借恩光孤芳已息較紫
冰雪空自香古來和鼎實此物升廟廟歲月坐成晚煙
雨青已黃約升桃李醞以遠初見嘗終然不可口辦在
官道傍但使本根在奔指果何傷其二曰青松出洞壑
十里橫風聲上有百尺絲下有千歲苓小草有遠志相
依在平生暨和不並世深根且固蒂人言可鑿固何用

太早計小大才則
殊氣味固相似

佳穀卧風雨莨莠登我場

穀公書云農殖嘉穀子而子惡
類之乱苗也又詩九月樂場

圃公詩案此詩譏世之小人
勝君子如糞莠之奪嘉穀也

陳前漫方丈

福孟子食
前方丈

玉食

慘無光

厚洪範推辟玉食
天公前漢陳威者
後玉食師古注云玉食美食如玉也

大哉天宇

間美惡更臭香

厚杜詩大
哉乾坤內

君看五六月飛蚊殷回廊

茲時不少假俛仰霜葉黃期君蟠桃枝千歲終一

嘗

嶺東海度朔山有大桃蟠屈三千里漢武時東郡獻矮人指東
方朔曰土母種桃二千歲一着子此子已三過公前之矣。厚太

平廣記西王母以桃獻漢武帝帝食桃輒錄其核
欲種之西王母曰此桃二千年一實帝乃止

頤我如苦

李全生依路傍

後王戎嘗與羣兒鬪道側見李樹多實競趨
之戎獨不往或問其故戎曰樹在道邊而多

子必苦

紛紛不足温悄悄徒自傷

厚詩曰憂心悄悄温于
羣小按公詩案招此詩

譏今日進用之
人多小人也

新添

先生蓋謂收穫而登場當是嘉穀乃以困卧於風雨
而登者莨莠。玉食無光蓋言闕元者之難佳也

空山學仙子妄意笙簫聲

續蕭史善吹簫作鸞鳳之音秦穆公有女弄玉喜吹簫公

以妻之後皆仙云○居上退之誰氏子詩或云欲學鳳吹笙新慕靈妃媿蕭史神仙雖然有傳說知者自知其妄矣

千金

得奇藥開視皆稀苓

厚韓進學解言言醫師以昌陽引年欲進其稀苓也○次公稀苓今所謂

扶苓是也至賤之品不知市人中自有安期生

援前漢郊祀志注云安期生琅邪人

賣藥東海邊時人皆言千歲

今君已度世坐閱霜中帶摩挲古銅

人歲月不可計

續後漢方術傳薊子訓於長安東霸城與一老翁共摩挲銅人相謂曰適見鑄此已五百

年閱風安在哉

厚山海經曰閩風之山是謂玄圃要君相指似

荅仲屯田次韻

秋來不見漢陂岑

續杜詩岑參兄弟皆好奇携我遠來遊漢陂○次公漢陂在亳縣

千里

詩盟忽重尋太木百圍生遠籟

厚莊子大木百圍之叢外風作則萬竅怒號又

曰地籟則衆竅是已

朱絃三歎有遺音

厚禮記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一唱而三歎有遺音者矣清

風卷地收殘暑

厚謝莊月賦云白卷地起百鳥皆飄浮

素月流天掃積陰

厚謝莊月賦云白露暖空素月流天

欲遣何人賡絕唱滿堦桐葉候蟲吟

世宗元詩門柳候虫秋

密州宋國博以詩見紀在郡雜詠次韻答

之

吾觀二宋文字字照謙素

師二宋宋郊宋祁也國博乃其嗣子淵源皆

有考奇險獲難句

次公二宋者言公庠字京

後來邈無繼

嗣子其殆庶

次公易係辭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

胡為尚流落用舍真

有數當時苟悅可謹勿笑杖杜

綱李林甫傳林甫不識杖杜字謂韋陟曰此云

杖杜何也陟

斲斲誰救赴

次公公朝野僉載云唐陽滔為中書舍人時促命草制而吏持門鑰他

適無舊本檢肝乃斲斲

袖手良優裕

厚退之祭柳子厚文云不善為斲斲指汗顏巧

匠旁觀縮
手袖間

山城辱吾繼

次公山城指
言密州也缺短煩遮護昔年

繆陳詩無人聊瓦注于今賡絕唱外重中已懼

子以瓦注者巧以鈎注者憚以黃金注者惜其
巧一也而有所矜則外重也凡外重者為拙

何當附家集

擊壤追咸漢厚堯時有田父擊壤而歌曰我日出而作日入
而息擊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何加於我哉黃

帝之樂曰咸池湯之樂曰大濩○次公藝經云堯時擊壤壤以木
為之前廣後銳長尺四寸闊三寸其形如覆將戲先側一壤於地
遠三四十步以手中

壤擊手之中者為上

次公擊壤則先生謙以自比其詩
咸漢則以言宋國博之詩也

荅范祖禹

吾州下邑生劉季誰數區區張與李

來詩有張僕射
李臨淮之之句

次公先生為徐州太守故稱吾州漢高祖豐邑人今徐州有
豐縣故云下邑劉季高祖字張僕射建封也李臨淮光弼也

重

瞳遺跡已塵埃惟有黃樓臨泗水

郡有廳事俗謂之霸
王廳相傳不可坐僕

拆之以蓋黃樓○編項羽重
瞳子都彭城號西楚霸王

而今太守老且寒俠氣不洗

儒生酸猶勝白門窮
呂布欲將鞍馬事曹瞞
操擊
布下邳布登白門樓兵圍之急乃下降布見操曰明公之所患不
過於布今已服矣令布將騎明公將步天下不足定也操小字阿瞞

次韻荅王定國

每得君詩如得書
宣心寫妙書不如
次公劉夢得和公初冬早寒云欲

傳千里意書
眼前百種無不有
知君一以詩驅除

扎不如詩
傳聞都下十日雨
清泥沒馬街生魚
舊雨來人今

不來
次公老杜秋述云秋杜子卧病長安旅次多雨生
魚青苔及榻當時車馬之客舊雨來今雨不來

獨酌卧清虛
堂名也子由嘗為作記云
我雖作郡古云樂

字仁退之歐城縣
山川信美非吾廬
次公謝朓云信美非吾

句云從軍古云樂
願君不廢重九約
念此衰老勤可噓

荅王鞏鞏將見過有詩自謂惡客戲之

汴泗遶吾城城堅如削鐵次公杜詩大城鐵不如中有李臨淮

號令肝膽裂續李光弼御軍嚴肅代郭子儀於河陽士卒旗幟皆舊也光弼一號令之乃益精明子仁唐書

郝廷玉傳魚朝恩聞其善布陣請觀之廷玉申號令鳴鼓角部伍坐作進退若一曰此臨淮王遺法也王善御軍賞當功罰當罪每校

旗不如令者輒斬由是人皆自效而赴古來彭城守未省

怕惡客續六公孫洪曰每逢惡賓不逢故人子仁元結謂不飲者為惡客後人以痛飲為惡客惡客云

是誰祥符相公孫是家豪逸生有種千金一擲頗

黎盆次公退之詩路連車載酒來不飲外酒嫌其村

子有千餅酒我有萬株菊任子滿頭插厚杜牧之詩塵出難逢開

口笑菊花須團團見花不見目醉中插花歸花重壓

折軸次公史記云問客何所須客言我愛山青山自

遶郭不要買山錢續戴符乞買山錢于頓子百萬此外有黃樓樓下

一河水美哉洋洋乎可以療飢并洗耳厚史記孔子曰美哉何水

洋洋乎江之不濟此命也詩衡門似之洋洋乎可以療飢洗耳許由事也師晉孫楚云所以洗流欲洗吾耳彭城之遊

樂復樂客惡何如主人惡

次韻王定國馬上見寄

昨夜霜風入袂衣曉來病骨更支離鍾莊子支離疏顯隱于膺肩高於頂

踈狂似我人誰顧坎軻怜君志未移但恨不攜桃

葉女厚樂天詩小妓推桃葉新歌踏柳枝吳公公桃葉王尚能來

趁菊花時南臺一謝無人繼只恐君詩勝義熙謝

從宋武帝九日燕戲馬臺

次韻谷頰起二首

挽袖推腰踏破紳公左傳曰或挽之或推之舊聞攜手上天門

次公漢宮儀云泰山東上七十里至天門相逢應覺聲容似欲話先驚歲月

奔新學已皆從許子續蓋孟子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次公新學以言王介甫

諸生猶自畏何蕃厚退之作何蕃傳云蕃入太學二餘年歲舉進士學成行尊太學

毀廬直宿真如夢猶記憂時策萬言諸生推頌不敵與蕃函及第時余為殿後編排官見其答策語頗直其後與子由試舉

十二東秦比漢京漢前漢田肯曰齊地方一千里持戟百萬人西京既罷同登嵩山絕頂皆見其唱酬詩十餘首頌詩及之

去年古寺共題名去歲見之於青州禿脚唐自慈恩寺禰塔題名之後士人多效之早衰

怪我遽如許厚曹樣欲殺左慈走入羊羣不可苦學冷

君太瘦主厚季曰朝杜甫云借問因何太瘦生想為從前作詩苦菊屋擬歸田二頃

金丹終掃雪千莖禿脚子美詩衰頹欲

何人更似蘇司業次公蘇司業源明也乃唐之詩人先生以此

詩白髮千莖雪續蘇秦曰使我有負郭田二頃吾肯能佩六國相印乎

子由和通新詩滿洛城

太虛以黃樓賦見寄作詩為謝

我在黃樓上欲作黃樓詩忽得故人書中有黃樓

詞黃樓高十丈下建五丈旗任始皇作阿房宮上可以

楚山以為城泗水以為池以萬入下可以建五丈旗

我詩無傑句萬景驕莫隨夫子獨何妙兩電散雷

推援雷州大雷兩時人有收得雷斧雄詞雜今古中有屈

宋姿續屈原南山多盤石清滑如流脂續禹貢篇四嶺

收之秋娘詩京江水朱蠟為摹刻細妙分毫毫佳處

未易識每至佳句輒云應是我輩語當有來者知

次韻荅王鞏

我有方外客顏如瓊之英

公謝奕時稱方外司馬詩尚之以瓊英乎而又劉向列女傳

趙靈曰天女歌曰美人
發之方顏若若之榮

十年塵土窟一寸冰雪清揭來從

我遊坦率見真情

柳老國史補云宋齊老於文場舉止可笑嘗試賦誤失官韻乃拊膺曰宋五又坦率

顧我無足戀戀此山水清新詩如彈丸

國史詩賦曰好詩美流轉如彈丸也

脫手不暫停昨日放魚回衣巾滿浮萍今日扁舟去

白酒載烏程

厚湖州烏程有若下酒為天下之美

山頭見月出江路聞鼙鳴

莫作孺子歌滄浪濯吾纓

見孟子

吾詩自堪唱相子棹

歌聲

厚李白詩滄浪吾有曲寄入棹歌聲

張安道見示近詩

人物一衰謝微言難重尋

國太史公曰仲尼沒而微言絕慤勤永嘉

末復聞正始音

厚晉衛玠傳玠至王豫章與謝琨相見言論弥日王數謂謝琨曰不意永嘉之末復聞正始

之音。次公詩案云此言晉元帝時人物衰謝不意復見衛
玠之清談風流如今時人物衰謝不意復見方平文章才氣也清談

未足多感時意殊深少年有奇志欲和南風琴琴作

五絃之琴以歌南風次公曰退之詩騎驢到京國欲和董風琴荒村廢沼蛙蝮淫淫欲掩

兩耳臨文但噫噫次公曰詩案云以荒村廢沼比朝廷新法屢有亦

亂故遂欲掩耳不煩論文也蕭然王郎子厚太平廣記云王仙客者劉振之甥也振

妻常呼仙客為王郎子來自緱山陰其婿王云見浮丘伯吹簫明月峯

隱王子喬好吹簫作鳳鳴浮丘公接上嵩山三遺聲落淮泗蛟鼉

為悲吟願公正王度祈招繼悃悃周穆王欲肆其志周

行天下將必有車轍馬迹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曰

祈招之悃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次公詩案云

意欲方平作詩譏諫朝廷闕失

次韻王鞏顏復同泛舟

沈郎清瘦不勝衣

續沈昭畧嘗遇王約張目視之曰汝是王約邪何乃肥而癯約曰汝沈昭畧邪何乃

瘦而狂○沈昭畧或以為指言沈約則其與徐勉書云老病百

日數圍革帶嘗應移孔以手握臂率計月小半分此則僅有不勝

衣之意而魯直亦有云自是沈郎作詩瘦不閑春能生許愁則亦

言沈約矣又檀弓言趙文子其中退然若不勝衣○堯卿荀子葉

公子高不勝其衣

邊老便便腹十圍

腹邊留字孝先弟子朝曰邊孝先腹便便○沈昭畧平王蒼腰

帶十圍○師晉載記尹緯慕容超少勢赫

躑躅身輕山上走

連勃○皆身長八尺腰帶十圍十六六

舞腰似雪

權呼船重醉中歸

躑躅悉協切躑躅協切○續

金釵落

沈昭畧希道詠舞詩二八如回雪西京雜記載戚夫人

善為折腰舞○續張祐杜牧之同燕有寓意者索散子

贈酒牧之微吟曰散子巡○裏手粘無因得見玉纖

玉塵飛

後漢符融幅巾奮袖高談如雲○續王衍善談玄

鬢分行立玉塵

憶在錢塘正如此回頭四十二年非

高談四座傾

次韻張十七九日贈子由

千戈萬槊擁笮籬

晉史傅咸劾事云今史張濟案行城東有新立屋間笮籬障二十丈又裴潛妻子

織笮籬以自供

九日清樽豈復持

是日南都救使按兵

官事無窮何日

厚晉傅咸傳楊濟與咸書曰天下大器非可稍了而相觀每事欲了生子癡了官事官事未易了也了事正作癡復為快耳

菊花有信不吾欺 逍遙瓊館真堪羨

以言張公之宮

取次塵纓未可縻 迨此暇時須痛飲

子仁詩云迨此暇時須痛飲

爾矣。安國杜詩痛飲真吾師

他年長劍挂君願

田單攻狄不能下齊兒詰曰大冠如箕長劍

挂願攻狄不下墨於悟立。次公李白詩何必携長劍挂願事玉階

次韻王鞏獨眠

鞏字定國自號清虛居士

居士身心如槁木

次公莊子身若槁木心若死灰

旅館孤眠體生粟

次公趙飛燕傳龍無軫粟

誰能相思琢白玉

編盧全詩白玉璞裏琢出相思心黃金鑊裏鑄出相

思服藥千朝償一宿

厚太平廣記彭祖曰服藥千朝不如獨卧一宵

天寒日短

銀燈續

任寒天

欲往從之車脫軸

項公詩游湖從之

何

人吹斷參差竹

續風俗通曰舜作簫其形參差以象鳳翼

泗水茫茫鴨頭綠

厚李白高陽歌遙看漢水鴨頭綠

次韻王鞏留別

去國已八年故人今有誰當時交游內未數蔡克

兒

續書史王守博司徒蔡謨海王尊怒謂人曰吾由與羣賢共游洛中何曾聞有蔡克兒邪克謨父也

豈無知

我者好爵半已縻

續易我有好爵吾與爾縻之

爭為東閣吏

厚孟

雲傳薛宣為丞相雲往見之宣備賓主禮從容謂雲曰在田野無事且留我東閣可以觀四方奇士雲曰小生乃欲相吏邪宣不敢

復不願北山移

援齊書周彦倫隱鐘山後應詔出仕將過北山孔稚圭乃假山靈之意移文以却之名曰

北山移文公子表獨立與世頗異馳不辭千里遠成此

一段奇

堯卿法帖云成此一段奇事

蛾眉亦可憐無柰思餅師

寧王獻宅左有賣餅者妻織白明媚一見屬意因厚遺其夫取之
寵愛逾等環歲嘗問之曰汝復憶餅師否默然不對王召餅師使
見之其妻泣涕雙
淚垂頰王乃歸之
無人伴客寢惟有支牀龜厚史云南

支牀足二十餘年老人死移牀龜尚生
君歸與何人文字相

娼嬉子仁退之贈張籍詩文持此調張子一笑當脫頤

廣書匡說詩解人頤子仁退之有調張籍詩王章乃張安道婿此張子豈謂安道邪

荅王定民定民字佐才毫人俊民弟也

開緘奕奕滿銀鈞緘香索靖作草書狀云婉若銀鈞漂若驚

有力如銀書尾題詩語更適子仁退之詩暮八法舊聞

宗長史厚張長史草書神逸書有八法以永字為例云側蹲鴻

策依絀而似勒掠髮髯以宜肥整騰波而速進碟憶息以達

今復擬蘇州獲百樂天謂韋蘇州歌行才麗之外頗近筆

移祭豈得之神人相傳至張旭以博李陽冰顏真卿云云

蹤好在留臺寺

次公指言臺頭寺也今句蓋言定民書字留於臺寺也故對旗隊到石溝之句舊注引李

建中留臺事非惟不識句讀却於王定民何干焉

旗隊遙知到石溝欲寄鼠須

井鹽紙

通鼠須筆白鹽紙王義慶之所用寫蘭亭記者

請君章草賦黃樓

次公章草

出漢元帝時史游作急就章解散隸體從書之出書斷

次韻王庭老和張十七九日見寄

霜葉投空雀啣籬上樓筋力強扶持對花把酒未

甘老

次公退之云把酒對南山

膏面染鬚聊自欺

堯卿劉夢得詩近來時世輕先輩好染鬚

讀書後生無事亦知君好飲

厚史記陳軫謂犀首曰公公何好飲也曰無事也曰吾令公公厭事可乎

多

才終忍世相縻請看平日銜杯口

字仁杜詩生前相遇且銜杯

會

有金椎為控頤

厚莊子儒以詩禮發冢大儒臚傳曰東方作矣事之若何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詩

固有之曰青人之麥生於陵敗生不布施死何舍珠為儒以金椎控其頤徐別其類無傷口中珠

次韻參寥師寄秦大虛三絕句時秦君舉

進士不得

秦郎文字固超然漢武憑虛意欲僊曠司馬相如既

大說飄々有凌雲底事秋來不得解定中試與問諸天秦大人賦天子

氣游天地之間意乃漢支謙黃眼上人也○子仁申包胥曰天定亦能勝人

一尾追風抹萬蹄次公馬名追風杜詩崑崙玄圃謂朝

躋厚真命第三級名曰玄圃周穆王駕八駿之乘升崑崙之立實

于西王母觴于瑤池之上○次公神仙海嶽崑崙一曰玄圃一曰

積石瑤房一曰閭風臺回看世上無伯樂却道鹽車勝月

題伯樂遺之下車鹽車而哭之○次公莊子馬蹄補加之以衡扼

齊之以月題疏云月題額追風此以駭馬言之也始皇七馬有名追風者

得失秋毫久已真不須聞此氣淨燦何妨却伴參

寥子無數新詩咳唾成隨李白詩咳唾落九天隨風生珠

成珠玉吐氣作虹霓○此杜詩改身已見垂成珠

次韻王庭老退居見寄二首

浪藥浮花不辨春吟公退之杏花詩歸來方識歲寒

人所以孔子云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彫回頭自笑風波地閉眼聊觀夢

幻身北牖已安陶令榻任陶潛云夏月虛西風還避

庾公塵皇王導傳時更亮雖居外鎮而執朝廷之權導內不更

搔短髮東南望試問今誰裹舊巾

接果移花看補籬子仁杜詩牽腰鎌手斧不妨持臨

昭樂府詩賦鎌刈上都新事長先到上大都而觀老圃

閑談未易欺

伏以論語吾不如老圃

釀酒閉門開社甕殺牛留

客解耕縻

引白清末范頤高雅賢謀亂時刈黑闥屏居漳南諸將詣之黑闥方種蔬即殺耕牛與之共飲

時得見纖纖玉右手持杯左捧順

子仁杜牧之云撥子舉手拈無因得見玉纖

往在東武與人往反作繁字韻詩四首今

黃魯直亦次韻見寄復和荅之

符堅破荆州止獲一人半

編符堅陷襄陽聞晉鑿齒釋道安名俱與而致焉既見與語大

悅之以鑿齒養疾與諸鎮書曰昔晉氏平吳利在二陸今破漢南獲士才一人有半耳

中郎老不遇但

喜識元歎

歐公志願維字元歎吳人也後漢蔡伯喈從朔方還津避怨於吳雍從學琴書注引江表傳曰伯喈貴

異之謂曰卿必成致令以吾名與卿故雍與伯喈同名由此也又引吳錄曰雍字元歎言為蔡邕之所歎中郎則蔡伯喈曾為此官也

今我獨何幸文字厭奇玩又得天下才相從百

憂散

備孟子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二樂也

陰求我輩文規作林泉伴

寧當待垂老君卒收一旦所以退之別知賦惟知心不見

梁伯鸞空對孟光案援後漢梁伯鸞字伯鸞為人貧苦每歸妻孟光為具食舉按齊眉才難

不其然婦女廁周亂論語語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有婦人焉九人而已

已世豈無作者於我如既盥論謂不欲觀之也孔子曰

獨喜誦君詩咸韶音節緩夜光一已多矧獲

繫纍不貫平端如貫珠相思君欲瘦君令人瘦不

往我真儒吾儕眷微祿寒夜抱寸炭何時定相

過徑就我乎館子以禮記檀弓篇子夏曰實客至無所館夫

飄然東南去江水清且暖與君

訪名山微言師忍繁厚弘忍僧繁禪學之流

法塔二祖者也今先生繁字豈別有一繁乎○

子杜詩余亦師繁可身猶縛禪衣乃此繁字

次韻田國博部去南京見寄二首

歲歲翩翩下坂輪

所公此亦如坂走丸之義也

歸來杏子已生人

深紅落盡東風惡

曉杜牧之詩狂風落盡深紅色

柳絮榆錢不當春

次公謝道暹言雪云柳絮因風是李賀詩云榆莢相催不知數沈郎青錢夾城路

火冷錫稀杏粥稠

王屬宝典云寒食煮大麥粥研杏人為酪別造湯氏之

青裙縞袂

餉田頭大夫行役家人怨

餉詩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又曰我入自外室人交徧譎我

應羨居鄉馬少游

厚馬援書言曰吾從弟少游嘗哀吾陳旣多志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裁足乘下

里稱善人足矣

再次韻田國博部夫遠二首

西郊黃土沒車輪
蒲面風埃笑路人
已放役夫

三萬指

字七史中記貨殖傳言權手指千

從教積雨洗殘春

枝上稀疎地上稠

次公古詩地上漸多枝上稀。在梁夫詩云枝上稀疎地上多。

忍看

紅糝落墻頭

續退之詩始見洛陽春桃枝綴紅糝。

風流別乘多才思

置別駕為太守之貳謂之別乘。

歸赴西園秉燭遊

厚魏文帝詩秉燭夜行遊逍遙步西園又曹植

詩借夜遊西園。又次公選詩云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

田國博見示石炭詩有鑄劍斬佞臣之句

次韻荅之

新

次公曰今先生詩云爾言屬鑄劍當何計無極而反以賜子胥之死故為不識人

楚山鐵炭皆奇物知君欲斫菽邪窟屬鑄無眼不

識人

續伍子胥以忠諫吳王太宰嚭與子胥有隙因譏之吳王乃賜子胥屬鑄之劍以死。以公無眼不識人字暗用國

志云此箭無眼不識人之語。

楚國何曾斬無極

厚左氏費無極譏王太子常誅之以殺說

玉川狂直古遺民救月裁詩語最

真千里妖墓一寸鐵地上空愁

蟻

臣

飲詩云傳聞古老說蝕月蝦蟇精徑圍千里入汝腹如此癡癡阿誰生又云北上曠曠臣全告詠帝天皇臣有一寸鐵刺妖婆癡腸

次韻曹九章見贈

蓬瑗知非我所師流年已似手中著

莊子蓬伯玉行年六十而六

十化曰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手中著謂四十九也

正平獨肯從文舉

厚之

衡字正平唯善孔融楊脩等曰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餘子碌碌不足數

中散何曾靳孝尼

援晉熱康將刑東市顧視日影索琴而彈之曰昔袁孝尼嘗從吾學廣陵散吾每靳固之廣陵散於今絕矣

賣劍買

牛真欲老

見山村五絕生

得錢沽酒更無疑

厚社詩云得錢即相覓沽酒不復疑

豚異日爲同社

援薛愈詩願爲同社人維豚燕春秋

應有千篇唱和詩

次韻秦太虛見戲耳聾

君不見詩人借車無可載

次公歐陽永叔詩話云孟郊賈

窮苦之句孟有移居詩云借車載家具家貝少於車乃是都無一物耳

留得一錢何足賴

詩變空思蓋遊
留得一錢看

晚年更似杜陵翁右臂雖存耳先曠

獲杜詩此身飄泊恐西
東右臂偏枯耳半聾

人將蟻動作牛關

謂言及仲堪父
師嘗患耳聾聞

床下蟻動
謂之牛關

我覺風雷真一噫

厚莊子大塊噫
氣其名爲噫

聞塵掃盡

根性空

願初最經言人有
六根出生六塵

不須更枕清流

王濟曰所
謂清流

以枕流欲
洗其耳

大朴初散失混沌

續莊子倏忽謂混沌曰人皆
有大竅子獨無有曰鑿一竅

七日而
混沌死

六鑿相攘更勝敗

吹公莊子心無天
遊則六鑿相攘

眼花亂墜

酒生風口業不停詩有債君知五蘊皆是賊

空謂色受
想行識也

人生一病今先差

次公病除謂之差言五蘊
之中才得耳敗之病除也但恐

此心終未了不見不聞還是礙今君疑我特伴聾

次公是謂甚厚情以陳
辭方茲伴聾耳而不聞

故作朝詩窮峻怪須防額蹙出

三耳

厚之太平廣樂記兖州表番通音為泰山府君前召令為詞
判錄申天曹天曹允之府君悅與董通額安一耳既悟竟

額養果生一耳尤更聰俊時號三耳秀才次公張君房勝說載方陰官必事懸於上元大人而不尤聞陽世有柳慎善為文遂追令為表旣而獲命陰官喜曰子何欲曰欲更聰明乃命取一耳置其額既寤輒接出一耳時人語曰天上有九頭鳥地上有三耳秀才
莫放筆端風雨快選杜詩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

李公擇過高郵見施大夫與孫莘老賞花

詩憶與僕去歲會于彭門折花餽翁故事

作詩二十四韻見戲依韻亦以戲公擇云

汝陽真人綸帽著紅槿次公汝陽讓皇帝之子建也老杜八哀詩云汝陽讓皇帝子眉宇

真天人王多從明皇為羯鼓之樂見羯鼓錄云汝陽王璣常戴研綸帽打曲上自搗紅槿置帽上極滑久而方安曲終花不墜以為

能上曰花奴安賣明璽必是神仙中責墮來也故老杜有真天人之語纏頭三百萬不買一

微哂總明皇曰打羯鼓曲終戲謂八姨曰樂籍今日有共誇青

山峯曲盡花不墜接家錄曰頭如青山峯取其不動手如當

時謫僊人逸韻謝封吟續曰謫仙人謂唐李白也賀知章見之曰子謫仙人也

詩成天一笑厚玉女夜盡天為之笑則電柱詩每蒙天一笑復似物皆春矣次公詩成事乃李白嘗於禁中作木芍藥詞

三章故也萬象解寒窘驚開小桃杏不待雷發軫皇明

御小殿取羯鼓巖擊一曲名春光好傾桃杏皆皆拆帝笑曰不笑我作天公公可乎次公借此意以言李白詩章可動造化亦猶汝陽

王打羯鼓餘波尚涓滴乞與居易積元微之也邇來誰

復見前輩風流盡次公前輩謂李白與元白也南史張勳傳其從弟甲之曰阿兄風流頓盡寂

寞兩詩人殘紅對櫻筍次公兩詩人指言辛老苑大夫也櫻筍兩物唐三月宰相有櫻筍厨

特為最盛如此飢腸得一醉妙語傳不泯君來恨不與更復

相牽引我老心已灰空煩扇餘燼次公莊子心若死灰左傳云收合餘燼

天遊照六鑿虛室掃充物次公莊子室無空虛則歸若勃冥心無天遊則六鑿相攘冥琛

帶充系懸知色竟空厚佛書云色即是空那復嗜鳥吻續曰鳥吻即鳥

飢人所以飢而不食鳥喙為其愈充腹而與死同也蕭然一方丈居士老龐蘊

頌方丈使維摩詰也居士龐蘊問馬祖言下頓悟散花從滿瓶不答天女問兒

上賦戴故人猶故目怨句寫餘恨子止復之詩頌蒙怨句刺并遺疑我

此心在遮防費欄楯應虞已斃蛇折尾時一蠢公

做杜詩義鶴行之言及聞孟光賢不學處仲忍孺子而光梁

蛇曰折尾能一掉王敦字興仲嘗荒恣於色左右諫之數曰此甚易耳乃開後閣聽諸妾數十人並放出之云云寄招應已足

左右侍雲鬢唯詩鬢髮如雲何時花月夜羊酒謝不敏賦

之詩買羊沽酒謝不敏此生如幻耳戲語君勿愠應同亡

是公一對子虛听厚司馬相如子虛賦子虛與亡是公言莽獵之事亡是公听然而笑

和孫同年卜山龍洞禱晴

吳興連月雨信民吳興統記歸命侯宅鼎元年分吳郡之烏程永安餘抗臨水陽羨五縣及州陽郡之故學

安吉原鄉於潘四縣
合九縣立吳興郡

金甌生魚蛙廣范舟云甌中生魚往

問卜山龍曷不安厥家梯山上燒絕俯視驚落街

次八合音靈咸切符音火加切空谷也

神井湧雲蓋陰崖垂鮮花交流百

道泉赴壑走群蛇不知落何處

子七古詩飛泉何處落

隱隱如

線車我來叩石戶飛鼠翻白鷗

厚李白詩仙鼠如白鷗子仁投太白詩序云

荆州玉泉寺近清溪諸山山洞往二有乳窟中多玉泉交流中有白蝙蝠大如鴨按山經蝙蝠一名仙鼠千歲之後身白如雪棲則

寄語洞中龍睡味豈不嘉厚莊子騷麗鎮下有珠雨

師少弭節雷師亦停槎

厚離騷雷師告我以未具雷師前君爾雅雨師曰屏翳次公曰

臺二師字亦退之遣瘡鬼詩醫師加百藥父師施文姓之勢

積水得反壑稻苗出泥沙

農夫免菜色龍亦飽豚蝦

厚安國樂天黑潭龍祭府云賦託神龍食服盡重泉之下廉知無

看君擁黃紬高卧放早衙

厚世傳太祖皇帝謂一縣令曰謹勿於黃紬被底放衙厚文

路公爲榆次縣令嘗題詩縣樓云置向燕樓一任憑多處少
不知它處今幸有黃州被勢劣出頭來放早衙蓋用宋朝故事云

次韻孫祕丞見贈

感槩清衷似變風老於詩句耳偏聰少公設師有耳疾聞曠動

如牛迂踈自笑成何事冷淡誰能用許功次公白樂天醉中欲

羅燕句曰笙歌鼎沸勿作冷炎生活不怕飛蚊如立豹肯隨白馬過垂虹

吟我相對忘三伏擬泛冰溪入雪宮湖州多蚊豹脚尤毒垂虹吳天江

亭名。牙曉吳郡圖經云慶曆八年縣尉王廷堅建橋有亭曰垂虹。次公謂湖州爲水精宮言其四面皆水雪宮見孟子

次韻周開祖長官見寄

開祖名郢元豐二年知湖州時作

俯仰東西閱數州老於歧路豈伶優初聞父老推

謝令厚郵收去郡不受一錢百姓數千人留牽收船不得進乃小停夜中發去吳人歌之曰統如打五鼓雞鳴天欲曙

侯挽不來謝旋見兒童迎細侯續後漢郭伋字細侯爲并州牧始至行部到河西美

搜有兒童數百各騎竹馬道次拜迎

政拙年年祈水旱

字仁唐陽城云撰字心勞催科政拙

民勞

颶颶避朝謳河吞巨野那容塞

河漢於颶子東南注鉅

野通於淮泗上使級黠鄭當時與人徒塞之輒復壞

盜入蒙山不易搜仕道固應

慙孔孟

孟子曰然則孔子之仕也非仕道與曰仕道也

扶顛未可責由求

論語季氏將伐颶史冉有季路見於孔子孔子曰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按公詩案招此詩言遷徙數州老於道塗所至常遇水旱盜賊數起皆新法不便所致以譏

謂當今所失而執政三四大臣不能扶正其顛仆也漸謀田舍

猶懷祿未脫風濤且傍洲罔罔可憐真喪狗

子世家孔子適鄭與弟子相失獨立郭東門或謂子貢曰東門有人累累然若喪家之狗。子仁退之送穀侑序云今人適數百里

出門罔罔有難別可憐之色

時時相觸是虛舟

船來觸舟

竭來震

澤都如夢只有苕溪可倚樓

苕溪則言湖州矣

齋

釀酸酣如蜜水樂工零落似風鷗遠思頽柳并諸

謝厚曰謝安謝萬宋謝莊梁柳近憶張子陳與老劉孝

風定軒窗飛豹脚豹脚者尤毒兩餘攔檻上蝸牛舊

遊到處皆蒼蘚同甲惟君尚黑頭憶昔湖山共尋

勝相逢杯酒兩忘憂醉看梅雪清香過夜棹風船

駭汗流百首共成山上集三人俱作月中遊白詠李

杯飲明月對海南未起垂天翼廣莊子騰之背不知其幾

雲澗底仍依徑寸麻次公左太冲詩二巖窮之問底松蘿

已許秋風歸過我豫憂詩筆老難酬此生歲月行

飄忽次公劉縵文心雕龍云晚節功名亦謬悠次公莊子

首正緣無事飲厚子史記陳軫見犀首曰公公何好飲也馮驩

應為有魚留續史記孟嘗君傳馮驩彈劍缺而歌曰長缺從

今便踏青州麴薄酒知君笑督郵

以公出說拒溫有主簿善別酒好者

謂青州從事惡者謂平原督郵青州有齊郡平原有葦縣從事謂到齊下督郵言在隔上住也

次韻荅孫侔

千年身不到朝廷欲伴騷人賦落英

續羅縵經云朝

片夕餐秋菊之落英

但得低頭拜東野

厚韓愈詩低頭拜東野願得然始如鹿豕東野不回頭有

如竹筴不辭中路伺淵明

按陶潛傳王弘每令人候之密知其當往廬山乃遣其故人龐通之

等齋酒先於半道要之潛既遇酒先引酌野亭欣然志進

艤舟苔露人安在

厚君嘗言湖州

苕溪屬杭州餘杭雲溪屬湖一水源皆自天目山○十一朋唐隱逸傳云張志和二云願為浮家泛宅往來苕霅間

卜築江

淮計已成千里論交一言足

次公千里論交即嵇康呂奕每一相與千里命駕也

與君蓋亦不須傾

續孔子與程子相遇傾蓋而語○厚柳陽書語曰有白頭如新傾蓋如故何則知與

也

重寄

凜然高節照時人不信微官解澆君蔣濟謂能來

阮籍續阮籍傳太尉蔣濟聞籍有鶴才而辟之籍詣都亭表記求免初濟恐籍不至得記欣然遣卒迎之而籍已去濟大

怒於是卿親共喻之乃就吏後謝病歸薛宣直欲吏朱雲厚宣為丞相朱雲禮因從容謂雲曰在田野亡事且留我東閣可以觀

四方之奇士雲曰小生乃欲相吏邪宣不恥復言好詩衝口

誰能擇俗子疑人未遣聞乞取千篇看俊逸不

將輕比鮑參軍援鮑昭字明遠文辭騰逸為臨海王子顛前軍參軍杜甫憶李白詩清新庾開府俊

逸鮑參軍○厚鮑明遠詩鐘螺曰鮑參軍詩如野鵲翻垂良馬走堤俊逸奔放

次韻樂著作野步

老來幾不辨西東秋後霜林且強紅公白樂天詩

是春鮮紅不眼暈見花真是病公屏書云空本耳虛聞蟻

定非聰

晉書叔仲堪傳父嘗患耳聰聞牀下蟻動謂之牛聞也

酒醒不覺春強半

睡起嘗驚日過中植杖偶逢為忝客

厚論語子路從孔子而後遇丈

人以杖荷襍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時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宿殺雞為黍而食之

披衣閑詠舞雩風

次公曾點曰俗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

仰看落葉收

松粉俯見新芽摘杞叢楚雨還昏雲夢澤吳潮

不到武昌宮

黃州對岸武昌縣有孫權故宮

廢興古郡詩無數寂寞

閑窺易粗通解組歸來成二老風流它日與君同

爾老杜與賈上人詩與子成二老來往亦風流

次韻荅子由

平生弱羽寄衝風

次公柳子厚詩翻愁羽弱上青霄又文選衝風起兮橫波○子仁傳云衝風之

未不能舉弱羽此去歸飛識所從好語似珠穿一一妾心如

膜退重重山僧有味寧知子續杜牧之詩家住城南杜

層却未知名姓始龍吏無言只笑儂厚退之南園下樂昌儂

覺空門氣味長潮州尚幾里行當何時到土風復何以儂吏垂手笑官何問之愚

警如官京邑何由知東吳潮州底屬所有罪乃奮流儂幸無負犯

何由到尚有讀書清淨業未容春睡敵千鍾

和何長官六言次韻五首

作邑君真伯厚續後漢朱震字伯厚初為州從事奏濟陰

軍超拒帝收臣下廷尉以護趙超詣獄謝三去官我豈曼容

府諺曰車如難擗馬如狗疾惡如風朱伯厚一屨願託仁政子陳

厚兩壘傳云琅邪郡漢兄子曼令養志六字難賡變風

自修為官不肯過六百石輒自免去五噫已出東洛見和郡同年賦三復願比南谷南谷三

相踵門而告勝文公曰聞君復白學道未從潘盜南海謂狂為盜潘近世得道者也

圭按宋朝元祐中廣南懷高摩

衆陷邕州又將襲廣南諸郡賊至梧州有備蓋者奔妻子服儒衣
常持一大妻行坐獨語南越謂愚爲益慶賊聞其異召而問之曰吾
形貌何如盜曰汝一賊也他無所類又問梧州幾日可陷曰百年
亦不可陷又曰吾欲據此城以有南越如何曰汝將斬頭豈能有
越邪賊怒害之草書猶似揚風式也

石渠何須反顧

漢有石渠署典校秘書先生初直文館出倅杭州自杭州知密州自密徙徐自

徐徙湖以詩得罪責黃州團練副使

水澤幸足相容長江大欲見底探支

八月涼風

以此公探支字是官物官錢有此名此亦戲言之矣

清風初號地籟

籟莊子地籟則數竅是矣

明月自寫天空貧家何

以娛客但知抹月批風

以此公饌食者有批有抹抹月批風又戲言之

青山自是絕世無人誰與爲容

以此公詩豈无膏沐誰適爲容又杜荀鶴詩承恩

不在貌數妻若爲容

說向市朝公子何殊馬耳東風

厚李白詩世

頭有如東風吹馬耳

次韻子由病酒肺疾發

憶子少年時肺喘疲坐卧喊呀或終日勢若風雨

過虛陽作浮漲客冷仍下墮

次公下墮字素問有云今人下墜三下墜即下墮言氣

厚茶下也

妻孥恐悵均笑膾炙不登坐

次公退之云妻兒恐我生

終年禁晚食半夜發清餓胃強萬苦滿肺斂腹輒

破三彭恣咬齧

總山人謂僧契虛曰能伐三彭之仇乎○邦衡魯素先生去三尸法云上尸彭居居人頭

中中尸彭質在人腹中下尸彭矯在人足中狀如小兒有須毛人既死遂作鬼耳

二豎肯通播

景公疾求醫于秦秦使醫緩為之未至公夢疾為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背之上育之下若我何

寸

田可治生

次公道家有云尺宅寸田寸田以言丹田也

誰勸耕黃稔

方田謂上腹為

腰探懷得真藥不待君臣佐

續本草藥有君臣佐使方者當一君二臣二佐五使

初如雪花積漸作櫻珠大

厚老子節解曰唾者溢為醴泉聚為玉漿流為華池散為津液

降為甘露嗽以咽之既藏開身以流百脉化養萬神支節毛髮堅固長春少公此此啞啞激法也舊注所引雖不闕涉詩句中字而其意

則其意隔牆聞三嘔於陵仲子三嘔然後耳有聞目有見隱隱

如轉磨自茲失故疾陽唱陰輒和神仙多歷試中

路或坎珂平生不盡器次公何須渴賦云飲不盡器痛飲知無奈

舊人眼看盡老伴餘幾箇殘年一斗粟次公杜詩痛飲直吾師

待子同春飯援漢文帝時淮南王長謀反廢死民歌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春兄弟二人不相容

云何不自珍醉病又一挫真源結梨棗續詩遠遊與王逸少書曰

世味等糠粃次公坐音千卧切注曰斬錫也史記

耕耘當待獲願子勤自課范曄之尋須買坐之堂下置尊坐且其前今兩點徒夾而馬食之

相將賦遠遊次公屈原有遠遊賦其畧云悲仙語不用

些賦皆以此為文

杭州故人信至齊安

昨夜風月清夢到西湖上

子仁先生答東師書云執於錢塘人有何恩意而其人至今見

念執亦一歲率常四五夢至西湖上此殆世俗所謂前緣者此詩蓋紀實也

朝來聞好語次公李

路歸來

叩戶得吳餉輕圓白曬荔脆醃紅螺醬更將

西庵茶勸我洗江瘴故人情義重說我必西向一

年兩僕夫千里問無恙

程風俗通云筮虫曰恙古者人多野宿為恙所蠱故早相見必相勞

問曰無恙乎。子仁退之書自云問無恙外不暇出一語且先賀其得賢主人

相期結書社

故人相約錄錢

在僕夫一歲再至黃

未怕供詩帳

僕頃以詩得罪有司移杭取境內所留詩杭州共數百首謂之詩帳

還

將夢魂去一夜到江漲

江漲杭州橋名 錢塘縣江漲橋去縣八里

和王鞏六首並次韻

次公王定國謫賓州有詩寄先生先生和之

君談陽朔山

次公先生第四篇云賓州在何處為子上極饒則定國之謫在賓州矣今云陽朔山則桂州有

陽朔縣而地志於臨桂勝湘水注云於陽朔則陽為之舟至洞庭
若日月出入其中按九域志賓州西至本州界九十二里自界首
至象州二百里象川東至本州界九十里自界首至桂州三百五
十五里自賓而象自象而桂凡七百二十八里若是則陽朔山蓋
廣西之名山其不作一錢直天公維夫謂能賢曰平巖藏

兩頭虺瘡落千仞翼雅宜驩堯放天公書云放驩堯于

云禹貢無崇山不知其外蓋衡嶺之南也頗訝虞舜陟編舜南巡并死於蒼梧之

道州寧遠縣○子七暫來已可畏覽鏡憂面黑况子三

年囚苦霧變飲食吉人終不死仰荷天地德我來

黃岡下敬枕江流碧江南武昌山次公武昌縣在黃向

我如咫尺春蔬黃土軟凍筍蒼崖拆此行我累君

乃反得安宅遙知丹穴近為斷响嘯石厚晉葛洪傳洪

聞穴趾出丹求為句漏令曰米欲為藥以有丹耳○次公皆言桂州

之出丹也特借响嘯山以比桂州○少靈靈按先生與王定國書云

去柱不其遠朱砂差
易致不可不留意也
他年分刀圭名字挂仙籍君壽惠

少年帶刀劍程淮陰少年侮韓信曰雖長大好帶劍刀怯耳
但識從軍樂次公

有從軍詩五篇其一曰從軍有苦樂但問從者誰又退之
郾城際句李正封云從軍古云樂
老大服犁鋤

解佩付鎔鑠次公解佩字即夔遂令民賣勸買牛賣力買犢曰何為帶牛佩犢
雖無獻捷

功會賜力田爵厚左傳齊侯來獻戎捷文漢有孝悌力田之科
敲冰春擣紙刈

葦秋織箔標林斬冬炭竹塢收夏籜四時俯有取

次公吏記孔氏起富至巨萬然家自父兄子孫約使所有拾仰有取
一飽天所酥君非純綺

間次公用廣絕交論正所謂綺紵公子也
欲學非其脚倬事有非素所諸君而謾為之謔云不是脚此

語蓋使方言耳
左右玉纖纖次公玉纖二宮手也詩曰展女手纖與按同音師咸切
束薪誰

為縛勿令聞此語翠黛頰將惡次公頰音普經切楚辭遠遊章句云玉色頰以

艷頰考精神齊而始壯又柳子厚謫龍諫云澤州郊亭有奇女墜地光輝然少年駭且悅之稍狎焉奇女頰爾怒
笑我

一間茆婦姑紛六鑿

續垂子室無空虛則婦姑勃
破心無天遊則六鑿相撥

欲結千年實先催二月花故教窮到骨

子仁杜詩已
許微求貧到

骨更思成
馬浚盈巾

要使壽無涯久已逃天網

厚老子天網恢
恢疎而不漏

何

須服月華

程道家養生有
服日精月華法

賓州在何處為子上栖霞

樓名。子仁按今東坡圖有栖霞樓又宋朝閣立大
守孝終公顯嘗守黃州依栖霞樓為郡中之絕勝

鄰里有異趣何妨傾蓋新

續鄒陽曰白頭
如新傾蓋如故

殊方君莫

厭數面自成親

次公陶淵明春籟然軍詩序談
云數面成親况情過此者乎

默坐無餘

事回光照此身他年赤墀下玉立看垂紳

蘇相溫表
抗節玉立

誓不降辱杜甫謝大常卿趙公大食刀歌
謝公玉立高歌起攬環結佩相終始云云

平生我亦輕餘子

厚祜衡云大兒孔文舉小兒
楊德祖餘子碌碌不足數

晚歲人

誰念此翁巧語屢曾遭惹意

續後漢馬援在交趾常解
縛交實用能輕身省怨軍

遠載之一車及卒人有諸之者
以為前所載還皆明朱紋犀
度辭聊復託言窮厚左傳宣十二

年冬楚子伐蕭遂傅於蕭之大夫還無社與司馬卯言號中淑展
淑展曰有麥藹乎曰無有山鞠窮乎曰無河魚腹疾奈何。次公

搜注麥藹鞠窮所以禦濕欲使無社逃泥水中無社不解故曰無
軍中不敢正言故謬語今所謂更詳度者隱也鞠窮即言窮也。

子仁度字出唐書許紹傳紹曾孫致明為涼州都督為突厥所執
與皆至靈州使說之降致明至城下呼曰我之食有美醬乎有粟

米乎并乞墨一枚而城中
無寤其度者遂見害云云 子還可責同元亮次公陶潛有

黃子 妻却差賢勝敬通次公馮衍字敬通其妻極悍衍有

敬通三同不遇一同也剛直一同也馮有忠
妻自操井曰子亦悍妻家道次朝三同也 若問我貧天所

賦不因遷謫始囊空次公杜詩囊空恐

君家玉臂貫銅青次公銅青所染衣服顏色之名。厚杜

青銅器上綠色是
以銅青為臂飾耳 下客何時見目成次公屈原九歌之少

忽獨與子方目成注獨與
我睨而目棠成爲觀也 勤把鈔黃記宮樣高鑒堂應物詩

班莫教紋管作蠻聲薰衣漸歎衙香少共父香譜載唐化度寺及

雅文徽郎中擁髻遙怜夜語清堯卿孫元傳字子干買安二衙香法

飛燕姊妹故事子干閑居命言之厭二不倦子干語通德曰斯人俱灰滅矣當時疲精殆力馳驚嗚呼然憂感之事寧知終歸荒田野

草乎通德卷袖頓視燭影以手摩記取北歸携過我江南警凄然泣下不勝其悲子干亦然

風雪浪山傾君自江南赴任不一過我

次韻陳四雪中賞梅

臘酒詩催熟寒梅雪闢新杜陵休歎老子仁杜甫和

相憶詩云東閣官梅動詩興又云此時對雪遙相憶又云江邊一樹垂二發朝夕催人自白頭子美詩中自稱杜陵野老韋

曲已先春厚子莊詩韋曲花無賴家獨秀驚凡目子仁

陳謝寒早梅詩云迎春故早發獨自不疑寒畏落衆花後無人別意看古樂府云花艷驚郎目遺英卧逸民

而乃使事謂袁安雪中高卧耳遺逸之士謂之逸民高歌對

三白

次公三白以言雪西人語曰要

遲莫慰心安仁

續潘岳字安仁

自言弱冠涉于知命之年八徙官一徙階甫免一除名一不拜取遷者三而已雖通塞有命抑亦時之效也乃作閑居賦其畧曰人生安樂孰知其他

公於詞傷美人之遲暮

和子由題孔平仲草庵次韻

逢人欲覓安心法

見寄劉孝叔詩

到處先為問道庵

不須從若士

次公淮南子盧敖遊乎北海遇若士敖自謂觀乎六合之外若士舉臂而聳身遂入雲中敖嘆

曰吾比夫子猶黃鵠之與壤蟲不亦悲哉

蓋公當自過曹參

援曹參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

使人厚幣請之既見蓋公為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參於是避正堂舍蓋公焉

羨君美玉

經三火

續淮南子鍾山之玉灼以爐炭三日三夜色澤不變得天地之精也

缺當其斬馬時良玉不如鐵置鐵在供爐

笑我枯桑困八蠶

續曰南一歲八蚕左思吳都賦云國稅再熟之稻卿貢八蚕之絲厚李賀春園詩長腰健婦會攀折將覬吳王八蠶蚕俞益期

曰日南蚕八 猶喜大江同一味故應千里共清甘

次韻荅元素余舊有贈元素云天涯同是

傷流落元素以為今日之先兆且悲當時

六客之存亡六客蓋張子野劉孝叔陳令

舉李公擇元素與余也

不愁春盡絮隨風驢劉禹錫詩春盡絮飛留不得隨風好去落誰家但喜丹砂

入頰紅流落天涯先有識次公白樂天琵琶行云同是天涯流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

摩挲金狄會當高見鐵柱杖詩在遠遠未必都非夢次公莊子莊周

夢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俄然覺則遽然周也了了方知不落空子七傳灯錄趙州慧海

師有律師問禪師家多落空師曰落墨文字空設坐王執端豈不落空莫把存亡悲六客已

將地獄等天宮次公圓覺經言也

次韻孔毅父集古人詩見贈五首堯卿毅父名武仲

羨君戲集古人詩，拍呼市人如使兒。次公市人字亦塵，市人而戲之意。

天邊鴻鵠不易得，便令作對隨家雞。次公庾翼能書，而心不服王羲之。

之諸子但學王書，翼曰：見輩憎家雞，愛野鷲。堯卿集古詩前古未有王介父始盛為之多者，數十韻蓋以誦古人詩多或坐中率

然而成性，對偶親切，其後人多有效之者，但取數十部詩，聚諸家之集耳。故公此詩羨之亦微，以譏之耳。蓋市人不可使之如兒

鴻鵠不可與家雞為對，猶古人詩句有羨退之發，笑子美泣惡工拙，其初各有思致，豈可混為一律邪？

問君父假何時歸，孟子曰：五伯假之也。父世間好句

世人共與可詩，世間元有此句，與可拾得耳。

千家壻

紫駝之峯人莫識，續杜詩紫駝之峯，出羣小，金僕書大月氏

高俗呼雜以雞豚，真可惜。今君坐致五侯，續西京雜記五

疾不相能實客不相往來曼護西豐辯博會五侯間各得其歡心競致奇騰護乃合以為鑄世稱五侯鑄以為珠味 盡是

猩唇與熊白命曰封熊之掌輪音之臨燕解猩唇豎殘象白

熊白即始謂象白也。師李賀大堤曲郎食鯉魚尾妾食猩之唇又孟子曰能掌亦我所欲也 路旁拾得半

段槍護譚賓錄唐哥舒翰揮吐番賊殺三道從山相何必開

爐鑄矛戟用之如何在我耳入手當令君喪魄喪去聲

天下幾人學杜甫杜天下幾人畫古松誰得其皮與其骨厚傳

達磨傳法命門人各言所得道副曰汝得吾皮尼總持曰汝得吾肉道育曰汝得吾骨最後慧可依位而立師曰汝得吾髓仍付法

○次公晉史言學書云胡昭得張芝之骨索靖得其肉韋誕得其筋此方有得其兩字之勢舊注所引雖有皮骨字却是得吾兩字非

此劃如大華當我前跛牂欲上驚峭崿韓非子太

而跛牂牧其上凌遲故也名章俊語紛交衡無人巧會當時情前

生子美只君是信手拈得俱天成次公禪家言信手拈來文韓退之上于頓

書暉然天成
無有畔岸

詩人雕刻閑草木

次公原刻字莊子覆載天地彫刻衆形

搜抉肝腎神應

哭

次公退之詩不用厥珍愁肝腎○堯卿善頌作字神鬼夜哭李大白依烏棲曲賀知章見之二云此詩可以泣鬼神矣

不

如嘿誦千萬首左抽右取談笑足

次公詩云左旋右抽夜吟石

鼎聲悲秋可伶好事劉與侯

次公退之石鼎聯句序云劉師服疾喜與道士軒轅

明同宿喜夜與師服說詩視亦明若無人亦明忽軒衣張眉指爐中石鼎曰子云能詩能與我賦此乎劉即援筆題其首句博與喜

道士啞然笑即袖手竦肩高吟初不經意詩旨譏喜二字每營度欲出口吻声益悲竟亦不能奇

何當一醉百

不問我欲眠矣君歸休

厚陶潛為彭澤令郡遣督郵至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吾不能為

五斗米折腰事郡里小兒即日解印賦歸去來

膏明蘭臭俱自焚

次公漢書兩龔傳龔勝死有老父來弔哭甚哀既而曰嗟乎薰以香自燒膏以

明自銷龔養生竟

象牙翠羽殘其身

龜左傳象牙有齒以焚其身賄故也以公翠羽言

夫大年非晉詩也

翡翠之羽也洛神賦云或拾翠羽

多言自古為數窮厚老子多言數窮不如守中微

中有時堪解紛搜太史公言談微中可以解紛癡人但數羊羔兒不

知何者是左慈魏曹操欲殺左慈逢慈於陽城山頭遂入羊羣操知不可得乃令就羊中告之曰不復相

殺本試君猜耳忽有一老羝屈前兩膝人立而言曰還如許即競往赴之而羣羊數百皆變為羝並屈前膝人立曰還如許遂莫知其所以

取焉千章萬句卒非我急走捉君應已遲

次韻子由種杉竹子由接子由東軒記云關露事之東為軒種於一本竹百

个以為宴休之所云

吏散庭空雀噪簷閉門獨宿夜厭厭子由夜似聞

梨棗同時種見前子由病酒詩注應與杉篁刻日添糟麴有神

薰不醉續懷寶全楊羔曼家賜薰肌酒一杯雪霜誇健巧

相沾先生坐待清陰滿空使人人歎滯淹

次韻王元豐南遷初歸二首

堯卿字定國文正公旦之孫懿敏公素

之子元豐年中坐東坡事貶賓州監局二年還

問君謫南賓野葛食幾尺

續曹操枕刀習毒野葛至一尺

逢人瘴

髮黃入市胡眼碧

堯卿嶺南人瘴癘所感則髮變黃其眼皆作胡人碧色風土使然也

三

年不易過坐睨倚天壁

師倚天壁謂村嶺也

歸來貌如故妙語

仍破鐫那能廢詩酒亦未妨禪寂

師維摩詰云以善方便毗耶離一心禪寂

攝諸亂意願為尚書郎還賜尚方烏

賜烏見將往終南詩注

江家舊池臺脩竹圍一尺

次公劉禹錫詩青松鬱成鳩脩竹盈尺圍

歸來萬

事非惟見秦淮碧

續劉禹錫江樓宅詩南朝詞臣北朝客歸來唯見秦淮碧秦淮在江寧府

平

生痛飲處遺墨跡棲磴西來故父客金印雜鳴鏞

三槐老更茂

厚三槐王定國家本事其祖祐手植三槐於庭曰吾子孫必有為三公者其後子曰果相真宗

花紫春寂寂中微未可料家廟藏赤烏履詩赤烏凡
凡言周公也

定國相
門之後

孔毅父以詩戒飲酒問買田且乞墨竹次

其韻

酒中真復有何好好而卿嘗之嘉曰孟生雖賢未聞道蘇晉書相温問
孟嘉曰酒有何

公未得酒中趣耳醉時萬慮一掃空醒後紛紛如宿

草以公退之詩云數杯詩腸
蠅暫醉故萬慮醒還新十年揩洗見真妄石女無

兒焦穀稿厚上維摩詰言如焦
穀芽如石女兒此身何異貯酒餅蒲輒

予人空自倒武昌痛飲豈吾意性不違人遭客惱

衡嶽康嶽憤詩性
不違物類致愁憎君家長松十畝陰借我一庵聊洗

心我田方寸耕不盡師五代馮驩王詩但有方寸地留與
子孫耕。厚子黃庭經言寸田尺宅可

俗生也何用百頃糜千金枕書熟睡呼不起好學憐

君工雜擬次公文選有雜擬詩如陸士衡且將墨竹換新

詩潤色何須待東里任論語東里子產潤色之

生日王郎以詩見慶次其韻并寄茶二十

一片任元豐五年黃州作

折揚新曲萬人趨續莊子大聲不入於俚耳獨和先生

于為于厚唐文元德秀為曾山令明皇在東郊命三百里守令

十人繼袂歌于為于于為于者德但信櫝藏終自售論

秀所制曲也帝曰真賢人之言哉豈知盜脫本無撫或公唐武后所舉人無

美玉於斯溫橫而藏竭從冰叟來游宦或公唐武后所舉人無

連車載拾遺平斗量權權侍街肯伴臞仙亦號或公唐武后所舉人無

史盜脫校書即權權侍街潤或公王郎王子立也為子由婿故云耳

儒厚司馬相如大人賦序以為列仙之儒居山澤
棠棣並為

天下士綱棠棣以譬兄弟詩棠棣燕兄弟也○厚史記新垣衍

為天下再拜謝魯仲連曰始以先生為庸人吾乃今日知先生芙蓉曾到海邊郭陵公世傳王子立之兄子高與

不嫌霧谷埋松柏終恐虹梁尚棟桴厚桴屈棟也

無窮如鋸屑援賈胡母輔之傳字彥國王潛世晉與人高論

有味似連珠次公連珠文章一種名晉傳玄叙連珠云所謂小詩

受詔作之而蔡邕張華之徒又廣焉其文辭詞麗而言約不指說

事情必假喻以達其旨而賢者微悟合於古詩勸興之義欲使歷

歷如貫珠易觀而可悅故謂之連珠也感君生日遙稱壽祝我餘年老不

枯未辦報君青玉案續張衡四愁詩美人贈我建溪新

餅截雲腴

增刊校正王狀元集註分類東坡先生詩卷之十九

酬荅下

詩一百四十三首

次韻道潛留別

次公曰先生與道潛同遊廬山

為聞廬山多真隱故就高人斷宿攀

斷宿攀則可以斷宿願所攀慕已

喜禪心無別語尚嫌剃髮有詩斑

在唐僧詩云髮為作詩斑

異同

更莫疑三語

續晉王戎問阮瞻曰聖人貴名教莊老明自然其謂之三語曰同異瞻曰將無同戎咨嗟良久即命辟之時人

謂之三語

物我終當付八還

厚楞嚴經佛言明還曰翰暗還黑月通還戶牖壅還牆宇綠還分別

頑虛還空薛嶺還塵清明還霽齊世間一切所有不出斯類汝見八種見精明性當教誰還

到後與君開北戶舉

頭三十六青山

次公二十六

次韻葉致遠見贈

欲求五畝寄樵蘇以公左太冲魏都賦樵蘇往而无忌注樵木蘇草也。蘇以書樵蘇後變注樵取薪

也蘇取草也到處留題似賈胡願後漢馬援征五溪水疾船不得賈胡到處輒

信命不須歌去汝厚詩逝將去逢人未免歎

猶吾援論語崔子弑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奔而寔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人皆勸我杯

中物續陶詩天運苟如此且進杯中物。子仁李白憶賀監詩昔好杯中物今為松下塵。厚吳折好飲後醉語權貴遂

我獨於君屋上戒飲阮宣命飲折曰近斷飲言以奉殿其背曰看々老逼羸漢忍斷杯中物邪抑而飲之

烏厚武王克殷曰將奈其土衆何太公曰愛其人者兼屋上之烏杜詩丈人屋上烏烏遊人亦好一技文章

何足道厚杜詩文章一小要言屢詰是文殊師佛告文殊師利汝行詣

維摩詰問候文殊師利言披上人者難為酬對深達寔相善說要

法。堯卿維摩詰經曰文殊師利問維摩詰我等各自說已仁者當說何等是菩薩不二法門時維摩詰默然不言文殊師利嘆曰善哉善哉乃至无有文字語言是眞入不二法門

次韻杭人裴維甫

餘杭門外葉飛秋尚記居人挽去舟一別臨平山

上塔

次公臨平山在杭州仁和縣

五年雲夢澤南州

次公杜牧憶齊安郡詩平生睡足處

雲夢澤南州即黃州也

淒涼楚些緣君發

次公宋玉招魂於楚些有些字蓋楚人之語也

邂逅秦淮為子留

次公秦淮在江寧府秦望氣者言江東有天子氣故纓地脉斷連岡改為秣陵方山

是其斷處水為秦淮

寄謝西湖舊風月故應時許夢中遊

次韻段縫見贈

季子東周負郭田

編季子蘇秦也秦東周雒陽人嘗曰使我有雒陽負郭田二頃豈能佩六國相印乎

須知力穡是家傳

次公書云若農服田力穡

細思種莖五十本

厚

遂為渤海太守勸民曰種百本種五十本葱一畦並

大勝取禾三百廩

獲詩不稼不穡胡取禾三

百廩

若得與君連北巷故應終老忘西川短衣匹

馬非吾事只擬關門不問天

次公杜詩自斷此生休問天杜曲幸有桑麻田短衣匹馬

隋李廣看射
猛虎然殘年

次韻滕元發許仲途秦少游

二公詩格老彌新次公二公指言元發少游也醉後狂吟許野人坐

看青丘吞澤芥任司馬相如子虛賦子虛過此鳥有先生言對齊主曰楚有七澤嘗見其一各曰雲夢方

九百里又鳥有先生之言齊曰秋田乎青丘彷彿乎海外吞若雲夢者八九於其胸中曾不芥蒂自歎潢潦薦

溪蘋源左傳澗溪沿池之毛黃汗行際兩邦旌燾光相照

十畝鋤犁手自親次公兩邦旌燾意者滕元發許仲途皆自為太守乎然破題指之為許野人未省十畝

何似秦郎妙天下勤犁又先生自言也明年獻

頌請東巡厚後漢馬融上東巡須安帝奇其文只以公此未向方言少游則兩邦旌燾以言滕許審矣

次韻蔣穎叔

月明驚鶴未安枝堯卿名之奇公嘉祐二年章衡榜與穎叔同登第一棹飄然

影自隨江上秋風無限浪

師白居易詩秋風江上浪無限

枕中春夢不

多時

次公歐陽永叔詞語云來如春夢不多時枕中字特用字耳不必指邯鄲已只翁枕也

瓊林花草聞

前語覆畫溪山指後期

續列商賈等義與之畫畫溪溪畫陽羨則常州也古云陽羨三湖九溪地志云今只有六後其二溪不知其然而六溪之中有荆溪則首受光湖東至陽羨入海坵俗

呼為畫

豈敢便為雞黍約玉堂金殿要論思

畫溪也

蔣詩

第時瓊林宴坐中所言且約同居陽羨。厚皇班固兩都賦序武宣之世崇礼官考文章司馬相如之屬朝夕論思日月獻納

和王荅二首

荅平

異時長怪謫仙人

弄地王平甫熙寧癸丑直崇文館夢有要之至海竟中央宮殿作紫雲臺題宮曰靈芝平甫欲与俱往有人

在宮側隔水謂曰時未至且令去他日迎之至此恍惚夢竟時紫鐘已鳴平甫自是頗有不片為詩曰万頃波濤木葉飛空滿宮殿号靈芝揮毫不似人間世長樂鐘來夢竟時

舌有風雷筆有神

續杜詩下筆如有神。師退之詩舌作霹靂聲。厚董仲舒答董下筆疑有神助

聞道騎鯨遊汗漫

厚杜詩若逢李白騎鯨魚道南問訊今何如。淮南子盧敖遊於北海逢若士謂曰子

如矣吾方与汗漫
憶曾捫蝨話悲辛
懷佐世之志相温入関

期於九坂之上
猛被揭而詣之面談當世之事捫蝨而言旁若无人温察而異之
○次公李白贈張相鑄詩其尾自言曰捫蝨對相公願得論悲辛

氣吞餘子無全目
次公祜衡大兒乳文交于小兒揚德祖餘子

到諸郎尚絕倫
次公謂寫其手與開羽音曰猶未及駢之絕倫漢季也
白髮故交空

掩卷淚河東注問蒼曼
次公退之我不如水東注○子仁杜猶有淚成河經天復東注

嫋嫋春風送渡關
次公楚詞秋風嫋嫋
娟娟霜月照生還
次公古詩有娟

娟新
遲留歲暮江淮上來往君家伯仲間
傳文遲魏文帝典論

之文曰文人相輕自古而然然傳殺之於班固伯仲之間耳
未厭冰灘吼新洛
厚汴渠舊引黃河元

豐中始以洛水易之謂之清汴或謂之新洛
且看松雪媚南山
厚子南山泗州之野山為名都梁山野

梅官柳何時動
厚老杜西郊詩市橋柳細江路野梅香
飛蓋長橋待子閑

次公長橋泗州之橋又曹子建詩飛蓋相追隨○次公皇祐元年作三橋於穎州西湖嘗自作詩云鳴鑼入林遠飛蓋渡長橋

次韻張琬

堯卿字德公治平二年彭汝所榜登第

新洛霜餘兩岸隆

帥亦渠舊引黃河水元豐中始以洛水易之謂之清汴或云新洛

塵埃

舉袂識西風

縮晉書王導不平庾亮之覆推每遇西風塵起李翦自蔽曰元規塵汗人

臨淮自

古多名士

奇士之變也

樽酒相從樂寓公

厚禮諸侯不臣寓公半

日偷閑歌嘯裏百年暗盡往來中知君不向窮愁

老

史公史記太史公曰虞卿非

尚有清詩氣吐虹

送慷慨則氣如虹

和人見贈

只寫東坡不着名此身已是一長亭壯心無復春

流起衰鬢從教病葉零知有雪兒供筆硯

續李必出有歌妓名雪

兒賓客有詩詞中意者即付雪兒叶音律歌之師蘭臺發源慕容容柳有詩贈梓定之韓即席酬之曰盛德好將銀管述麗詞堪與雪兒歌他日柳問其事韓曰昔梁元帝為湘東王時錄忠臣義士文章筆有三日忠孝全者金管書德行精粹者銀管書文章壯麗者琥珀管書

應嗤寵

婦洗盆餅

次公禮記與者老婦之祭也盛於盆尊於瓶注云與或作肅

回來索酒公應

厭京口新傳作客經

次韻王定國南遷回見寄

次公秋水以言劾也室劔光如秋水

要須悍石相龔砥

十年冰蘖戰膏梁

次公冰蘖以言清苦白案天所謂飲冰食蘖也

萬里煙波濯

紉綺

次公後漢史記云在綺縠統袴之中又絕交論云綺紉公子

歸來詩思轉清激百

丈空潭數劬鯉逝將挂浦擷蘭蓀不記槐堂收劔

履

次公定國家有三槐堂又蕭何劔履上殿

却思庾嶺今何在更說彭城

真夢耳

來詩述彭城舊遊

君知先竭是甘井

厚莊子直木先伐甘井先竭

我

願得全如苦李

續晉王戎傳戎嘗与羣兒戲於道側見李樹多實等輩競趨之戎獨不往或問其故戎曰

樹在道邊而多子必苦李也取之果然

妾心不復九回腸

援司馬遷答任少卿書曰是以腸一日而

九回居則忽忽若有所
云出則不知所如往
至道終當三洗髓堯卿太平廣記東

蒙之澤忽遇老丹採桑於白海之濱俄而有黃眉翁指母以語朔
曰昔為吾妻託形於太白之精今汝亦此精也吾却食香氣已九

千餘年目中瞳子皆有青光能見幽隱之物三千年一返
骨洗髓二千年一剥皮伐毛吾生來已三洗髓一伐毛矣廣陵

陽羨何足較公廣陵揚州只有無何真我里余買田

詩以為不如廣陵公編莊子出樂全老子今禪伯張安道也

六極之外而遊无何有之鄉激若挂於前鋒八通豈復問云何公

制電機鋒不容擬公制電機緣交八通豈復問云何公

佛書有它心通也之句又經中每問厚印可聊湏答如是厚

則曰問云何如言天女問云何是已太史公留帶周南桃

摩詰言若能如是相逢為我話滯留公司馬迂自叙云桃

花春漲孤舟起編西漢杜欽傳河決平原杜欽言來年桃花

和王勝之三首

時有桃花水見前
漢志之韓詩外傳

城上湖光暖欲波美人唱我踏春歌

次公異聞集載邢國之子夢一美人

歌踏陽春之曲曰踏陽春人間二月雨和塵陽春踏蓋秋風起愁盡人間白髮人。世之酉陽雜俎云元和初有士人因醉卧方中及醒見古屏上婦人等悉於床前踏歌曰長安女兒踏春陽無處春陽不斷腸士人驚叱之忽然上屏

皆詩酒誰是神仙張志和

次公志和魯國公顛真卿与之友善真卿為湖州刺史与門客會飲乃唱和為漁父詞其首唱即志和之詞曰西塞山邊白鳥飛桃花流水鱖魚肥青箬笠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真卿與陸鴻漸徐士衡李成矩共唱和二十五首迺相誇尚

齋釀如滉漲綠波

續左傳晉侯以齊侯宴投壺齊侯矢矢穆子曰有酒如滉有肉如陵寡君中此与君

興公詩句句有絃歌

子仁杜詩復憶襄陽孟浩然清詩句句盡堪傳

無多日更作新詩繼永和

厚王彞裁之蘭亭記序云永和九年歲在己丑暮春之初會於會稽山陰之蘭亭修禊事也又云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脩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引以為流觴曲水列坐其次

要知太守怜孤客不惜陽春和俚歌

續文選宋玉對楚問云客有歌於郢

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為陽阿垂露國中屬而和者數百人其為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數十人而已引商刻羽雜以流徵國中屬而和者坐睡搏前呼不應後漢劉寬嘗講經於靈帝前被酒坐睡為公雕琢損天和

和田仲宣見贈

頭白江南醉司馬

次公言白樂天也白自号醉吟先生嘗謫江州同馬

寬心時復

喚殷兄

編樂天又有詩云猶有誇張少年如笑呼張文与殷兄

寒潮不應淮無信

客路相隨月有情未許低頭拜東野

厚漢少之醉留孟東野詩云低頭拜東

野頭得然

徒言共飲勝公榮

援晉書王戎与阮籍飲時兗州刺史刘昶字公榮在坐以酒少

不及相无恨色戎異之它日問籍曰彼何如人曰勝公榮不可不与之飲若減公榮則不敢不共飲唯公榮可不与飲

好

詩惡韻那容和刻燭應須便置觥

編齊竟陵王子良嘗夜集幸士刻燭為詩

四韻者刻一寸以此為率。厚南史王泰博素顏朝宴刻燭賦詩

和仲伯達

歸山歲月苦無多尚有丹砂奈老何繡谷只應花

自染

繡谷見送孔郎中注

鏡潭長與月相磨君方傍海看初日

次公近海有浴日亭見日出也

我已橫江擊素波

厚漢武帝秋風詞云橫中流兮揚素波蕭鼓鳴

兮發掉歌

人不我知斯我貴

續老子云知我者稀則我貴矣

不須雷雨起龍

梭

援晉陶侃少時魚於雷澤嘗網得一織梭梭以挂于壁有頃雷雨化為龍而飛去

次韻谷賈耘老

五年一夢南司州

次公南司州者言黃州也唐武德三年於黃州黃陵縣置南司州七年廢其初蓋北

齊武帝置也

飢寒疾病為子憂東來六月并無水仰看古

堰橫奔牛

稟常潤州之潤有奔牛閘

平生管鮑子知我

續史記管仲傳仲曰吾始

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利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為貪知我貧也吾嘗與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為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

嘗三仕三見遂於君鮑叔不以我為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二戰三走鮑叔不以我為怯知我有老母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也子今日陳蔡誰從丘續孔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夜航爭渡泥

水溢牽挽直欲來瓜州次公瓜州則今揚州之瓜步也自言嗜酒得

風痺故鄉不敢居溫柔援趙飛燕外傳飛燕妹名合德成帝幸合德謂為溫柔卿曰吾老是

卿矣不能效武皇求白雲卿定將泛愛救溝壑厚村詩虛名但蒙寒溫問泛愛不救溝壑厚

衰病不復從前樂師張籍詩與君相逢莫寂寞衰老不復從前樂今年太守真

卧龍厚襄陽記曰諸葛孔明為卧龍龐士元為鳳雛司馬懿標為水鏡皆龐德公語也笑語炎天

出冰雹時低九尺蒼鬚髯續杜詩張公一生江海客身長九尺鬚眉蒼過我

三間小池閣故人改觀爭來賀小兒不信猶疑錯

為君置酒飲且哦草間秋蟲亦能歌可憐老驥真

老矣無心更秣天山禾次公天山在伊州伊吾縣薛仁貴三備定天山又退之詠驚驥云飢

食王
山禾

次韻許遵

蒜山渡口挽歸艤

次公蒜山在潤州

朱雀橋邊看道裝

次公朱雀

橋在江寧府晉之建康也劉禹錫詩云朱雀橋邊野草花烏衣巷口夕陽斜

供張已應煩百兩

續陸賈分橐金與諸子曰與汝約過汝之給人馬酒食極數十日而更一歲中以往來過它客率不過再過數擊鮮毋久溷汝為也

擊鮮無久溷諸郎

前漢陸賈分橐金與諸子曰與汝約過汝之給人馬酒食極數十日而更一歲中以往來過它客率不過再過數擊鮮毋久溷汝為也

問禪時到長干寺

次公長干里召在建康李白古樂府有長干行兩首其一云同居長干里兩小無嫌

猜其二云嫁與長干人少頭候

載酒閑過綠野堂

羅襲慶請

風色白詩訛本作長干非也

都作別野其煥館涼臺号綠野堂度野服蕭散與白居易劉禹錫把酒為文章窮晝夜不問人間事。次公以長干寺推之則綠野堂亦在建康矣白注所引則在西京与上不接又裴晉公之綠野堂今豈在乎恐各偶同耳或曰時王介父開居故以綠野堂比之

耳此味只憂兒輩覺

援晉謝安嘗謂王羲之曰中年以來傷於哀樂與親友別輒作數日惡義

之曰年在桑榆自然至此正類然竹
陶寫恒恐兒輩竟損其惟樂之趣
借言夏月盡開高卧北窻之
下清風颯至自謂羲皇上人

逢人休道北窻涼

次韻孫莘老斗野亭寄子由在邵伯堰

邵伯堰在揚州廣陵縣本朝樂史寰宇記云謝安所築
按安傳及至新城築埭於城北人追思之名為召伯埭
然則所謂新城
豈乃廣陵耶

落帆謝公渚

唐李晉書阮裕赴山陵事畢便還諸人相為追之
至方山不相及劉惔歎曰我入東正當泊安石

渚下耳不敢
近思曠傍

日脚東西平

師杜甫詩崢嶸赤
城西日脚下平地

孤亭得小

憩莫景含餘清

子仁遠詩遠峰隱
半規密林含餘清

坐待斗與牛錯落

挂南甍老僧如夙昔一笑意已傾新詩出故人舊

事疑前生

靈房館開元中為盧氏宰為道士邢和璞過夏口入
發佛寺擊鉢池得甍中所藏妻師德志為永禪師畫笑曰

頗憶此邪因悵然
悟前生為永禪師吾生七往來送老海上城逢人輒自

晒得魚不刃莫似聞績溪老復作東都行

次公指言子由也先生

生既自黃移汝故子由亦自監筠州鹽酒稅移知歙之績溪先生未至汝繼得請煇常尋又起知登州而子由自績溪以校書即被召入京亦須由召伯堰至東都於篇末及之

小詩如秋菊艷艷霜中明過此

感我言長篇發春榮

師後漢楊脩書華若春榮滋如清風傳曹子建七啓云辨言之艷能使

窮澤生疎枯木發榮

次韻送徐大正

別時酒醖照燈花

次公杜詩冷花何大喜退之燈花詩云更煩將喜事來報主人翁

知我

歸期漸有涯去歲渡江萍似斗

選家語楚昭王渡江江中有物大如斗直觸王

舟舟人取之王使使問於孔子孔子曰此為萍實者也異時小兒謠曰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斗赤如日剖而食之甜如蜜

年並海棗如瓜

厚漢書李少君曰臣嘗遊海上見交期生食巨棗大如瓜

多情明月邀

君共無價青山為我賒

次公月賦隔千里兮共明月又李白詩今朝賞酒為君傾暫就東山

除月 千首新詩一竿竹不應空釣漢江槎漢江事見退園詩注

次韻徐積徐仲車也詳見卷內

殺雞未肯邀李路續論語荷蓀丈人止子路宿殺雞為黍而食之裹飯先須問

子來厚莊子子輿與子桑友而林雨十日曰子輿曰子桑殆病矣裹飯而往食之公按子桑非子來也豈先生誤認人

名但見中年隱槐市公淮南子云槐市李也樹以青槐又二輔黃圖云明堂辟雍為博士舍三十

區為會市但列槐樹數百行諸生朔望會此市各持其券所出物及經書所與賣買雍容揖讓論槐下

賦蘭臺援宋玉風賦云楚襄王游於蘭臺之宮有風颯然而至者王乃披襟當之曰快哉北風海山入

夢方東去風雨留人得暫陪若說峨眉眼前景公

峨眉山在嘉州峨眉縣而眉州眉山縣正對之故州縣得以為名先生眉人也

次韻趙令鏐堯勳宗室

東坡已報六年穰續許然言歲在金穰水毀木飢火旱公在子言庚子北居畏壘之山三年畏

聖大猷先生在黃惆悵紅塵白首郎次公先生至常州以遇
州凡踰六年故云登州至登州五日召為禮部郎中則所謂白首郎者謂此也
馮唐願軀皆云白首為郎又京師有東華軟紅香塵之語

上溪山猶可見次公先生自黃徙汝起知門前冠蓋已

相望次公漢書使故人年少真瓊樹陳晉書王戎有人論

仙歌云宗之備西美少年故如玉樹臨風前落筆風生戰堵墻

端向甕間尋吏部世為吏部郎常

去厚杜詩集賢文士如堵飲酒容賦比舍郎陳執事因醉夜至其甕間立飲之為掌酒所縛

老來專以醉為鄉厚唐王績字无功游北山東臯君書

又采杜康餼飲以來善酒者為譜李淳風曰君酒家南董也所居

東南有盤石立杜康祠祭之尊為師以焦革配者醉鄉記以擬劉

次韻王定國得願侔二首

仙風入骨已凌雲續司馬子微謂李白有仙風道骨自馬相如奏大人賦登帝懸二然有凌雲氣遊天

地之意秋水為文不受塵公此杜詩秋水為一噫固應

號地賴任莊子地賴則寂寂是已又云大塊噫餘波猶足挂

天紳次公禹貢餘波入于流沙買牛但自捐三尺買牛見

地注云廣三尺言朔也漢高祖射鼠何勞挽六鈞言子鈞之

弩不為鼯鼠而發機莫向百花潭上去公在頴州

醉翁不見與誰春厚歐陽文忠公自號

滔滔四海我知津長沮曰是知津矣問於桀溺桀溺曰

者天下每愧先生植杖芸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

皆是天自少多言聞晚道援老子多言數窮又

體不勤五穀不分孰從今閉口不論文與杜詩重灑翻白獸樽中酒

厚魏正旦元會設曰獸搏於殿庭搏蓋上施
白獸若有人能獻直言者則發此樽飲酒 歸煮青泥坊底

芥後狂詩飯煮青泥坊底芥 要識老僧無盡處牀前牛蟻不曾聞

晉書殺仲堪父嘗患耳聾聞林下蟻動謂之牛聞

次韻王震堯卿字子發

鶻文過我治平間霧豹當時始一班續戰國策陶谷子不修德而富二倍

其妻泣曰南山有玄豹霧雨七日不下食將欲以隱其毛衣而成文章也况豕不擇食故肥而死无幾陶谷子披誅○厚晉書王獻之年數歲嘗觀門生擣齏曰南風不競 聞道吹噓借餘論故

門生曰此即亦管中窺豹時見一斑 教流落得生還清篇帶月來霜夜妙語先春發病

顏詩酒暮年猶得用竹林高會許時攀續晉書蘇康所与神交者

惟阮籍山濤与其流者向秀劉伶藉兄子咸士戎遂為竹林之遊謂之竹林七賢云

次韻周邠周開祖也○子仁熙寧中公倅杭州開祖為戲唐宰

次韻周邠周開祖也○子仁熙寧中公倅杭州開祖為戲唐宰

南遷欲舉力由科續漢文帝詔孝悌力田者復其身三徑初成樂事多

次公將謂為三徑以待來仲牧仲而陶淵明曰聊欲絃歌以為三徑之資可乎豈意殘年踏朝市次公

杜詩看射猛虎滿殘年又云但使殘年飽粳飯有如疲馬畏陵坡羨君同甲心

方壯笑我無聊鬢已皤何日西湖尋舊賞次公西湖

西湖也先生與周開祖舊游之地淡煙疎雨暗漁蓑厚蓑志和漁父詞青鷺笠緜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

次韻胡完夫宗愈

青衫別後尚爛斑類曰秦天詩就中位下誰十載江湖困

抱關厚蕭望之不從霍光以射策為都署小宛東門侯時王翁仲謂望之曰不肯碌碌反抱關為對曰各從其志也老

去上書還北闕援孟浩然詩北闕休朝來拄笏望西山

編晉書相中謂王徽之曰卿在府日久比當相料理徽之相從

杯酒形骸外次公壯子今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外不亦過乎笑說平生

醉夢間萬事會道客伯始厚字後漢胡廣字伯始練達事休

問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白頭容我占清閑

次韻錢穆父錢穆父

老入明光踏舊班明光殿名在桂宮之中閔中記曰

光殿之上復道從宮中西上城西至建章宮神明臺蓬山三秦記曰未央宮漸臺西有桂宮之中有明光殿金祀玉階班固西都賦曰自未央而連桂宮

亦明光而巨長樂染鬢那復唱陽關蘇主維詩勸君飲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

故人故人飛上金故人○次公○劉禹錫詩唱得涼州意外声佳唐人嗤數米嘉榮近來時世輕年少好染鬢鬚第後生

鑾殿次公唐東內大明宮之中有金鑾殿記云在還周殿之西

李翰林別集序云翰林在唐天寶中賀監以名聞於明皇帝召見金鑾殿降步輦迎如見綺皓於是置之金鑾殿出入翰林中

李白詩翰林秉筆回英眎麟閣岍嶧誰可遷客來從飯顆山

見承恩初入銀臺門著書獨在金鑾殿援李白朝杜甫云飯顆山前逢杜甫頭戴笠子曰卓午借問因何太瘦生只為從來作詩苦次公蓋李白譏甫巖巖言甫之為詩

如砌飯為山也故先生每用飯山字曰李白惜嫌飯山瘦又曰不獨飯山朝我瘦又曰只有清詩朝飯顆是已而士大夫有因為之

穎山之名未詳大筆推君西漢手續唐李嶠為鳳閣舍人

嶠為一言置我二劉間劉向劉歆父子俱以文章李嶠

日朕當在二劉之間便須置酒呼同舍看賜飛龍出帝

閑續翰林李士初除例賜名馬李白詩云勒賜飛龍二天馬黃

次韻答完夫穆父

掖垣老吏識郎君援劉慎詩誰謂相去遠階此西掖垣注引

並轡天街兩絕塵續莊子夫子汗

血固應生有種厚大蛇馬皆汗血其先天馬子也

夜光那復困無因援史記鄒陽云夜光之璧以暗投

豈知西省深嚴地堯卿

州謝上表云臣自西垣入叨內府
既在深嚴之地乃當繁劇之秋

也着東坡病瘦身免使

謫仙明月下強歌對飲只三人

選李白詩李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今先生言

其古胡完夫錢穆父自為三人也

次韻答蒲思復

弄知名中行

自甘茆屋老三間

政公此詩乃先生召還朝在西掖時所唱和也茆屋三間猶假之詩一間茆屋之類

也豈意彤庭綴兩班紙落雲煙供醉後

續杜詩八山歌稱張旭云

揮毫落紙如雲煙。任蒲岳作揚州詩云動翰若飛紙落如雲

詩成珠玉看朝還詩朝

罷香煙博備袖詩成珠玉在揮毫。師江淹謂郭華曰子之吟唾成珠玉吐氣如虹霓

誰言載酒山無

賀援李白憶賀監詩稽山無賀老却掉酒船回

記取啼鳥巷有顏

續吳苑陽顏

後有烏街鼓集顏所居之村烏口皆傷一境以至琴鼓慈鳥來萃街鼓之象故令聲者遠聞即於其地立觀名為烏傷王莽改為烏

孝以彰其行歐陽詢藝文類聚又作東陽顏烏但恐跛祥隨赤驥青雲飛步不

容攀

次公呂氏春秋千仞之山而跋特至其上凌遲故也又周

善青雲何至與驚馬爭路

○師杜詩赤驥頓長鞭

和蔣發運

夜語翻千偈

次公晉書鳩摩羅什

從師授經日誦千偈書來又一言此身真

佛祖何處不義軒船穩江吹座樓空月入樽遙知

思我處醉墨在頽垣

和人假山

新添

仙掌賈氏談銀云華岳掌其石用紫正

上黨攬天碧玉環

次公上黨潞府也此言太行山劉禹錫詩

也絕河千里抱商顏

次公商顏四皓所隱也在黃河之東

觀煙雨三峯外

次公華山三峯

都在靈仙一掌間

厚華山首陽山黃河流於二山間古語云此本一山當何水過而曲行何神巨靈以手擘開其上以足消離其下以通流今華山

有手跡仙造物何如童子戲次八之佛書童子寫真聊發使

君閑何當挈取西征去畫作圍牀六曲山

次韻錢舍人病起

牀下龜寒且耐支

編史記龜文傳南方老人用龜支牀足行二十餘歲老人死後牀龜尚生杯

中蛇氣未應衰

厚晉書樂廣嘗有親客久閑不復來廣問其故荅曰前在座蒙賜酒方欲飲杯中蛇影

意甚惡之既飲而疾于時河南聽事壁上有角漆弓盈作蛇影意杯中蛇即角弓影也復置酒於前外謂客曰杯中復有所見不荅

曰所見如初廣乃告其所

殿門明日逢王傅

次八公東方朔

謂期諾殿門也王傅事賈誼為長沙王大傅。師杜甫贈鄭夷然台州詩云賈生對鵬傷王傅蘇武看羊陷賊庭 櫺具

爭先看不疑

厚前漢雋不疑見暴勝之冠進賢冠帶櫺具切應劭曰櫺具木標首之制櫺落大壯也晉灼曰

古長初首以玉作鹿盧形刻木作山形如蓮花未敷時今大綱木首其狀似此櫺音磊

坐覺香煙攜袖

少 蘇梅李士詢好焚香每晨起必焚兩爐以公服單之撮其袖以

出坐矣撒開郁然滿堂杜詩朝罷香煙滿袖。悼韋賢詩御

相出朝時爐煙滿袖丞獨愁花影上廊遲李程為翰林李士性懶日過

八博乃至王時八博乃至王時何妨一笑千痾散絕勝倉公飲上池公

扁鵲渤海鄭人也姓秦氏少為人舍長舍宮長桑君君過扁鵲獨奇

之常謹遇之長桑君亦知扁鵲非常人呼扁鵲私坐與語曰我有

禁方年老欲傳與公公毋泄乃出其懷中藥與扁鵲曰飲之以上

池之水三十日當知物矣乃悉取其禁方書與扁鵲忽然不見今

詩言倉公誤以為溥子意

次韻和王鞏

謫仙竄夜郎謫仙竄夜郎子美耕東屯子美耕東屯

又如鉞水翻厚退之詩文如翻爭鋒雖剽甚子七漢書

觸抵羊藩觸抵羊藩孤光照微陋耿如月在盆歸

來千首詩

援杜牧詩千首詩輕万户侯

傾瀉五石樽

厚壯子今子有五石之瓢何不慮以

為大樽而浮於江湖

却疑彭澤在頗覺蘇州煩

項公彭澤開明也蘇州韋應物也

看鄒忌子廉折配春温

援史記鄒忌子論琴大絃濁以春温者君也小絃廉折以清者臣也

知音必無人

師鍾子期死伯牙絕絃

壞壁掛桐孫

師凡翰實而未虛惟桐反是故

琴材以孫校為貴

次韻李脩孺留別二首

十年流落敢言歸

次公先生自開封府推官乞外任初俸抗徙知密自密徙徐徙湖而謫黃者五年且

後汝越知登而後入

魚鳥江湖只自知豈意青天掃雲霧

次公晉察

廣博漸介使諸子造焉曰此人之水鏡見之豈然若披雲霧而觀青天今先生指青天為人君

盡呼黃髮寄

安危

編書調效黃髮則罔所愆

風流吾子真前輩人物他年記一

時我欲折緇留此老

厚前漢終軍入關吏与緇曰為復傳還當以合將軍曰丈夫西遊終不

復傳還奔縵去。○次八公按注蘇林曰縵帛也。也舊。開出入皆以博博煩因裂縵縵頭合以爲符信也。縵衣誰作好

賢詩縵縵衣詩名禮記孔子曰縵縵非可折者折縵之義主如巷伯縵縵非可折者折縵之義主於留則不欲使復出開

此生別袖幾回塵夢裏黃州空自疑何處青山不

堪老當年明月巧相隨窮通等是思家意衰病難

堪送客悲好去江魚煮江水劔南歸路有姜詩漢列女姜詩妻龐氏傳詩母好飲江水去舍六七里妻常泝流而

後後值風不時得還母鵲詩責而遣之妻乃寄止鄰舍晝夜紡績市珍羞使鄰母以意自遺其姑如是者久之姑怪問鄰母鄰母具對感無呼還姑嗜魚鱸又不能獨食夫婦常力作供鱸呼鄰母共之舍側忽有湧泉味如江水每旦輒出雙鯉常以供膳故今地名有姜詩鎮

次韻黃魯直赤目

誦詩得非子夏學下商字子夏為詩序毛公詩自謂紬

史正作丘明書厚司馬遷答任少卿書天公戲人亦薄

相略遣幻翳生明珠願君年來弄鮮腴百千燈光

同一如次公維摩經言无尽灯者譬如一灯然百千灯真者皆明明終不尽書成自寫蠅頭

表讀齊衡陽王勳嘗手自細書五經置巾箱中侍讀賀玠曰殿下自有墳素何須蠅頭細書端就君王

覓鏡湖唐賀知章天宝初病夢游帝居數日寤乃請為道士還鄉里詔許之以宅為千秋觀而居又求周宮湖數頃

為放生池有詔賜鏡湖剡川一曲

和周正孺墜馬傷手堯卿名尹嘗為御史成都新樂人

平生學道已神完豈復兒童私自憐次公陸機詩願效

詩躡躡還自憐杜甫請歸來始自憐。師楚詞宋玉九辨惆悵兮而私自憐。醉墜何曾傷內守

子醉者之墜車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色憂當為念先傳厚案上字下

數日不出有墨色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書空漸覺新詩健後晉魏瓘

悲言夷神委命談諒不疑但終日書空作咄咄怪事四字而已。把蟹行看樂事全厚案上字下

酒滿數百斛，瓶四時美味置兩頭。右手持酒，
杯左手持蟹螯，拍浮酒船中，便了足一生矣。
直大呼鄉友作新年，賣却老驄爲酒。

和黃魯直燒香二首

四句燒香偈子

次公公金剛經偈
謂之四句偈

隨香遍滿東南，不是

聞思所及

次公公楞嚴經觀音從
聞思修入三摩地

且令鼻觀先參

次公公佛
有觀想

伏觀鼻端白
謂之鼻觀

新添香之妙意非聞與
思所從入也

萬卷明牕小字眼花，只有爛斑一炷煙，消火冷半

生年老心閑

再和二首

來詩言飲酒
畫竹石草書

置酒未逢休，休便同越北燕南

次公公休休漢制也蓋言
惟得休休假而後相聚

不然則如越之北而燕之南也，越在南而居，且復歌呼相和。

隔牆知是曹參

後園聞史醉歌呼乃反取酒張坐飲大歌呼

與相和○子七退之詩隔牆聞醉呼

丹青已自前世

厚王維詩宿世緣詞客前生應畫師

竹石時窺一斑

王獻之觀門生擢蒲曰南風不競門生曰此郎亦管中窺豹時見一斑

五字當還靖節

時號靖節先生善五字詩

數行誰似高閑

厚唐高閑上人善草書韓退之有送高閑序言閑之於書有張

旭之心

次韻曾子開從駕二首

名筆

街槐綠闇雨初勻瑞霧香風滿後塵清廟幸同觀

濟濟

厚詩清廟祀文王也其詩曰濟濟多士秉文之德

豐年喜復接陳陳

而前漢書有云太雍容已厭食天庖賜俯伏初嘗貢茗新

輦路歸來聞好語

厚李賀詩沙路歸來聞好語旱火不光天下雨

共驚堯顛

類高辛

次公高辛帝譽乃堯之父也堯以言宋哲宗而高辛以言宋神宗用堯類字則孔子出家載孔子立於鄭之東門鄭人謂子貢曰東門有人其類似堯今借此以言宋哲宗之類宋神宗也

入仗魂驚愧草萊一聲清蹕九門開暉暉日傍金

輿轉

次公杜詩竹日靜暉暉金輿以言天子之乘輿而字則易有困于金輿

習習風從玉宇

來

次公詩習習谷風劉休玄詩玉宇求清風流落生還真一芥周章危立近

三槐

學士班近執政○厚左思吳都賦輕禽佼獸周章夷猶注周章夷猶恐懼不知所之也周禮面三槐三公位焉○堯

御楚詞曰聊翔游共周章道傍儻有山中舊問我收身早晚回

再和

眼花錯莫鬢霜勻

次公鮑昭行路難云今日見我顏色衰意中錯莫與先異

病馬羸

驢只自塵牽引拾遺叨侍從

續杜詩拾遺曾奏數行書懶性從來水中居奉引

騎涉苑馬幽棲合鈞鄧江

思歸少傳羨朱陳

厚百樂天以魚文云我昔近侍叨奉引

仕有詩云憶昨旅遊切迄今五十春孤舟三過楚羸馬四經秦一
生苦如此長羨朱陳民朱陳村在徐州豐縣去縣遠而官事少如
深山中民俗淳質一村惟宋陳兩姓世為婚
烟民安其土無羈旅行役之勞故多壽考 衰年壯觀空驚

目嶮韻清詩苦開新最後數篇君莫厭擣殘板柱

有餘辛次八此句士大夫傳云當時有問先生句義何如先生
曰言其辣也○子七詩話云先生在北扉和辛字韻詩

韻害東而往返不已先生厭之復和云云韻問
客曰解此否謂唱首多辣氣故尔詩話板作塵

憶觀蒼海過東萊日照三山迤邐開次八三山於寰
宇記載在萊州

掖縣注云在海之南岸先生
赴密州時有詩屢詳注矣 挂觀飛樓凌霧起仙幢寶蓋

拂天來不聞宮漏催晨箭王堯卿狂詩五夜
偏聲催曉箭 但覺蒼陰

轉古槐供奉清班非老處會稽何日乞方回時方闕
會稽守

○編晉郡借字方回為徐充二州刺史其子超為依
陳老病乞閑地自養相温大喜即轉為會稽太守

偶與客飲孔常父見訪方設席延請忽上

馬馳去已而有詩戲用其韻答之

揚雄他文皆不奇

次公前漢書有云他文未能稱是

獨稱觀耕居井湄

橫揚雄作酒箴以諷諫成帝其文為酒客雜法度士譬言之於物曰子道耕矣觀耕之居居井之湄處高臨深動嘗近危云云

酒

客法士兩小兒陳遵張竦何曾知

厚道見揚雄酒箴大喜謂張竦曰吾與尔

舊是矣足下苦心自約而我放意自恣官爵功名不減於子而差祭顛不優即竦曰子欲為我亦不能五呈而效子亦敗矣

主

人有酒君獨辭解囊何不左手持

援畢卓曰左手持蟹螯右手持酒杯拍浮

酒船中便足了一生矣

豈復見吾橫氣機

續列子與李咸見壺子出曰吾無得而相焉壺子曰

是殆見吾橫氣機也明日又來立未定自失而走

遣人追君君絕馳盡力去花

君自疑

援維摩經言天女散花至大弟子便若

醍醐與酒

同一卮請君更問文殊師

任醍醐蓋醇酪之美者解言人聞正法如食醍醐然其與酒自

是兩般然如憚師亦有飲米汁子者惟文殊能知其同異蓋文殊最為智慧故也

次韻劉貢父獨直省中

明德畏日曉天曠高柳鳴蜩午更喧筆老詩新疑
有物心空客疾本無根隔墻我亦眠風榻上馬君

先瓊月軒共喜早歸三伏近續漢武帝詔賜從官肉太

伏日當早歸請受賜解衣盤礴亦君恩厚軒子宋元君尺璧有

遂拔劔割肉懷去使人視之則解衣盤礴贏

次韻王定國倅揚州

此身江海寄天遊任莊子心無天遊一落紅塵不易收未許

相如還蜀道吹公司馬相如建節使西南夷至蜀太守空

教何遜在揚州續杜詩東閣官梅動詩興還如向遜在揚州

吟詠其下後居洛因思梅花再請其任從之抵揚州花又驚白酒

方盛遜對花彷徨終日。師向遜梁時人有詩名

催黃菊尚喜朱顏映黑頭火急著書千古事

次公劉禹錫詩

勸君火急添功用

虞卿應未厭窮愁

虞史記虞卿不得意乃著書上採春秋下觀近世曰節義稱号

揣摩政謀凡八篇以刺譏國家得失世傳之曰虞氏春秋太史公曰虞卿非窮愁亦不能著書以自見於後世云

次韻張舜民自御史出倅虢州留別

玉堂給札氣如雲初起湘纍復佩銀

次公舜民字云叟元豐辛酉為環慶

帥屬明年責監郴州酒稅柳屬湖湘故以湘纍稱之也尋以年勞賜五品服元祐初還朝赴試玉堂有即事詩上王文二內翰云晚陪策試玉堂深是時先生為內相見其起廢服銖佩銀試於玉堂而喜也玉堂翰林院也前漢李尋傳父汗玉堂之署又漢司馬相如賦上林尚書給筆札又漢武讀大人賦飄々有凌雲氣師揚雄反騷因江潭而注記考欽弔楚之湘纍節晏曰注往也李奇曰諸不以罪死曰纍弔屈

樊口淒涼已陳迹

昔与張同游武昌樊口來詩中

及之援蘭亭叙云

班心突兀見長身

臺史謂御史立外為班心續退之孔戣

墓銘云孔出三十八

江湖前日真成夢

鄒杜他年恐卜

吾見其孫白而長身

鄰或公郭杜屬長安舞民鄉里也

此去若容陪坐嘯故應客主盡詩人

厚後漢南陽人歌曰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

和王晉卿

并叙。任元祐四年己巳作

元豐二年予得罪貶黃州而駙馬都尉王誥亦坐累遠謫不相聞者七年予既召用而誥亦還朝相見殿門外感歎之餘作詩相屬詞雖不甚工然託物悲慨阨窮而不怨泰而不驕矜其貴公子有志如此故和其韻欲使誥姓名附見予詩集中然亦不以示誥也誥字晉卿功臣全彬之後云

先生飲東坡獨舞無所屬當時挹明月對影三人

足演李白詩奉杯邀明月對影成二人醉眠草棘間蟲虺莫予毒醒來送

歸鴈一寄千里目厚唐詩云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悵然懷公子旅食

父不玉後杜詩旅食京華春又前漢陳咸著侈玉食顏師古曰玉食美食如玉也又晉王濟博濟麗服玉食蓋濟為晉

駙馬則於晉卿用之宜矣欲書加食字遠託西飛鵲交公古詩呼兒烹鰓魚中有尺素書

上有加食食下有長相憶謂言相濡沫濕相濡以沫未足救溝瀆

厚杜詩汝愛不救溝瀆吾生如寄耳援魏武詩人生如寄耳何者為禍福不

如兩相忘又公莊子不如相忘於江湖昨夢那可逐上書

得自便歸老湖山曲師公自黃量移汝州表乞常州居住詔許之躬耕二頃

田嶽蘇秦曰使我有負郭田二頃豈能佩六國相印乎自種十年木任太史公云十年之許樹之以木

豈知垂老眼對此金蓮燭以公金蓮燭惟至尊用之

殿召對夜文方能宣賜金蓮燭送扁院先生時為翰林李士也公子亦生還仍分刺史竹

續漢文帝初置郡守竹使符各賢愚有定分樽俎守尸祝

分其半右留京師左与郡守也厚莊子庖人饑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文章何足云執技等醫卜次公杜詩

文章一小技於道未為尊文司馬遷云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朝廷方西顧羗虜驕未

伏遙知重陽酒白羽落黃菊後季白九日登巴陵置酒望洞庭水軍云白羽落酒

樽○帥子路云白羽如月赤羽如日謂矢也羨君真將家浮面氣可掬表天

實執君語則赤氣浮面為將勿多殺人何當請長纓一戰河湟復厚漢書終

纓以羈南越王而致之闕下○後杜牧詩文思天子復河湟

次韻劉貢父所和韓康公憶持國二首

夢覺真同鹿覆蕉厚列子鄭人有薪於野者擊鹿藏諸窟

為夢順塗而誅其事傍有聞者用其言而取之其妻又疑其為夢

薪者歸復真夢其藏之之處又夢得之之主案所夢而尋得之遂

相君脫屣

自參寥子次公相君字出史記范睢傳顏紅底事髮先白室

迹何妨人自遙師詩其室則狂似次公應未怪接美寬

公提相曰次公醒而狂何必酒也醉推東閣不須招厚公孫弘開東閣以延賢人也接毫

欲作衣冠表盛事終當繼八蕭唐蕭氏自稱及漢八宰相次公世有衣冠盛事圖

閉戶端居念獨深師前僅陸賈傳呂太后時王諸呂陳平患

陳平方念不見賈曰何念深也平曰生揣我何念賈曰足下位

於上相食万户侯可謂極富貴无欲矣然有憂念不過患諸呂耳

小軒朱檻憶同臨燎須誰識英公意英公為其姊作粥

老矣能幾進粥師唐李勣黃髮聊知子建心子建與楚王彪別詩云王

已託西風傳絕唱且邀明月伴孤斟子建詩幸杯邀

明他時內集應呼我下客先判平醉墮簪次公謝安

集而謝道蘊有未若柳絮因風起之句。
元史記淳于髡傳前有墮髮後有墮簪

次韻劉貢父叔姪鳧駕

玉堂孤坐不勝清

玉堂見卷內次韻張舜民詩注

長羨枝鄒接長卿

公次

前漢梁孝王來朝從鄒陽枝乘載忌之持相如見而說之因病免客梁枝之游云云

只許隔墻聞置酒

師杜甫詩隔屋喚西家借問有酒不搗頭過濁醪展席俯清流

時因議事得聯名機雲似

我多遺俗

師晉陸機陸雲兄弟皆有文名

廣受如君不治生

師前漢陸贄疎受叔

姪婦若散囊中金不為子孫之計或問其故曰賢而多財損其志愚而多財益其過

共託屬車塵土後

鈞天一餉夢中榮

厚相如賦有犯屬車之清塵應劭曰六駕屬車八十一乘又史記趙簡子夢与百神

游於鈞天廣樂九奏万舞不類三代之樂其声動人心

次韻荅張天覺二首

車輕馬穩轡銜堅但有蚊蚋喜撲綠截斷口前君

莫問人間差樂勝巢仙

次公列子云齊桓公轡銜之祭又莊子人間世言養馬曰適有蚊蚋

樸錄而附之不時則决衝毀首碎骨出動樸作樸字音昔木反又
韓退之記夢詩云口前截斷第二句綽塵顧我顏不歡乃知神仙
未賢聖護短憑愚激我敬我寧
屈曲身出間安能從汝祟神仙

馭風騎氣我何勞且要長松作土毛亦如訶佛丹

霞老却向清凉禮白毫

次公莊子言列子馭風而行又乘雲氣騎字則云騎日月也丹霞老天然

禪師也初於惠林寺遇天大寒師取木佛焚之入或議師曰吾
燒取舍利人曰木頭何有師曰若尔者何責我乎而清凉山万菩
薩所在師張天竟為河東提刑行部至五臺山游清凉山有神光見

次韻王都尉偶得耳疾

君知六鑿皆為贅我有一言能决疣

竊莊子以生為贅贅挂疣以死為决

疣貴癰也病客巧聞牀下蟻

厚並曰毅仲堪父嘗患耳聰聞牀下蟻動謂之牛鬪也癡人

強覩棘端猴

援韓子云燕王好伎巧而人妄進曰臣能於棘刺之端造沐猴

聰明不在

根塵裏藥餌空為婢漢憂但試周郎看聾耳否曲音

小誤已回頭

蘇周瑜字公瑾少精音樂雖數爵之後其有闕瑜必知之知之必顧時謠曰曲有誤周郎顧

僕領貢舉未出錢穆父雪中作詩見及三

月二十日同遊金明池始見其詩次韻為答

雪知我出已全消花待君來未敢飄行避門生時

小飲忽逢騎吏有嘉招魚龍絕技來千里

師金明池設水戲作

魚龍鳧鴈之戲設機於內皆如真焉

斑白遺民數四朝知有黃公酒壚在

蒼顏白髮自相遙

厚主戎常經黃公酒壚下過顧謂後軍客曰吾昔與岳叔夜阮嗣宗酣暢於此竹林

之游自楚阮云亡吾便為時之所羈紲今日視之雖近迥若山河

次韻魯直嘲小德小德魯直子其母微故

其詩云解著潛夫論不妨無外家

進饌客爭起小兒那可涯

德晉裴秀少好孝有風操八歲能屬文叔父徽有盛名實安其甚

象秀年十餘歲有誦徽者出則過秀然秀母賤嫡母宣氏不之禮
嘗使進饌於客見者皆為之起秀母曰微賤如此當應為小兒故
也宣氏知之後遂止莫欺東方星三五自橫斜及下也夫人無妬忌
之行惠及賤妾進御於君知其命有貴賤能盡其心矣其詩曰雪
彼小星三五在東住云嘒微貌小星衆無名者三三五囑四時更

見

名駒已汗血老蚌空泥沙

公前漢禮樂志大一沉天馬下厩赤汗沫流緒應劭曰

大宛馬汗血也又魏志孔融見韋元將中將
畧之與其父端書曰不意雙珠近出老蚌

但使伯仁長還

輿絡秀家

師晉周顛母李絡秀少時在室顛公父浚為安東將
軍崙出獵遇雨止絡秀家會其父兄不在絡秀聞

浚至與一婢於內宰猪羊具數十人之饌甚精辦而不聞人声浚
因求為妾其父兄不許秀曰門戶珍悻何惜一女若連姻貴族將
來庶大有益矣父兄許之遂生顛及嵩謨而顛等並列顯位絡秀
謂之曰我屈出即為改家妾門戶計耳汝不與我家為親吾亦何惜
餘年顛等從命由此李氏遂得為方雅之族顛字伯仁

景仁和賜酒燭詩復次韻謝之

時公方
進新樂

笙磬分鈞上下堂

舊說堂上之樂皆受笙
磬堂下之樂皆受磬鈞游魚舞獸自

奔忙任荀子執巴鼓瑟而游魚朱絃初識孤桐韻舊樂金石聲高

而絃聲微今樂金石與絲聲皆著王瑄猶聞和黍香舊法以尺生律今以黍定律以律生尺

後漢志奚景於九疑山萬事方今咨伯始一斑我亦愧王瑄若得玉瑄十有二

真長次公伯始胡廣也後漢本傳不言曰萬事不理問伯始

競門生曰此即亦管中窺豹時見一斑此生會見三雍就無

復寥寥歎未央援三雍者明堂靈臺辟雍也乃光武時事

次韻劉貢父春日賜幡勝年戊辰作

寬詔隨春出內朝三軍喜氣挾孤貂每春行寬大之詔

內朝字出周禮又左傳鏤銀錯落翻斜月翦絲續紛舞三軍之士皆如挾纊

慶霄續慶霄詩字臘雪強飛纔到地前一日微雪○弄堯卿

猶勝嶺南看曉風偷轉不驚條援左傳曰風不鳴條雨不

秀不到地

世風不鳴條
開甲散萌而已
脫冠徑醉應歸卧
便腹從人笑老韶
是日幕以賜酒○厚弟子朝邊韶
曰邊孝先腹便便懶讀書晝日眠

再和

與君流落偶還朝
過眼紛紛七葉貂
漢金日磾
世名忠孝七葉

內侍而左太中詩金張
籍舊業七葉班漢韶
莫笑華顛風采勝
堯卿荆楚歲時
記曰立春日悉

前剪綵為燕子以戴之貼宜春字○厚
蔡邕賦云華顛文人蓋老者之稱也
幾人黃壤隔青霄
行

吟未計窮騷雅坐嘯猶能出教條
樓楚岳原行吟澤畔
坐嘯事見趙郎中見

和戲復
答之詩
記取明年江上郡
五更春枕夢春韶

葉公秉王仲至見和次韻答之

紛紛方暑亦堪朝
師論語當
暑紛紛給
歲晚凄風憶皂貂
厚戰國
策蘇季

子黑貂
之裘
共喜鴛鴦歸禁禦
心知日月在重霄
君如老

驥初遭絡我似枯桑不受條任條桑字別詩七月強鑷霜須管
彩勝蒼顏得酒尚能韶

再和

衰遲何幸得同朝温勁如君合再韶次公韶侍中冠也漢儀侍中冠武弁

大冠亦曰惠文冠加金璫附蟬為文貂尾為飾謂之貂蟬注云侍中服之則左貂常侍服之則右貂董巴輿服志云金取堅剛百鍊

不耗蟬取居高飲清貂取內勁悍外温潤本趙武靈王胡服之制表秦皇破趙得之賜侍中誰惜異材蒙徑

寸自慙枯枿借凌霄蘇左太冲詩樹寸莖立陰此百尺條凌霄霄花

也光風泛泛初浮水紅糝離離欲綴條厚楚詞光風轉蕙泛崇蘭

又韓退之詩始見洛陽春桃枝綴紅糝後日一樽何處共奉常端冕作咸

韶韶堯之樂曰咸舜之樂曰韶○師奉常大常也

次韻秦少章和錢蒙仲

碧畦黃隴稻如京

任詩曾孫之使如

歲美人和易得情

鑑裏移舟天外思

李詩人行明鏡中鳥渡屏風裏○次

過山陰道如明鏡中行是也

地中鳴角古來聲

厚東漢公孫瓚書云袁山

園故國城空在潮打西陵意未平

次公先生第二篇次

家仲宣越州之子弟乎先主詩使西陵此正越州也○李白送人

卒越中山水詩西陵遠越臺是也又劉禹錫金陵詩山園故國周

遭在潮打空
城寂寞回
一子有如雙白鷺隔江相照雪衣明

玉真妃有一鸚鵡其毛色白名之曰雪衣如先生與陳述古詩記

得金籠放雪衣自注云當生日杭人為之放為觀此則凡羽毛之

色白者皆可

次韻錢越州

髯尹超然定逸羣

次公髯尹以言錢越州諸葛亮與關羽

先尤未及髯之

南遊端為訪雲門

次公雲門寺在越州

杜詩若耶溪雲門寺

仙歸侍玉皇案越州有蓬萊閣元微之越州詩云我老鶴

來乘刺史轎厚侯制二千石朱兩轎已覺簿書衰

老子次公東漢馬援為隴西太守任更以駭惚其大体而已諸曹白外事接輿曰此必掇之任何足相煩頗哀老子使得

遊故知邊豆有司存事則有司存年來齒頰生荆

棘習氣因君又一言

次韻答劉景文左藏景文有詩云雲間嶺二丘

旌旗公在胥山把酒時笑語殘番留湛輦風流千載吳兒湖山日落丹青煥樓閣風收雨露滋誰使置蕭江

上住胷中事業九門知自往云是日大霽

我老詩壇仆鼓旗後杜牧之詩今代風借君佳句發良

時上儂誦佳句新但空賀監杯中物昔好杯中物今為

下莫示孫郎帳下兒予畏開刻荆州嘗自依書欲与孫伯

符以示祿正平正平出之言如是為欲使孫策帳下兒讀之邪將
使張子布見乎又孫策傳住引江表傳曰策時雖有位號而士民
皆呼為孫郎夜燭催詩金燼落次公老杜詩片雲空頭上上里應是雨
孫郎客又前輩多秋芳壓帽露華滋故應好語如肥瘠續
刻燭為詩賓沙路曲云沙路歸來聞好語旱火不光天下雨有味難名
又杜牧詩杜詩韓筆然來讀似清麻姑癯處肥
只自知援沸書云知人

次韻錢越州見寄

莫將牛弩射羊羣

續漢有八牛弩以射楚軍矢及十里

卧治何妨畫掩門

伏盜前漢以黜拜淮陽太守上曰淮陽吏民不相得吾徒得君重則而治之

稍喜使君無疾病

子仁孟子子季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欤何以能鼓樂也

時因送客見車轡

搔頭白髮秋無數閉眼丹田夜自存欲息波瀾湏

引去吾儕豈獨坐多言

次公末句蓋有所激豈越州首篇有勸莫多言之意乎

次韻子由使契丹至涿州見寄四首

老人癡鈍已逃寒子後辭行理亦難要到盧龍看

古塞

師舌盧龍在平州盧龍縣西。堯祖沈存中云黑山在大漠之北有黑水出其下北人謂水為龍盧龍者即黑水也

投文易水弔燕丹

余昔年辭免使北。廷燕丹燕太子丹也。易水其所都也。荆軻歌曰風蕭蕭兮易水

寒且足也

胡羊代馬得安眠窮髮之南共一天

援列子有窮髮之北。公余子洞詩

星河共一天

又見子卿持漢節

援子卿蘇武也武帝時持節使匈奴

遙知

遺老泣山前

子止李白詩六帝餘古丘惟蘇位遺老

羶毳年來亦甚都

次公司馬相如傳車騎雍容閑雅甚都。商老劉義義謂北狄曰羶毳

時

時鳩舌問三蘇

予與子由入京時北使已問所在後予館洋北使晏謂三蘇文。縯孟子南巫鳩舌之人

那知老病渾無用欲問君王乞鏡湖

次公唐賀知章越州來四人請為道

士還鄉里詔許之以宅為千秋觀而居又求周
宮湖數頃為放生池有詔賜鏡湖剡溪一曲

始憶庚寅降

屈原離騷經曰攝提真
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

旋看蠟鳳

戲僧虔

援南史王曇首與兄弟集會諸子孫任其
戲適僧虔採蠟珠為鳳皇伯父弘稱其美

隨翁萬里

心如鐵此子何勞為買田

時猶子
遲待行

雪後便欲與同僚尋春一病彌月雜花都

盡獨牡丹在爾劉景文左藏和順閣梨詩

見贈次韻答之

殘花怨久病剩兩泣餘妍

次公杜詩剩水滄
山破殘山碣石開

不見雙旌

出

杜退之詩有夫
逐雙旌之句

空令九陌遷

開園市
井皆入

知君苦寂寞妙語

嚼芳鮮淺紫從爭發浮紅任早鶯天葩尚青萼

退之詩天
葩吐奇芬

國色待華顛

次公李正封牡丹詩國
色朝酣酒天香夜染衣

載酒邀詩

將厚揚雄傳好事者載酒肴從雄李厚公厚杜牧之詩今代風騷將誰登李杜壇厚臞儒不是仙厚相如大
人賦列仙之儒居
山澤間形容甚臞

次韻袁公濟謝亨叔詩

燥吻時時着酒濡厚陸機文賦於時獨於厚要令卧疾致

文殊厚維摩詰以方便現身有疾因以身疾廣為厚河魚潰腹

空號楚厚左傳楚師傳爾无社与司馬卯言號申叔厚汗水流

散始信吳厚吳真君服椒法云半年脚心汗如水厚共公厚王玄博

六義服之半年内脚心汗如厚自笑方求三歲文厚孟孟子猶七

年之不如長作獨眠夫厚厚厚祖有言服藥厚羨君清瘦

真仙骨更助飄飄鶴背軀

次韻林子中王彥祖唱酬

早知身寄一漚中晚節尤驚落木風

近華老公釋皆遊故有此語

昨夢已論三世事歲寒猶喜五人同

戴與子中彥祖子敦完夫同試

奉人景德寺今皆美兩餘北固山園座

次公北固潤州山名後又有次

聞道賦詩臨北固又次嶺林子中見寄而云詩

山小隱雖為客則林子中豈客寄於此者乎春盡西湖水

映空次公先生自言其杭之西湖也差勝四明狂監在更將老眼犯

塵紅

次公唐賀知章晚節放浪自號四明狂客為秘書外監

葉教授和溥字韻詩復次韻為戲記龍井

之游

先生魯諸儒飲食清不溥

禮記儒行其飲食不溥

空腸出秀

句吟嚼五味足華堂鬧然管眸子漲春淥先生疾

走避面冷毒在腹歸來煮瓠葉

次公後漢劉昆數抄弟子常五百餘人宜春秋

享射嘗備列行儀以素木執葉為俎
且二子仁詩備執葉采之享之
弟子歌旱麓聲淫及

靈臺中有麀鹿伏
子仁蘇葉早麓靈臺並詩篇名弟子歌旱麓意取返不作人声淫及靈臺蓋取鹿鹿

以為功名一走兔何用千人逐
意也
隱真子曰一兔走街百人逐一人得之貪者悉止分定

故應容我輩清坐時閉目高亭右排衙木杪挂

飛屋我來無時節客亦不待速
改公易曰不速之客
似聞雪髯

叟西嶺訪遺躅朝陽入潭洞金碧涵冰玉泉歿夜

不尚雲袂本無幅慈皇付寶偈神侶得幽讀訥庵

有老人
子仁勸庵謂辨才法師也
宴坐天魔哭時來獻纓絡法供

燈相續
師佛書曼波越多人定天魔波旬得便用纓絡係其頸上欲敗法又維摩經云無盡燈者譬如一燈然百千燈

吾儕詩酒汗
真者皆明然不盡
願老杜詩云
欲往無乃

觸齋厨費晨炊車騎滿山谷願聞第一義
願老杜詩願聞第一義

回向心地初○歸第
一義謂無上法也

鉢飯非所欲便投切雲冠予幼好

奇服

次公楚詞予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
不刻帶長劍之陸離兮冠切雲之崔嵬

次韻林子中見寄

斐物子
中名希

飄零洛社數遺民

次公白蓮社
中有劉遺民

詩酒當年困惡賓

前漢公孫弘卒逢
惡賓不違故人

元亮本無通俗韻

次公元亮陶潛之別
字也其詩曰少無適

俗韻性本
安丘山

孝章要是有名人

續二國志盛憲字孝章與少府
孔敞善融要其不覺禍與曹公

書曰今之少年喜誇
前輩或能識評孝章
孝章要為天下大名九牧之人所共稱歎

蒜山小隱雖為客

江水西來亦帶岷卷却西湖千頃葑笑他魚尾更

莘莘

次公先生自言其開西湖之實事
在毛詩云魚在在藻有莘其尾

次韻參寥同前

朝來處處白瓊鋪

次公老杜詩林
樾場花鋪白瓊

樓閣山川盡一如

摠是爛銀并白玉不知奇貨有誰居歐公史記呂不韋見秦太子曰此奇貨可居

次前韻答馬忠玉

坡陀巨麓起連峯次公麓者山足峯者山之上秀者也坡脚不平之兒謝靈運詩云連峯競千仞

積累當年慶自鍾靈運子孫俱得鳳歐謝超宗者謝鳳之子靈運之孫作

慈明兄弟孰非龍援後漢荀爽有子八

河梁會作看雲別次公文選

與蘇武詩三首其一曰攜手上河梁傍子暮何之其一曰仰視浮雲馳奄忽互相踰長當從此別且復立斯頃又杜詩云別時孤雲

看雲浚橫膺詩社何妨載酒從次公歐公云唱高誰敢投

祗有西湖似西子歐公先生刑為抗

故應宛轉為君容次公言為君

把西湖此西子後作穎川西湖詩又云西湖雖小亦西子

二云誰通
為容



公公坡地不平之麓起為連接
之輩若其人之鍾張福慶矣

次韻荅黃安中兼簡林子中

老去心灰不復燃

蘇莊子心若死灰又前漢韓安國在獄一為獄吏田甲所辱曰死灰獨不復燃乎

麾江海意方堅

援顏延年諫阮咸曰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次公乃麾斥之麾而杜牧誤用為漣麾

字乃曰擬把一麾江海去其後詩人相承遂用杜牧事耳

那堪黃散付子度

張蔡麻字子度為吏部尚

書宰相徐委之曰自黃門以下悉以相委吾徒不復惜懷自此以上故宜共參同異卿曰我不能為徐羨之署然尾遂不拜○次公

黃散者黃門與散騎也王敦上疏言劉隗以黃散為參軍晉挪以來未有此也

空羨蘇杭養樂天

厚樂天吳郡詩石記貞元中韋應物為蘇州牧房孺復為杭州牧韋嗜詩房嗜酒吳中目為詩酒仙予今自中書舍人間領二州既

醉於彼又吟於此則蘇杭之風景韋房之詩酒兼有之矣

病肺一春難白酒

援杜詩春復加肺氣此病

蓋有因早歲與蘇鄭痛飲情相親

別腸三夜繞朱絃

以公札記清廟之琴朱絃而躋越又陸士龍云

朱絃繞素臆杜甫

羣仙政欲吾歸去共把清風借玉川

二云哀絃繞白雲

盧全詩蓬萊山在何處
丑川子乘此清風欲歸去

次韻劉景文見寄无已先生詩評云劉李孫景文
平之次子也慷慨奇士死之日

家無一錢但有書
二方軸畫數百幅

淮上東來雙鯉魚巧將詩信渡江湖
次公古詩云客從
遠方來遺我雙鯉

魚呼兒烹鯉魚中有尺素書
細看落墨皆松瘦想見掀髯正鶴孤

次公掀髯言笑也景
文美髯故謂之髯劉次公景文本右選而
劉關士之豪傑者所

謂烈士豈其祖乎
書生習氣未能無莫因老驥思千里醉後

哀歌缺唾壺晉書王敦醉後慷慨悲吟以鐵如意擊玉唾
壺歌曰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

已歌罷唾壺皆缺

次韻錢穆父以軾得汝陰用杭越酬唱韻

作詩見寄

大耿疲勞已離羣

續後漢耿弇攻張步之笑曰以尤來大彤衆十餘萬吾皆破之今大耿兵少於彼又

皆疲勞何足推乎注弁耿兒之長子故呼為大耿

小馮慈愛且當門

親本以舍弟親嫌請郡

厚前漢馮立與兄野王相代為五原大守人歌之曰大馮君小馮君兄弟離離相因備聰明賢智惠吏民政如魯衛德化均周公康

叔猶玉堂不着扶犁手

厚歐陽永叔詩云收取玉堂揮翰手却尋南畝把犁鋤○仰恭元城

先生云宋太宗皇帝嘗飛白題學士院曰玉堂之署

霜鬢偏宜畫鹿轡

次公後漢與服志云列侯

安車朱班輪倚鹿轡伏熊又鄭弘為臨淮太守行春白鹿當道夾轂而行主簿黃國拜賀曰三公車轡益作鹿明府必為僕相也

豪傑雖無兩玉繼

子直深父

風流猶有二歐存

叔焉清詩

已入新歌舞

厚北夢瑣言李密愛姬名雪兒善歌舞每見宿僚有文章奇麗中意者即付雪兒叶音律歌之

要使邦人識雅言

援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韓退之孟郊墓銘云以昌其詩舉此問王

定國當昌其身邪昌其詩也來詩下語未

契此谷之

厚王孟郊即真曜先生也銘曰於戲正曜雖出不嘗維持不倚雖卒不施以昌其詩

昌身如飽腹飽盡還當飢昌詩如膏面為人作容姿不如

昌其氣鬱鬱老不衰雖云老不衰劫壞安所之厚王楞嚴經言諸人天境乃

至劫壞二災不及如是一類名地率天不如昌其志志一氣自隨養之塞

天地孟軻不吾欺孟子志一則動氣一則動志云云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

天地人言魏勃勇服栗向小兒厚前漢齊悼惠王傳魏勃本教齊王反漢既誅呂氏

罷齊兵催嬰使使召責問勃曰失火之家豈暇先言大人而後

救火乎因退立服戰而恐栗灌將軍熟視笑曰人謂魏勃勇安窮

人耳○次公小兒言催嬰以嬰傳云雖少然數力戰何如魯連子談笑却秦師史

記趙欲聽魏將辛垣衍帝秦之計魯仲連見衍折以秦不可帝之

事秦將聞之為却軍五十里此談笑之間也○次公文選左大冲

詩云吾某魯仲連談笑却秦軍謹勿怨謗護乃我得道資於泥生蓮

花厚維摩經云譬如高原陸地不生蓮花濕汗泥乃生此花冀壤出菌之厚柳子厚与蕭

悅書行持高敗

不能生植尤足蒸出
芝菌以為瑞物也
賴此善知識厚善知識字使我枯生

美續易枯揚生美吾言豈頃多冷暖子自知次公傳燈錄明上座語盧行者曰某

甲雖在黃梅隨眾實未省自己面目今蒙拍授入
趣如人飲水冷暖自知今行者即是某甲師也

和劉景文見贈

元龍本志陋曹吳豪傑崢嶸老不除續三國志陳登字元龍許汜與

劉備並在荊州牧劉表坐共論天下
人汜曰陳元龍湖海之士豪氣不除
失路今為噲等伍厚

漢韓信發為淮陰侯嘗過樊將軍噲趙拜送迎言稱作詩猶

似建安初次公建安後漢末年号魏文帝典論曰今之文人魯

幹偉長陳留阮瑀元瑜汝南應瑒德璉東平劉楨公幹斯七子者
於學无所遺於辭无所假七子蓋在建安時與曹氏兄弟遊也

西來為我風鷲面厚列子范氏有子曰子華編衣束軒緩步

次公杜詩會獨卧無人雪編廬次公編字取謝惠連雪賦時照則萬里同編留

子非為十日飲

厚史記秦王遺平原君書曰寡人聞君之高義願與君為十日之飲

要令安

世誦亡書

援前漢張安世傳上嘗幸何東嘗亡書三遺詔問莫能知唯安世識之具述其事後求得書以相校无所遺失

新渡寺席上次趙景貺陳履常韻送歐陽

叔弼比來諸君唱和叔弼但袖手旁睨而

已臨別忽出一篇有淵明風製坐皆驚歎

神屠不自全

續莊子庖丁為文惠君解牛曰始臣幸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二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今

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次公孫

妙類惟粧半

厚南史后妃傳徐妃以元

帝眇一目每知帝將至必為半面粧○次公意則唐蔣凝應宏詞為賦止四韻遂出頃刻傳猶時謂曰頭花細滿面不若徐妃半粧也

更刀乃族庖

援莊子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

倚市必醜悍

詭貨殖傳農不如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次公退之詩倚市難藏拙

平生魏公籌

厚晉書魏

奇為鍾毓長史毓每與參佐射舒為登籌而已後遇明人不足以奇滿毓初不知其善射舒容範閑雅發无不中率坐莫有敵者毓

數曰吾之不足以尽卿才有如此射矣○次公舒後為三公微時嘗詣野宿偶聞車馬之聲問寢者誰曰魏公則已有先兆呼為魏

公忽斷郢人墁援莊子郢人墁其鼻匠石運斤成風而斷之墁盡而鼻不傷也詩書亦

何用適道須此館多言雖數窮窮老子多言數窮不如守中微中

或排難厚史記太史公曰天道恢恢豈不大哉談言微中亦可解紛而曾仲連云所以貴於天下之士者為大排難

无取也子詩如清風嚶嚶發將旦次公前漢李尋傳云日也故曰將旦清風發羣陰伏又莊子大塊意氣其名為風汝獨不聞之嚶々乎胡為久閉匿綺語真

自患厚詩語出佛書又樂天白氏文集記寓典故言緣情綺語者亦往々有之許時笑我癡隔

屋相詠歎次公晉書顧愷之與謝瞻連省夜於月下長詠瞻每遙養之愷之弥自力忘倦瞻已眠令人代已愷之不

竟有異遂達旦時号癡絕竟識彦道否絕叫呼百萬續晉書袁耽字彦道相温少時

游於博徒資產俱尽欲求濟於耽々時在艱許之无難色遂变服

懷布帽隨温与情主戲耽素有善名債主聞之而不相識謂曰卿

當不辨作袁彦道也遂就高十萬一擲直上百万

清朝固多士

人門子皆冠

厚陳書高宗謂蔡疑曰我欲用義與主婚錢肅為黃門郎卿意何如疑曰黃散之戚故須人門兼美

惟陛下察之○任唐史李揆傳肅宗謂揆曰卿門地人物文李皆當世第一

莫言清潁水從此

隔河漢

厚靈怪集織女謂郭於曰且河漢隔絕无可復知

異時我獨來得魚揚

柳貫

援石鼓文其魚維何維艱維艱何以貫之維揚與柳

持歸不忍食尺素解悽

斷

厚呼兒烹鯉魚中有尺素書

中有清圓句銅丸飛

枯彈

厚南史謝朓云好詩圓美流轉如彈丸也

春愁結冰嘶正待一笑泮百

篇儻寄我呻吟鄭人緩

厚莊子列禦寇鄭人緩也呻吟喪氏之地抵二年而緩為儒

次韻趙景貺春思且懷吳越山水

歲華來無窮老眼久已靜

厚公杜詩乾坤无老眼岩谷帶斯人

春風如繫

馬

厚公莊子外篇天道而壯義然似繫馬而止也

未動意先騁西湖忽破碎

厚

登慈恩寺塔詩秦山忽破碎

鳥落魚動鏡

厚退之詩宋王庭邊不見人輕浪參差照動鏡 紫城

理枯瀆放聞起膠艇次公莊子內篇覆杯水於坳堂之願

君榮此樂官事何時竟清河西湖三闕晉君成之。次公

事官事未易了也思冥信偶然出處付前定飄然不繫舟

子雜篇飽食而邀遊汎若不繫之舟乘此無盡興次公晉王子猷云乘

行樂處次公醉翁歐陽永叔也嘗知穎州草木皆可敬明朝

遊北渚急掃黃葉徑白酒真到齊嶺州說相温有主簿

州從事青州有齊郡謂酒到膈紅裙已放鄭酒尚有香泉一壺為樂全先生

次韻王滁州見寄

斯人何似似春雨次公春雨之為澤

怨之豈不猶君子之人君看永叔與元之次公歐陽永叔王元

坎軻一生遭口語次公揚博與孫會宗書云逆遭變故橫被口

口語遺遺 兩翁當年鬢未絲 玉堂揮翰手如飛 次公唐史陸夔

拜中書舍人文思敏速揮翰如飛 教得滁人解吟詠 次公劉禹錫詩化得邦人解吟詠如今縣令亦

風 至今里巷嘲輕肥 君家聯翩盡卿相 獨來坐嘯

溪山上 續後漢書云南陽太守岑公孝汝南成瑨但坐嘯 笑捐浮利一雞肋 後曹

漢中欲因討劉備而不得進欲守之又難為功於是出數唯曰雞肋而已外曹莫能曉楊脩曰夫雞肋食之无所得弃之如可惜公

歸計决矣 多取清名幾熊掌 續孟子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

掌者也 丈夫自重貴難售 兩翁今與青山久 後來太

守更風流 任劉禹錫詩風流太守韋尚書 要伴前人作詩瘦 續太白詩杜

何太瘦生總為從前作詩苦 我倦承明苦求出 援前漢嚴助為會稽大守上賜書曰君厭承明

之必勞待從之事 到處遺蹤尋六一 次公歐陽永叔自号六一居士

醉翁亭記豐稔亭記羨溪石記 憑君試與問琅琊 次公琅琊

二鮮于君以詩文見寄作詩為謝

我懷元祐初珪璋滿清班維時南隆老

次公南隆閣中也鮮于子

中人奉使獨未還迂叟向我言

續司馬溫公自号迂叟

青齊歲

方艱斯人乃福星遣出虛危間

司馬溫公謂軾曰子駿福星也京東人困甚且

令挂彼。次公虛危即青齊分野也南齊書皇天丈志昇明三年四月歲星在虛危徘徊玄枵之野則齊國有福厚為受慶之祥召

用既晚矣天命良復慳一朝失老驥寂寞空帝閑

次公閑馬廄也周

至今清夜夢

次公歐陽永叔詩至今清夜夢猶健北潭北

枕簟

有餘潛

次公潛言第也詩云潛然出涕

喜聞二三子

次公指言二鮮于子駿之子也結

髮師閔顏高論已河漢

次公莊子內篇吾驚而

清詩鳴

佩環

在歐陽永叔詩意淡且松鶴詩清叩佩環

遙知三日雪積玉埋松山誰

念此幽桂坐蒙榛與管

次公退之靈後寄崔丞云殿前故諸公鑿我密豈念幽桂榛与管

人在穎尾

陳公穎尾即穎州以在穎水之尾故名其字出左傳投詩清冷灣莊子

維蕭讓王自長清冷之淵

和陳傳道雪中觀燈陳公陳傳道

新年樂事歎何曾閉閣燒香一病僧未忍便傾澆

別酒且來同看照愁燈穎魚躍慶新亭近湖雪消

時畫舫并祗恐樽前無此客續謝安見相温既出温顧左右曰願嘗見我有如此客不

清詩還有士龍能次公晉陸雲字士龍陸機之弟以言屢常也

次韻徐仲車

仲車耳聾。堯卿仲車名積苦寒者母盡力行年四十不婚不仕久之始

人迫令就卒速應入京則以隻輪載母躬自推行葛衫草履行道之人不能辨也登治平四年第未調官母亡

遂不復仕家居山陽衣食不給及路振通判楚州始為娶妻生子小名路兒云先生嘗言仲車古之獨行人矣

陵仲子不能過然其詩文則怪而放如玉川子此一反也耳曠甚畫地為字乃始通終日面壁不與人接而四

方事無不周知此二反也昔王肅
三反而斯人有其一亦可謂異矣

惡衣惡食詩愈好

續論語上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恰似霜松

轉春鳥蒼蠅莫亂遠雞聲

次公東方未明詩曰匪雞則鳴蒼蠅之聲有似遠雞之鳴

也世上誰如公覺早八年看我走三州

元豐八年予赴登州元祐

四年赴杭州皆見仲車今赴揚州

月自當空水自流人聞擾擾真蟻蟻

應笑人呼作鬪牛

援晉裴仲堪父嘗患耳聾鬪牛下蟻動謂之牛鬪

次韻林子中春日新堤書事見寄

東來寄食似孤雲

次公先生在京師時為翰林承旨不父而出知揚州故云寄食

僕被真

成一宿賓

編晉魏舒為尚書卿故沙汰郎官舒曰吾即其人也僕被而出

收得玉堂揮翰

手却為淮月弄舟人羨君湖上齋搖碧笑我花時

既有塵

援接續危舟字史雲所居卑陋有時

為報年來殺

風景

厚季子義山推慕有殺風景之語謂清泉濯足花上

連江

夢雨不知春

來詩有芍藥春之句揚州近歲率為此會用花十餘萬枝吏緣為奸民極病之故罷此會。因

公夢雨者雲夢之雨也杜牧詩云得州黃昏中更值連江雨

次韻和晁無咎學士相迎

少年獨識晁新城

及公晁新城无咎閉門却掃卷旆旌

厚江文通恨賦言焉敬通閉閣却掃塞門不仕又南史沈炯閉門却掃无所交接杜甫送郭英又詩斜日當軒蓋高風卷旆旌曾

中自有談天口

以公史記鄒衍談天又七略云田駢之辯其口如天人為之語曰田駢天口坐却

秦軍發墨守

次公史記云魯仲連語新垣衍以秦不可帝之事秦軍聞之却三十里又左太冲詩曰談笑却

秦軍又工翰班作九攻城之機而墨翟以九守拒之又鄭康成作發公羊墨守

有子不為謀置錐

記楚優孟曰孫叔敖死子无立錐之地。莊子雜篇堯舜有天下子孫无置錐之地也。虹蜺吞吐志寒

機端如太史牛馬走

厚季子義山推慕有殺風景之語謂清泉濯足花上連江

太史公牛馬之僕而已
嚴徐不敢連屍隲
隲東方朔傳武帝問朔曰方今公孫丞相兒大夫董仲舒

其吐吻脣連屍隲臣雖不肖尚兼此數子也
徘徊未用疑相

待枉尺知君有家戒尋者以利言也
避人聊復去瀛

州隲唐太宗命閻立本高十八李士像藏之書府在選中者天下所慕向謂之登瀛州
伴我真能老淮

海倅也禹貢淮海惟揚州
夢中仇池千仞巖遊仇池見雙

石便欲攬我青霞王欲以優子孟
且須還家與婦計

為相優子孟曰請
我本歸路連西南杜甫仇池詩
老

人飲酒無人佐謝仇詩紅藥當
獨看紅藥傾白墮蓋紅芍藥也揚

州素出此花有名於世白墮佳酒也有劉白墮者善造酒因以得名。駒父洛陽伽藍記載河東人劉白墮善釀酒盛暑有曝之日中

經旬
每到平山憶醉翁在揚州永
懸知他日君思我

叔自號醉翁慶曆中嘗知揚州先生乃其門生
路傍小兒笑

故登平山而憶之无咎則又先生之門人故云

相逢齊歌萬事轉頭空蘇東坡天詩百年隨手過萬事轉頭空賴有風流

賢別駕援晉史庾亮曰別駕舊與刺史猶堪十里卷春風

蘇杜牧詩春風十里揚州過卷上珠簾燃不知

次韻劉景文贈傅臧秀才

窈眇文章宜和寡公窈眇深妙之謂也和寡則崢嶸肝

肺亦交難未能飛瓦彈清角韓子曰晉平公令師曠鼓清角一奏雲從四方起再奏

肯便投泥戲潑寒厚唐武后未年為潑寒胡戲明皇時因四

見秋風吹洛水遙知霜葉滿長安公曰仙翁詩云秋風吹渭水落葉滿長

詩成送與劉夫子莫遣孫郎帳下看蘇東坡詩曰劉夫子莫遣孫郎帳下看

與孫伯符以示你正平正平蚩之言如是之作

欲使孫郎帳下兒讀之邪時使張子布見乎

次韻定國見寄

還朝如夢中雙闕眩金碧復穿鶴鷺行子仁杜詩不
息材虎闕空

驚行強寄麋鹿迹勞生苦晝短顯于古詩晝
短苦夜長展轉不能

夕厚之綴裴諒之古察府云展
轉不能寐徒倚獨披衣默坐數更鼓流水夜自逆

以公道家曰黃河水
逆流此擊運之法也故人為我謀此志何由畢越吟知

聽否誰念病莊舄時方請越。搜史記陳軫曰昔越人莊舄
在楚有頃而病楚王使人察其意之所向

聞其越吟知
其思越也

次韻奉和錢穆父蔣穎叔王仲至詩四首

見和西湖月下聽琴在元祐六年
辛未作

謾謾松下風厚世談云世目李元
禮謾如勁松下風藹藹隴上雲顯退之詩
君詩多態

度謾
春空雲云聊將竊比我吹公論語竊
比於我老彭不堪持寄君厚子問
景

梁武詔不起問山中何所有答曰山中何所有
有嶺上多白雲只可自怡悅不堪持贈君
半生寓軒冕厚

子今之所謂得志者軒冕之謂也
一笑當琴樽良辰飲文字援退之詩不辨文字飲推

能醉晤語無由曛我有鳳鳴枝皆作蛇蚺紋次公鳳鳴枝琴

也琴以桐木為之而鳳棲於桐詩云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琴古而漆裂則有蛇蚺紋蛇蚺出莊子司馬注云謂

蛇腹下醜鱗
月明委靜照心清得竒聞當呼玉澗手

家可雷琴甚竒古玉澗道人
一洗羯鼓昏編羯鼓錄唐明皇好羯鼓八音之領袖諸

樂不可方也寧王子汝陽王維小名花奴時方有奏琴
請歌南

風曲厚家語舜彈五絃之琴造南風之詩曰南風之薰兮可猶

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

作虞書渾援揚子虞夏之書渾一爾

見和仇池

上窮非想亦非非厚標嚴經云如存不存如盡不盡如是一類名非想非想如
下與風

輪共一癡

以公擢嚴經云嚴明空昧相待成搖故有風輪挾持

疑想所成也。○子七白樂天晨

霞詩上自非想頂下及風水輪

翠羽若知牛有角

有角渴飲寒泉遭舐觸

空餅何必井之涓

接前漢陳薄傳揚

又云翠利金花不辭辱

還朝暫接駕鸞翼

法度士譬之於物曰子猶餅矣觀餅

還朝暫接駕鸞翼

上官儀曰御史洪奉赤墀下接武

謝病行收麋鹿安

厚歐陽

事詩羽儀全接駕兼

驚野性終存鹿與麋

他年弭節過仇池

次公弭節暫止旌節也楚詞九歌云

節節容與先生元詩本言双石有洞竅因思所夢仇池為詩諸公和之連

篇遂舍詠石專言世界之幻又言離世之言當真往仇池約三公過之也

玉津園

詳見前雙石詩注

承平苑囿雜耕桑六聖臨民計慮長

次公六聖謂宋

仁宗英宗

碧水東流還舊

瓜

王津分秦河上

紫壇南峙

表連岡

厚西漢匡衡言甘泉泰畤紫壇八

不逢遲日為花

亂空想疎林雪月光千畝何時躬帝藉

通國語宣王即位不籍千

畝注云籍借也借民力以為之天子田籍千畝諸侯百畝

斜陽

寂歷鎖雲莊

次公劉禹錫詩寂歷斜陽照懸磬○子仁李邕登歷下古城詩云大山雄地理巨壑眇雲莊見

老杜詩集

籍田

竊脂方紀瑞

次公桑扈謂之竊脂詩曰交々桑扈是也左傳昭十七年鄭子曰少昊以鳥紀官九扈為九農

正杜預注曰扈有九種而桑扈竊脂其一也

布穀未催耕

任杜子美洗兵馬詩田家望々惜雨乾布穀

處惟春種

魚沫依蘋渚

次公莊子魚相吹以沫矣

蝸涎上綠盞

厚杜詩烏鵲催寒木

蝸涎蠹書梁

江湖來夢寐菱笠負平生琴書裏思歸曲因君

一再行

次公司馬相如傳臨卽令進琴於相如為鼓一再行顏師古曰行謂曲引也

次天宇韻峇岑巖起

一聲清蹕霧開天

次公漢書曰出稱蹕言入言蹕顏師古曰蹕者戒肅也蹕止行人也

百

辟心莊豈貌屢回顧驚君珠玉側

編晉王濟見謝靈運賦曰珠玉在側竟我

形同升愧我批糠前

厚音書孫綽性通率好譏調嘗與晉鑿齒共行綽在前顧謂曰沙之汰之瓦蹠

在後晉曰蹠之

排徊月色留壇影縹緲松香泛蠟煙

近制以掾屬

莫歎郎潛生白髮

次公後漢張平子賦詩厓眉而郎潛兮建三葉而通武注

引漢武故事曰上至郎署見一老郎鬢髮皓白問何時為郎何其

老也對曰臣姓顏名駟以文帝時為郎文帝好文而臣好武景帝

好老而臣尚少陛下好少而臣已老是以上感其言擢為會稽都尉

三葉不遇也上感其言擢為會稽都尉

聖朝求舊鄙為有

次秦少游韻贈姚安世

帝城如海欲尋難肯捨漁舟到杏壇

續莊子孔子坐杏壇之上而漁父下

船而來左手據膝
右手持頤以聽之
剝啄扣君容膝戶
厚陶淵明去來云容膝之易安而退之剝

啄行云剝之啄
魏我笑我切雲冠
暖楚詞九章云帶長鋏之陸離切雲之崔

崖問羊獨怪初平在
龜山仙傳黃初平牧羊有道士將至金華山而得道其後兄初起尋初平見道

士引至山與弟語畢問羊何在初平與至
牧豕應同德曜看
山不見白石因叱之石皆起成羊數百頭

厚後漢梁鴻家貧而尚節介牧豕於上林苑中曾遭火延及他舍承以豕償之後娶孟氏女名光字德曜
肯把參同

較同異
次公魏伯陽作參同契皆修煉之秘訣
小認相對為研丹

次丹元姚先生韻

浮生知幾何
僅執一金羹
那於俯仰間
用此委曲

情自怜無他腸
厚西漢衛綰以戲車為郎文帝以為廉忠實無他腸以為河間王太傅
偶亦

得此生
子仁陶淵明詩嘯傲東軒下聊復得此生
懸知當去客
厚陶淵明詩家為逆旅舍我如

當去
中有不亡存
厚莊子凡雖亡而有不亡者存
但恐宿緣重
每為習

氣昏

厚 俗緣習氣 字皆出佛書

似聞梅子真近至吳市門

樓前漢梅福字子真

去官歸壽春元始中王莽專政福一朝奔妻子去九江至今未

能有拊洪

厚 郭璞遊仙詩左揖浮丘左拍洪崖肩

但欲目擊温

厚 莊子温伯雪子適齊舍

於魯仲尼見之而不言子路問焉

不敢叩門呼恐作踰垣

奔

厚 子孟子子段干木踰垣而避之

且令紹介先

厚 史記平原君謂魯仲連

曰勝請為紹介注

云紹介相佑助者

徐以方便論

厚 公方便字出佛書大巧方便

生黃金鑄尚方

厚 前漢劉向本名更生父德治淮南獄得枕中鴻寶書更生誦之以為奇因賦之言黃金

可成上令典尚方

不學房次律身事問

穎陽

厚 西陽雜俎邢和璞居嵩

穎間有穎陽書三篇房次律問邢終身之事邢言降魄之變非館非

寺病起於魚殮而休於龜茲板其後房公舍閩州紫極宮見有治

龜茲板者始憶邢之言有頃刺史具館邀房

夜未可量獨見神山開遽殮石髓香

厚 神仙傳王烈獨行太行山忽聞山

房悟具以板事白於刺史其父病館卒也

東比如雷声烈烈往視之乃見山破石裂數百丈中有青泥流出如
髓烈取食之因攜婦與葛叔夜叔夜取視之已成青石矣。次公
按仙經云神山五百年輒一開其中石髓出得而服之壽與天地
相畢又按晉書葛洪傳王烈得石髓與康皆疑為石烈歎曰葛叔
夜志趣非常而輒不遇命也。至道尚聽瑩瑩莊子長梧子曰是黃帝之所
聽瑩也而立也何足以知之

麤材終蹶張

厚前漢申屠嘉嘗為材官蹶張謂踏強弩也

先生喜而笑幅巾

登我堂

次公後漢孔融師事李膺二每見融听其言論融幅巾奮袖談詞如雲注云幅巾以一幅為之也苦

誓指黃壤要言刻青琅

次公黃壤墓中也苦誓指黃壤意在不死也青琅青玉之書刻青琅

意求神仙也

蓬萊在何許弱水空相望

次公蓬萊於書見列子并史記而仙經曰蓬萊

隔弱水三十萬里終不可到故盧仝詩云蓬萊山在何處玉川子乘此清風欲歸去

且當從嵇阮

咸皆晉人也

聊復數山王

厚支璉五君諫注云顏延年領步兵好酒疎誕不能斟酌劉湛言於彭城王出為求

嘉太守延年怒憤乃作五君諫述竹林七賢以自前山濤王戎由貴盛遂黜不收

達人友四海曲士

守一疆

厚莊子曲士不可以謹勿使形謀

次公列子食於十

續驚曰內誠不
解形謀成光
兒童驚夜光
子仁韓贈張籍詩云兒童畏雷電魚龍驚夜光

次韻王晉卿奉詔押高麗燕射

北苑傳呼陞楮郎
陞公前漢傳呼其寵乃今之前導也陞楮郎素制執楮於殿下者也優旃傳旃哀天

兩而陞楮者佔寒以計免之臨楮大呼曰陞楮郎汝雖長何益却兩立我雖短也却休居

香
厚王襄陽記劉季和性愛香王簿張坦曰人名公作俗人不香也季和曰苟令君至人家坐席三日香為我如何坦曰醜婦

效筆見者必走
天山自可三箭取
行軍總管時九姓衆十餘萬令驍騎來挑戰仁貴發二矢天無殺二人軍中歌曰將軍三箭定天山壯士長歌入漢關九姓遂衰

海國何勞一
韋航
厚詩韋謂同廣一葦航之

宣勸不辭金盃側醉歸爭看玉鞭
長
厚公左傳維鞭之長不及馬腹

錦囊詩草勤收拾
厚唐李賀每曰日騎弱馬從小奚奴背古

莫遣雞林得夜光
厚白樂天最工詩雞林行賈售

錦囊遇所得投囊中未
始先立願然後為詩
其國相率篇易一金
偽者相朝能辨之

丹元子示詩飄飄然有謫仙風氣吳傳正

繼作復次其韻

唐直上希明集夫天文尚有丹元子步天歌一卷傳于世蓋星曆之學也

飛仙亦偶然脫命瞬息中惟詩不可擬如寫天日

容

厚王退之進淮西碑表云乾坤之容日月之光知其不可繪畫也

夢中哦七言玉丹已

入懷一語遭綽虐失身墮蓬萊蓬萊至今空護短

不養才

蘇退之記夢詩云壯非少者我上言六字常語一子難我以拍撮白玉丹行且咀嚼行語盤口前截斷第一句

綽虐顧我顏不歡乃知仙人未賢聖護短馬馬散我敬

上界足官府

覆浪之詩上界真人足官府豈如散仙微

日相追陪謫仙應退休

厚太白對酒憶舊遊詩亭太子實客賀公於長安紫極宮口一見予呼為謫

仙可憐吳與蘇骯髒雪滿頭

次公後漢捕一詩細優北堂上瓶髒倚門邊音亢葬

蓋高抗倭直克終當却與元丹子笑拍東海乘桴浮

續論語道不行東浮

海浮于

次韻聰上人見寄

次公杭州僧也

前身本同社

次公同社緣陶借輩與蘆山西師結白蓮社故有此字

宿業獨臨邊

一悟鏡空老

厚高僧傳洛陽香山寺鏡空遊錢塘至孤山寺西錢甚因鳩流涕俄有梵僧顧空笑曰頗憶

講法華於同德寺乎空莫測其由僧曰子曠為飢火所燒不服檀故事乃採囊出一棗大如拳許曰吾國所產食之者上智知過去

未來事下智止知前生事耳空因嘆棗柳泉飲之始知圓澤

枕石而寢頃刻乃悟憶講經於同德寺如昨日焉

賢圓澤傳李源居洛東林寺與僧圓澤遊甚密一日相約遊

吾當為此婦人子十二歲矣今既見無可逃者後十一年中秋月夜杭州天竺寺外當與公相見至暮澤亡而婦乳後十一年源自

洛適與赴其約聞葛洪川畔有牧童叩牛角而歌乃圓澤也歸

心忘憤佩援蘇逵為渤海太守見民帶持刀劍者曰何為帶牛佩憤生術寄羊鞭續莊子善

養生者如牧羊然視其後者而鞭之不似歐陽子空留六一泉
次公歐陽求叔雖不到杭州而
惠勤師照之因所居有甘泉湧出遂名之曰六一泉六一歐公自號六一居士詩意似言我曾作抗守俸有事迹豈以歐公有空名而已哉

次韻王雄州還朝留別

老李威名八十年

次公老李相言季子九則也先生依詩在元祐八年逆數八十年則宋真宗時也景德

二年正月宋真宗以契丹初和易置守將乃召樞密議可適用者首選公知雄州而御筆署名於紙公在雄凡十四年事見李復圭所

作李氏家傳自景德二年至元祐八年則八十九年也

壁間精悍見遺類自聞出守

風流似稍覺承平氣象還但遣詩人歌杖杜

杜撰詩杖杜勞還

也不妨侍女唱陽關

厚王維詩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後人歌以為曲

內

朝接武知何日

次公天子之朝有二曰治朝曰外朝曰燕朝皇帝多御燕朝即內朝者也

白髮

羞歸供奉班

任杜詩願承道造供奉班厚古詩長老歸來供奉班

詹守携酒見過用前韻作詩聊復和之

箕踞狂歌老瓦盆

續莊子妻死惠子吊之莊子方箕踞鼓盆而歌厚杜子美少年行莫笑田家老瓦盆

盆燎毛燭肉似蒸渾

厚杜子美少年行莫笑田家老瓦盆盆燎毛燭肉似蒸渾厚杜子美少年行莫笑田家老瓦盆

傳呼草市來携客洒掃漁磯共置樽山下黃童爭
看舞江干白骨已銜恩時魯方議葬異骨孤雲落日西南望
長羨歸鴉自識村增刊次公黃童謂小兒退之曰黃童白髮是已

荅周循州

蔬飯藜牀破衲衣

厚傳燈錄顏贛和尚歌云身披一破衲

掃除習氣不吟

詩前生自是盧行者

次公盧行者即曹溪六祖也曹溪在韶州蓋用嶺南事也

後學

過呼韓退之未敢叩門求夜話時叨送米續晨炊

厚韓信傳亭長妻晨炊蓐食

知君清俸難多輟且覓黃精與療飢

蓮詩必之洋洋可以秦飢。安國抱朴子內篇云黃精一名兔竹一名菽窮一名垂珠服花勝寶服寶勝根

次韻惠循二守相會

共惜相從一寸陰

陰淮南子聖人不貴赤墜而重尺寸之陰以時難得而易失也酒不盈

淺意殊深且同月下三人飲李太白詩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莫作天

涯萬里心厚七古詩相去萬里餘各在天一涯東嶺近開松

菊徑緩陶潛歸去來云三徑就荒松菊猶存南堂初絕芥斤音知君善頌

如張老續禮記晉獻文子成室張老曰美哉輪焉美哉奐焉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君子謂之善頌善禱猶

望攜壺更一臨厚杜牧之詩與客攜壺上翠微

又次韻二守同訪新居二首

數畝蓬蒿古縣陰曉燠清快夜堂深厚梅聖俞詩萬蟻戰國春晝永五星

明廳夜也知卜築非真宅厚杜甫秋日詠懷詩注平生多病卜築遺懷存白察天詩亦知官

舍非真宅且勸山樓滿院聊欲跼跼看此心厚公榜嚴經云

天酬錢負外詩煩君相我聞道携壺問奇字續前漢揚雄傳

看心座指道心空無可看更宜登木助徽音厚公札記檀弓篇孔子之故人曰

登木曰父矣予之不託於音也歌
曰鯉首之班然執女手之卷然
相娛北戶江千頃直下

都無地可臨厚玉簡栖頭陀寺碑云
飛閣迤邐下臨無地

此生真欲老墻陰却掃都忘歲月深續後漢馮衍閉門
却掃又晉書葛洪

閉門却掃未嘗交遊拔薤已觀賢守政任原有志節參到乃先候之棠
任原有志節參到乃先候之棠

不與言但以薤一本水一玉置屏前抱孫兒伏戶下參思其微旨
曰水欲吾清拔薤欲吾擊疆宗抱孫兒當戶下欲吾開門恤孤遂

歎息折蔬聊慰故人心厚陶淵明詩窮巷隔深轍頗回故
人車歡然酌春酒折我園中蔬

風流賀監常吳語次公賀監謂賀季真也李白詩云風流賀
季真杜詩云賀監雅吳語在伯常清狂

憔悴鍾儀獨楚音續左傳成九年晉侯觀于軍府見鍾儀而
問之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稅之問其疾

曰冷人也與之琴操南音治狀兩邦俱第一厚潁川歸去肯重臨厚

漢黃霸為潁川太守治為天下第一徵守京兆尹坐事敗又詔歸
潁川治如其前劉夢得酬柳三州贈別云重臨事異黃丞相三黜

名慙柳
土師

循守臨行出小鬟復用前韻

學語雛鷓鴣在柳陰臨行呼出翠帷深

子仁杜牧詩云翠帷暮卷佳入出

通家不隔同年面

二守同年家

得路方知異日心

鎮唐撫言進士會燕

曲江崔彙請告假不赴乃以彫轡載妓游觀為團司所發崔沉為主罰錄事判之二云深掩席帽密映輿車紫陌尋春便隔同年之面

青雲得路可知異日之心

趁着春衫游上苑要求國手教新音嶺

梅不用催歸騎截鎰須防舊所臨

循守近為部碎厚天寶遺事姚元崇初

按荆州三年受代日闕境民吏泣擁馬首遮道不使去所乘之馬鞭遣民皆截留

次韻子由贈吳子野先生二絕句

馬迹車輪滿四方

厚之仙傳拾遺周穆王少好神山之道欲使車轍馬迹遍於天下

若為閉

著小茹堂仙心欲捉左元放

續左慈字元放曹操欲於座上收殺之慈乃卻入壁中或

見於市者又捕之而市人皆變形與慈同莫知誰是後癡疾還人逢慈於陽城山頭因復逐之遂走入羊羣莫知所取

同顧長康

獲顧愷之字長康出傳愷之
之有三絕才絕書絕畫絕

江令蒼苔圍故宅謝家語燕集華堂

江令江總也為陳之中書

令謝家謝安之族也劉禹錫金陵五題其一江令宅云南朝辭臣
北朝客歸來惟見秦淮碧此臺所樹二畝餘至今人道江家宅其

一烏衣巷云朱雀橋邊野草花烏衣巷口夕
陽斜舊來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

先生笑說江南

事祇有青山繞建康

建康乃晉與陳之
所都今之江寧府也

次韻王鬱林

晚塗流落不堪言海上春泥不自翻漢使節空餘

皓首

漢使武使匈奴單于欲降之令牧羊海上武持節牧
羊節髦尾毛落

歸故侯瓜在在有頽垣

援漢書言邵平者故秦東
陵侯種瓜於長安東門外

平生多難

非天意此去殘年盡主恩誤辱使君相投拭寧聞

老鶴更乘軒

鶴左衛懿公好
有乘軒者

和孫叔靜兄弟李端叔唱和

病骨瘦欲折霜髯鬢更踈喜聞新國政

收公周禮刑新國用輕典

新國指言建

兼得故人書

子仁杜詩深慙長

秉燭真如夢

申靖國時也

傾杯不敢餘天涯老兄弟懷抱幾時

攄

子仁杜詩濁醪必在眼盡醉纔懷抱

廣侔蕭大夫借前韻見贈復和谷之二首

生還粗勝虞

蘇吳志孫權怒虞翻徙交州在南十餘年

早退不如踈

援前漢疏廣疏受叔

經致仕而歸

垂死初聞道

子仁傳燈錄神贊律師其師謂法談法師率唱百文明風其師於言

當時以為榮

平生誤信書

次公柳子厚詩信書成自誤經事漸知非

風濤驚

半夜疾病送災餘賴有蕭夫子幽懷得少攄

心閑詩自放筆老語翻踈贈我皆彊韻

次公宋書天鈞為文能用

強韻每公宴坐
並作詞必妍美
才進曰不見異
人當得異書也
知君得異書
滔滔沮溺是
餘不憚綽然有餘裕哉
一笑滄溟側應無憤可據

次韻鄭介夫二首

一落泥塗迹愈深政公左傳趙孟謂其縣大夫曰尺薪如

桂米如金厚戰國策蘇秦謂楚王曰楚長庚到曉空陪

月顯退之詩東方未明大太歲今年合守心政公太歲守

也魯推德輿有頌子仁後漢郎顛順帝時上書相與齧擅持

漢節援蘇武在匈奴中十九年食雪與羶毛并咽之何妨振

履出商音曠莊子曾子居衛二月不舉火十年不製孤雲倦

鳥空來往厚兩湖明歸去來云雲無自要閑飛不伴霖霖

開飛以言倦鳥不
作霖以言孤雲

一生憂患萃殘年心似驚蠶未易眠海上偶來期

汗漫

續淮南子盧敖遊乎北海見若士謂曰吾與汗漫期於九垓之外吾不可以久駐也云云

葦間猶得

見寅緣

援莊子漁父與孔子既言而去乃刺船而往寅緣葦間

良醫自要經三折

傳三折肱為良醫也

老將何妨敗兩甄

甄公晉書周訪討杜曾將戰設左右甄訪自領中軍令曰一甄

敗鳴二鼓自曰不至申兩甄皆敗訪聞鼓音乃選精騎自赴之曾遂大潰也

收取桑榆種梨棗

後

漢光武降王書勞馮異曰始與垂翅回谿終能奮翼馳池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也○次公梨棗蓋真語所謂交梨火棗已生君

心中

祝君眉壽似增川

援七月詩云以介眉壽又天保云如川之方至以厚不增

次韻韶守狄大夫見贈二首

華髮蕭蕭老遂良

潛河南帖云即日遂良頃髮尺白善講長沙時也

一身萍挂

海中央無錢種菜為家業有病安身是藥方才疎

正類孔文舉

後漢孔融字文舉本傳云融負其高氣志在靖難而才疎意廣运无成功癡絕

還同顧長康

厚頌愷之字長康晉代人本傳云有三絕才絕書絕癡絕

萬里歸來空

泣血七年供奉殿西郎

厚述英閣在延和殿西廊下

森森畫戟擁朱輪

續韋蘇州詩云兵衛森森畫戟宴寢凝清香

坐詠梁公竟

有神

援梁公伙仁傑也

白傅閑遊空誦句

見樂天吳郡詩石序云白傅閑遊空誦句

句宴詩刻序云韋在此州歌詩甚多有郡宴詩云兵衛森森畫戟宴寢凝清香最為魁奇策今刻此篇于石傳于將來因以予旬宴一章亦附于後也詩句蓋誦其森戟凝香之句也

贈狄博齊詩云梁公曾孫我姨弟不見十年官濟

拾遺窮老敢論親

見子美贈狄明府詩○厚子美

其叔廣致仕歸於東海

東海莫懷踈受意

厚前漢踈受不待年而從

其叔廣致仕歸於東海

西風幸免庾公塵

援晉王導惡庾亮事權每過西風嘗以扇障面曰元規塵

人為公過嶺傳新唱催發寒梅一信春

厚稱謂之信以其報春之信息也

次韻韶倅李通直一首

一篇瀧吏可書紳及公瀧吏退之叙其得罪莫向長沮更

問津縑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老去常憂伴新鬼厚子厚夏父非忘為

宗伯尊使公且明問曰吾見新鬼大故鬼少歸來且喜是陳人及公莊子寓言篇人而無人道此之

謂陳人曾陪公尹蒼髯古又見郎君白髮新及公公尹指李俸之

父也郎君言李俸出古人於識其父而又識其子則謂為郎君如李義山為令狐綯詩郎君官實地行焉○子仁李白詩云朱顏脫

落及白髮一何新迴首天涯一惆悵却登梅嶺望楓宸及公公梅嶺

大庾嶺也楓宸天子之殿庭也文選何平叔景福殿賦三若充庭撰楓宸宸

青山祇在古城隅及公青山指言萬里歸來卜築初及公

按先生志李惟熙帖云偶得生還平生愛龍舒風土欲卜居為終老之計

四山亦應是舒州之山但未詳其名如階山上有左慈鍊丹處有孔左二真人潭而天柱山尤多異迹則其地為仙居舊矣故云朝

鶴駕也更看三李跨鯨魚樂杜詩若逢李白騎鯨魚欲從抱

也漁道甫問訊今何如

朴傳家學

以公之高潔自号抱朴子從祖交吳時李道得仙以其鍊丹秘術授弟子鄭隱而洪乃就隱更李其法

為應怪中郎得異書

護蔡邕為中郎將得王充論衡以為護助時人稱其才進或曰不見異人

當得待我丹成馭風去

援列子馭風而行○子仁李白借詩待吾還州成投迹歸此地

君瓊佩與霞珺

僕昔為開封幕先公為赤令暇日相而論內外丹且出其丹示僕今三十年而見君曲江

同遊南華宿宿山水間數日道舊感歎且勸我卜居於舒故詩中皆及之○及公退之詩云乞君飛霞佩而我相頡頏

和陽行先

用費孤臺韻

室空惟法喜心定有天游

羅篋摩經云以法喜為妻○摩莊子室无空虚則婦姑勃發心

无天游則大鑿相攘摩詰元無病

次公維摩詰言如我此病非真非有須洹不入流

次公金剛經須洹地名為入流而實无所入

苦嫌尋直枉

續孟子枉尺直尋者以直尺而利

坐待寸田秋

接黃庭經寸田尺宅可理生

雖未麒麟閣

帝畲及宜功臣博陸侯之屬於麒麟閣也

已逃鸚鵡洲

次公玉泉子云刘允章謂皮日休曰君何以輕獲判

官鸚鵡洲在此即黃祖沉
祢衡之所一席為之懼

酒醒風動竹

養源唐李益詩開簾
風動竹疑是故人來

夢斷月窺樓衆謂元德秀

秀字紫芝

自稱陽道州

唐

陽城字亢宗
為道州刺史

拔葵終相魯

魯史記公儀休相魯歸其家
食茹而美拔其園葵而棄之

碎

穀會封留

厚前漢張良傳漢封功臣帝欲封良齊三万户良曰
始臣起下邳與上會留此天授陛下願封留足矣良

性多疾即導
引不食穀

用舍俱無礙飄然不繫舟

漢莊子泛人乎
若不繫之舟

和猶子遲贈孫志舉

再和見後

軒裳大爐蒲陶冶一世人

大公公軒車裳服也爐所以熾火
蒲所以扇風也陶所以埏土為

器台所以鑄
金為器也

從橫落模範誰復甘飢貧可憐方回癡

初不疑嘉賓

續晉郗愔字方回子超字嘉賓相溫懷不執超
為之謀以愔忠於王室不令知之及超死愔哭

之成疾後見其一箱書乃悉與溫往反
密計愔於是大怒曰小子死恨晚矣

頗念懷祖黠瞋兒與

兵姻

厚晉王述字懷祖子坦之為相溫長史溫欲為子求婚於
坦之及還省父而述愛坦之與長猶抱置膝上坦之因

言溫意迷大怒遽排下曰汝竟癡耶詎可畏溫面而以女妻其也失身墮浩渺投老無涯

垠次公先生詩意謂人皆樂富貴如趨預溫之謀坦之從溫之婚皆為趨富貴而趨之父以疑而後怒其謀坦之父以黷而早不從其請然其為惡相溫一也奈何二子本意在圖富貴乎因以自言

其不善於謀富貴而至於流落耳回看十年舊

誰似數子真孫郎表獨立霜戟交重圍深居不汝

覲豈問親與鄰連枝皆秀傑英氣推伯仁次公伯仁周顛也顛

足第二人曰顛嵩謨顛為最勝故曰推伯仁我從海外歸喜及崆峒春次公崆峒

今贛州也新年得異書見前次顛李通真詩注西郭有逸民揚行先以登真隱訣

見借。祖可登真隱訣累真白先生所述小孫又過我歡若平生親清詩五

百言句句皆絕倫養火雖未伏要是丹砂銀善權按古為子

丹砂行伏丹訣丹砂五兩結汞為砂子養火七日為玉筍銷之為銀又大洞鍊真經曰將用砂鍊伏火後鼓成白銀名之為一返也將白銀化出砂令伏火鼓我家六男子次公六男子謂返

之為黃化銀名之為二返也

朴學非時新詩詞各璀璨老語徒周諄

序左傳言趙孟年未五

十而講二焉如八九十者

願言敦宿好求與竹林均

隨晉書竹林七賢之屬為竹林七賢

遊六子豈可忘從我屢死陳

援論語從我於陳蔡者皆不

用前韻再和霍大夫

前和陽行先韻

文字先生飲

謂劉執中○通退之詩不

江山清獻遊

公

清獻趙悅道也刻趙二公皆知慶州

典刑傳父老

履詩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

樽俎繼風

流度嶺逢梅雨

任周處風土記云夏至前雨名黃梅雨佔衣

梅欲黃落則水潤土澤在礎皆汗蒸鬱成雨謂之梅雨故自江以南二月雨謂之迎梅五月雨謂之送梅而老杜梅雨詩云南京西

漸道四月

還家拍麥秋

歐公禮記月令孟夏之月麥秋至蔡邕月令章句云百穀各以初生為春

熟為秋故麥以孟夏為秋也今云拍麥秋則言四月末也

自慙鴻鴈侶爭集稻梁洲

公

廣絕交論分鴈鷺之稻梁又東信諫馬詩稻梁想可

野闊橫雙

練伏八公章貢二水也謝玄暉詩澄江靜如練

城堅聳百樓

子仁後漢公孫瓚云兵法百樓不攻

行

看鳳尾詔

厚紀聞譚晉元帝踐祚凡諸侯奏批之曰詔而草書若字之尾如鳳尾形故謂之鳳尾詔焉

下虎頭州

虎頭本慶州城也言常州蓋虎頭顧愷之也愷之晉

也先生有曰在常州○祖可杜陵集皮陸詩君批鳳尾詔我住虎頭巖

君意已吳越我行無

去留歸途應食粥乞米使君舟

續顧魯公乞米於李大夫云拙於生事李家食

粥而已數月今又整之實用憂煎見法帖中

用前韻再和許朝奉

高門元世舊客路晚追遊清絕聞詩語疏通豈法

流

續漢藝文志法家者流

傳家有衣鉢

公禪家相傳法謂之傳衣鉢唐狀元以下往謝主司其有與

主司同科名者謂之謝衣鉢出曹撫言今指言其家傳之李耳

斷獄盡春秋

次公如傳不疑斷灰太子事是

也○字仁前漢五行志上使呂步舒治淮南獄以春秋詎斷於外不請

邂逅陪車馬尋芳謝

眺洲

續謝眺詩有曰方洲採桂若

淒涼望鄉國得句仲宣樓

集字仲

宣作登樓賦○所公梁元帝詩云朝出屠羊縣夕返仲宣樓凡詩四句以第一句對二句以第二句對四句謂之扇對蓋出於白氏

金針云然至梅聖俞作續金針乃引前人詩有云昔時花下留連飲暖日天桃鷲亂啼今日江邊容易別淡煙衰草馬頻嘶以證其

格今此兩聯恨賦投湘水續賈誼為長沙王太傅音不自

歌祀柳州厚柳子厚謫柳州死為羅池神韓退之為作廟碑又作迎享送神詩遺柳民俾歌以祀焉何

如五字律相與一樽留更約登塵外次公塵外亭名慶州勝景也歸

時月滿舟字仁傳燈錄慧禪師唱曰夜靜水寒魚不食痛船空載月明歸

用前韻再和孫志舉

人眾者勝天天定亦勝人續申包胥誦伍子胥曰人眾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鄧

通豈不富厚文帝使善相人者相登通曰當貧餓死上曰能富通者在我何說貧於是賜通蜀嚴道銅山得自鑄錢

鄧氏錢布天下郭解安得貧續漢武徙豪茂陵郭解貧不中嘗吏恐不敢不從衛將軍為言郭解家貧不中

使將軍此其家不貧
驚飛賀厦燕樓淮南子湯沐具而蟻

來賓○以公劉馬錫哭王漢射
走散入幕賓吹以晉書恒温

詩云詠堂忽暮哭質燕盡驚飛
之謀謝安與王坦之嘗詣温論事温今超帳中卧

聽之風動帳開安笑曰卿生可謂入幕之賓矣
醉眠中山酒

次公博物志刘玄石曾於中山酒家沽酒酒家與千日酒飲之至
家大醉其家不知以為死葬之後酒家計日往視之云已葬於是

開棺醉
夢結南柯姻漢唐淳于棼夢入槐安國尚公主為南

始醒也
寵辱能幾何援老子寵辱若驚
悲歡浩無垠回視人間世了

無一事真子仁法華經言推此
洒掃古玉局職夫二十

局化者在益州城南門內漢相帝永壽元年正月七日太上老君
降於鶴鳴山與天師同來演法於此時地上忽涌出玉局玉琳方

廣二丈老君升牀坐重述道要其後玉
局尋陷入地中因成洞宮其徑莫窮
香火通帝闕吹公先

其已得玉
我室思無邪我堂德有鄰吹公先生蓋取詩二
德不孤之義
所至為鄉里事賢友其仁編孔子曰居是

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咳。公退之詩我來亦已幸事賢友其仁。

之子富經術蔚如井太

春

厚東漢井一字大春深於儒事時人為之語曰五經紛綸井大春。

蛇壇楚南極淑氣

生此民

歐也韓退之送廖道士序柳之為州又當中州清淑之氣蛇壇扶輿磅礴而蓄積意必有魁奇忠信材德之民

生其間也唱高和自寡

厚宋玉云郢人有歌陽春白雪者唱彌高而和彌寡。

非我誰當

親譬彼爨谷竹剪裁待伶倫

論前漢律曆志黃帝使伶倫取燠谷之竹斷兩節間

而吹之以為黃鐘之宮。

俗學吁可鄙紙繒配芻銀

歐公以紙為繒以芻為銀言俗

李之無實聊將調瘼鬼亦復爭華新願子事篤實浮言

掃謔諄

歐公謔音占病而在言曰謔字出素問。

窮通付造物得喪理本均

期子如太倉會當發陳陳

補前漢食貨志太倉之粟陳陳相因紅腐而不可食。

崔文學申攜文見過蕭然有出塵之姿問

之則孫介夫之甥也故復用前韻賦一篇

示志舉

象服盛簪珥豈是邢夫人

邢夫人事見第四卷芙蓉城詩弊衣破冠

履可憐范叔貧

厚史記范雎既相素號曰張祿而魏不知也

之即見須賈須賈見之而驚曰范叔一寒如此哉乃取一縑袍賜之

君看崔貞外晚就觀國

賓

次公杜詩用昔少

當年頗赫赫翁媪爭為姻

自注

之贈崔貞外詩○次公退之寄崔立之詩曰連年收科第若摘額底脫又曰老婦願嫁女不約論財貧老翁不量分累月答其兒

踏踏阻風水

次公言如巨魚欲縱為風水所阻

橫斜挂邊

垠

次公言如餘星之落零不當天心而挂於邊角

青衫映白

髮

字正白樂天春去詩白髮更添今日鬢青衫不改去年身

今似梅子真道存百無

害甘守吳市闔

續梅福字子真變姓名為吳市門卒

自言捫角歲續詩捫

慈母為擇鄰

厚烈女傳孟母三遷為孟子擇鄰

邦人驚似舅

次公宋書

軍起大懼曰劉裕一世之雄何無忌劉牢矯矯惡不仁隱論

之外甥酷似其舅共宰大事何為无成語我

未見好仁者詩文非他師家法乃富春豈非空同秀

惡不仁者次公空同為國產雋民挺然齊魯生近出姬姜親次

齊魯生依旁叔孫通傳云文有魯諸生為文不在多一頌了

也左傳有云雖有妾姬无弃顧頤清詩要陶煉乃得鉛中銀

伯倫魏晉劉伶字伯倫平生清詩要陶煉乃得鉛中銀

天祐寶藏論云銀有一十七件推有至藥銀自我遷嶺外七

山澤銀草砂銀母砂銀黑鉛銀是餘皆非見槐火新次公言七見清明也蓋清明取火於榆槐而句法則

甲戌先生自定州敗惠州四年再敗儋耳著書已絕筆子作

明年改元符至三年乃量移廉州凡七年厚子孔記黃梓土

春秋樂筆於一嘿含千諱貴梓和葦箬謝葦箬隔伊着氏

之樂大節非人均次公天節自然之樂也人時時自娛嬉

豈為俗子陳次公司馬好書所謂可與

次韻江晦叔二首

人老家何在龍眠雨未驚酒船回太白續李太白詩

却掉酒 船回 穉子候淵明任淵明又云婦人望燈火穉子候蒼蹕

幸與登仙郭續郭林宗與李膺同舟人望之以為神仙焉 同依坐嘯成隱成瑞

太守以事委岑暉郡人語曰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 小樓看月上劇飲致參

橫臥公杜天橫醉後參

鍾鼓江南岸歸來夢自驚續公煙花錄陳後主詩午 浮

雲世事改厚中與閻氣集杜甫哭長孫侍御落日生涯尺浮雲世事空 孤月此心明雨

已傾盆落城下兩翻盆 詩仍翻水成續返之詩文 二

江爭送客木杪看橋橫續公木杪木之末也揚雄方言木細枝謂之杪

次韻江晦叔兼呈器之師川劉安世字器之然於宦文閣侍制字者靈

曰元城先生

橫空初不跨鵬鷖但覺胡牀步步高

自注器之言嘗夢飛自意身与坐牀

皆起一枕晝眠春有夢扁舟夜渡海無濤

次公先生渡海中更發夔州晚到連用場

更發夔州晚到連用場

歸來又見顛茶陸

自注住在錢塘嘗語晦板陸羽茶顛君亦然

多

病仍逢止酒陶

今不復飲矣○龜父元城先生語錄云某初到南方有一高僧教某南方地熱而酒性亦熱令嶺南煙瘴之地更加以酒必大發疾故某過嶺即合家斷酒免編歷水土惡弱之人必死之地某合家十口皆無恙今北

婦已十年矣無一患瘴者此其效也

笑說南荒底處所祗

今榕葉下庭皋

次公榕樹廣南多有之柳渾詩亭皋木葉下雁首秋雲飛○子仁柳子厚詩榕葉滿庭驚鷺亂啼

次韻郭功甫二首

子仁功甫觀先生益雪雀有感悟詩寄惠州云平生才力信瑰

奇今在窮荒豈易歸正似雪林枝上畫羽翰金好不能

飛後先生北歸又用前韻寄詩云秋霜春雨不同時况

却尋雲跡踏天飛今次其韻也

蚤知臭腐即神奇續莊子神奇化為臭腐臭腐復化為神奇海北天南揔是

歸九萬里風安稅駕李史記李斯曰吾未知所稅駕矣雲鵬今悔不卑

飛亦公大鵬之飛搏風九万里而上不若卑飛亦自得其道送矣此蓋先生悔悟自嘆之詞

可憐倦鳥不知時續陶淵明歸去來云鳥倦飛而知還空羨騎鯨得所歸

暖杜詩若逢李白騎鯨魚玉局西南天一角子暈按年譜元符三年庚辰自僭移廉又後舒求提筆成

都玉局觀文見前和蘇志幸詩注萬人沙苑看孤飛次公廣異記益州觀道士徐佐卿化鶴飛遊

死於沙苑

次韻法芝舉舊詩一首

春來何處不歸鴻次公建中靖國之初皆起諸公之廢者先生又得請歸常州此詩蓋以興也非

復羸牛踏舊蹤次公先生舊有詩與法芝云團圓如磨石牛步踏塵跡故今云非復如牛也但

願老師真似月次公先生與法芝又云老芝如雲月炯炯時一出故今再云尔誰家獲裏

不相逢

次韻荆門張都官維見和惠泉詩

楚人少井飲地氣常不洩蓄之爲惠泉溢若有所
折泉源本無情豈問濁與澈貪愚彼二水終古恥
莫雪字仁曰吳隱之酌貪泉柳子厚居愚溪只應所處然遂使語異月泉
旁地平衍泉上山巒嶺君子謹所居此義安可闕
古人貴言贈敢用况高節不爲冬霜乾肯畏夏日
烈冷冷但不足海遠要當徹

次韻和子由聞予善射

中朝鸞鷲自振振豈信邊隅事執叢共怪書生能
破的亦如驍將解論文穿揚自笑非猿臂射隼長

思逐馬軍

早亡養由基善射穿楊樂百步李廣後臂亦善射易云公用射隼高墉之上

觀汝長

身最堪學定如髯羽便超羣

屢見上注

和林子中待制

兩翁留滯各瞠然人笑迂踈老更堅共把鷗夷一
樽酒相逢卯色五湖天江邊遺愛啼斑白海上先
聲入管絃早晚淵明賦歸去浩歌長嘯老斜川

明有婦去來碑又有遊斜川詩

次韻馬元賓

流落江湖萬里歸相逢自慰已差池初聞好句驚
人倒悔過東庭識面遲握手寧知無賀監結交誰
定許表然

爲謫仙人解金龜共醉

塞鴻正欲摩天去垂

老追攀豈所期

次韻荅李端叔

若人如馬亦如班笑復壺頭出玉關

驄馬援征五溪班超既

立功西域上書頭生入玉門開

已入西羌渡沙磧

通檄檉西北有沙磧千里不生草木水味鹹苦所謂

惡磧者也

又來東海看濤山識君小異千人裏

見第十五卷孟亭之

注慰我長思十載間西省鄰居時邂逅相逢有味

是偷閑

和晁美叔

反觀皆自直相詆競誰諛事過始堪笑夢中今了

無珍材尚空谷疲馬正長途

次公珍材空谷以况美叔在閑郡疲馬自謂也

未

識造物意茫然同一爐

和穆父新涼

家居妻兒號出仕猿鶴怨

韓退之進李解冬暖而兒号寒年登而妻啼飢孔維圭北山

移文惠帳空子夜鶴怨山人去芳曉猿驚

未能逐什一安能搏九萬

韓揚揮書

逐什一之利莊子鵬之徙於南傾也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万里

常恐樛櫟身坐纏冠蓋

蔓受知如債負粗報乃焚券但知眠牛衣

見第六卷戊寅上元

注定免刺虎圈

見弟十五卷贈段屯田注

清風來既雨新稻香可

飯紫蟹應已肥白酒誰能勸君今崔蔡手政比趙

張健

續韓退之柳子厚文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不足多援蔡邕也張敞趙廣僕俱尹京此有能名長安語曰

前有趙張後有二王

三人行可致一語先自獻幸推江湖心適

我魚鳥願

增刊校正王狀元集註分類東坡先生詩卷之十九